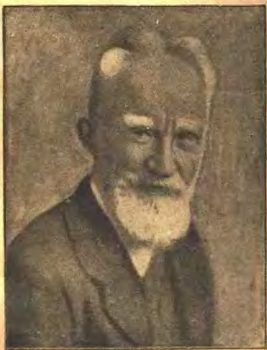


世界戲劇名叢

超人與凡人

蕭伯納著 藍文譯



九
〇
年
版
贈

啟明書局印行



實價	四	角
平郵	五	分
掛號	另加	八分

書名
售價 0.40

人 與 超 人

Man and Superman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三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價	四	元
實	售	四	角
原	著	者	G. B. Shaw
譯	述	者	藍 文 海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260

小引

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 是英國莎士比亞以後第一個偉大的劇作家。他以二八五六年生於愛爾蘭的杜伯林，小時家境很窮，靠他母親教授音樂爲生。二十歲時，他到了倫敦，就開始他的著作生涯。最初他是從事於小說的創作，後來才改作戲曲。直至最近爲止，他所作的劇本，不下三十餘種。重要的有華倫夫人的職業，武器與人，坎底達，運命與人，結婚，傷心的家等十餘篇，而這篇超人 (Man and Superman) 則是他最偉大的成功之作。實可代表道氏的人生哲學。他對於人生的真諦，兩性的關係，以及宗教倫理的觀念，於此書中皆有獨特的見解，用極輕鬆談諧的筆調，來發揮他最精深淵奧的哲理。我們讀了這篇劇，至少對於道氏的人生觀，戀愛觀，道德觀，可以明瞭個大概。

這篇劇前原附有一篇獻詞，是獻與他的友人華克雷 (Walkley) 的，說明作此劇的動機，與原劇無多大關係；後面附有一篇革命家指南，是當作劇中人伯納所作，雖可藉此窺見道氏對革命的見解，然實與此劇無關，故譯者一併省略了。

本書的譯成，得老友吉樑先生的幫助不少，附此誌謝。

譯者識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劇中人物

羅勃克 藍斯敦

蘇聲 藍斯敦

約翰 但納 (卻克)

奧克 台維 羅賓孫 (台維)

梵奧 勒羅賓孫

安妮 希特 非爾德

希特 非爾德 夫人

馬隆

赫克 拖馬隆

亨利 斯脫拉 扣

孟多 柴

無政府主義者

乖戾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粗暴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杜伐爾

英國 紳士

他的妹

革命家 指南 的著者

詩人

他的妹

英國 小姐

她的母親

美國 富豪

其子

但納 的車夫

西耳 拉山 的土匪首領

法國 人

牧羊者

惡魔

董賢

安娜

石像

人與超人

暢銷冊冊

將能禮文 界世羅包

刊叢著名篇短界世

英國小說集	實價二角
美國小說集	實價二角
法國小說集	實價二角
德國小說集	實價二角
新俄小說集	實價二角
荷俄小說集	實價二角
日本小說集	實價二角
中歐小說集	實價二角
南歐小說集	實價二角
北歐小說集	實價二角
希臘小說集	實價二角
新俄詩選	實價二角

商最顯銷 隆最價售

物版出他其

日華兩用辭典	精裝二元二角
日華兩用辭典	平裝九角
漢英兩用辭典	實售五角
學生英漢字典	實售二角
釋介石傳	實售二角五分
游林術	實售二角
胸冰術	實售二角
跳舞術	實售二角
口琴吹奏法	實售二角
英文習字帖	一三四每册一角

著名本本

作名朽不 代近集彙

刊叢學文新國中

茅盾等著小說(一)	實價二角
郁達夫等著小說(二)	實價二角
魯迅等著小說(三)	實價二角
丁玲等著小說(四)	實價二角
周作人等著小品(一)	實價二角
林語堂等著小品(二)	實價二角
田漢等著戲劇	實價二角
徐志摩等著詩	實價二角
胡適等著古信	實價二角
胡適等著日記與遊記	實價二角

球全譽馳 文華本足

集著名劇戲界世

少奶奶的扇子	實售二角
深淵	實售二角
沙美樂	實售二角
愛瑪死之角逐	實售二角
娜拉	實售二角
沉鐘	實售二角
人與超人	實售四角
伊羅	實售二角
父仇	實售二角
巡按	實售二角
月明之夜	實售二角
雷雨	實售二角

版出局書明啓海上

號八二三路馬四

足本華文世界文學名著百讀不厭

四線圖戰事	實售三角
愛的教育	實售四角
繡絲姑娘	實售四角
小婦人	實售四角
好妻子	實售四角
小男兒	實售四角
茶花女	實售三角
大地	實售三角
罪與罰	實售三角
虛聲假德錄	實售三角
蘭夢湖	實售一角
聖安東尼之誘惑	實售三角
少年維特之煩惱	實售三角
初戀	實售三角
佛羅思	實售三角
我的童年	實售四角
沙寧	實售四角
死的勝利	實售四角
苦兒流浪記	實售四角
天方夜譚	實售四角
復活	實售四角
罪與自傳	實售四角
格列佛遊記	實售四角

黑女浮神記	實售二角
金河王	實售二角
伊索寓言	實售二角
水壘孩	實售二角
愛麗思漫遊奇境記	實售二角
愛麗思鏡中遊記	實售二角
木偶奇遇記	實售二角
木橋遊罪記	實售二角
金銀島	實售二角
魯賓孫飄流記	實售二角
青島	實售二角
戰爭	實售四角
玫瑰與指環	實售四角
陳氏焚府	實售四角
亞德王故事	實售四角
放浪記	實售二角
古史鈞奇錄	實售二角
帝爾勒	實售二角
小公子	實售三角
頑童自傳	實售三角
羅賓漢故事	實售四角
撒克遜劫後英雄記	實售四角
聖路易之橋	實售二角
野性的呼聲	實售二角
雙城記	實售五角

唐吉訶德	實售五角
紅笑	實售二角
羅拔得	實售三角
馬奴魂	實售三角
田園交響樂	實售二角
莎翁傑作集	
哈姆雷特	實售四角
馬克白	實售四角
泰風雨	實售四角
該撒大帝	實售四角
仲夏夜	實售四角
世界故事名著集	
泰西五十軼事	實售二角
泰西三十軼事	實售二角
希臘故事集	實售二角
羅馬故事集	實售二角
英國故事集	實售二角
法國故事集	實售二角
托爾斯泰故事集	實售二角
印度故事集	實售二角
四處故事集	實售二角
日本故事集	實售二角

上海 西馬路 三二八號 啓明書局發行

第一幕

羅勃克藍斯敦在他的書房裏開拆着早上寄到的信件。書房裏佈置得華美豐富，令人一望而知主人是有錢的。房裏沒有一點塵灰，可見得至少樓下有二個女僕和一個侍婢。樓上有一個管家，督率着他們工作。就是羅勃克的頭上也梳得亮光光的，如果在陽光照耀的時候，只要點一點頭就能藉日光的反射，把他的命令，傳達到距離很遠的營房。但是除了這一點之外，並沒有別的地方可以表示出他是個軍人。他的沉着穩重的態度，他的期望人家對他尊敬的威嚴，他自從打敗了敵人，得到了安逸，優越，權勢，榮華顯達之後，一張堅決果斷的嘴已化爲溫和了，這些都是由他活動的公民生活得來的。他不僅僅是個極有聲望的人，而且是個極有聲望的人中的一個領袖。在董事會中他是會長，在市會議員中他是市

參事會員，在市參事會員中他是市長。四束灰色的頭髮，均勻地生長在兩片耳朵上和突出的面頰骨的角度邊，不久就要像魚膠一樣的白，在別的地方也很像魚膠了。他穿着黑色的常禮服，白色的背心（這是在一個晴暖的春天）和一條既不是黑，又不是純藍，是種暗淡混合色的褲子，這種顏色的布是現代的製布商特意製來迎合一般有身分的人的。今天他還沒有出外，所以他仍然穿着拖鞋，他的鞋子已爲他準備好，放在爐前地毯上，他沒有男僕，也沒有拿着速寫簿和打字機的書記，從這點看起來，我們可以推想到這個偉大的公民的家庭生活還沒有受時髦和新花樣的影響。而鐵道和旅館業所經營的，花費兩個基尼，包括頭等來回車票，就可以從星期二到星期一在福爾克斯敦過真正紳士生活的這種新事業，也沒有使他煩擾過。

羅勃克是多大人了？這是思想劇開始的一個大問題；因爲在這種情況之下，一切事情都靠

他的青年期是屬於一千八百六十年代，抑屬於八十年代來決定。實際上他是生於一八三九年，從小孩子時候，他就是個一神教的信徒，和自由貿易論者，從物種原始出版後，又成了進化論者。所以他總是被人認為新思想家，和大膽敢言的改革家。

他坐在寫字檯邊，右邊有幾扇窗子，臨着 Poitland Place 大街。如果窗簾沒有放下，那麼，好奇的觀客，就可以在舞臺前一樣，從這些窗子裏窺見他的側面。他的左邊是內牆，放着一隻壯麗的書架，門是離他稍遠，並不在正中。在他對面的壁前，有兩根圓柱，掛着兩幅半身像。左邊的是布賴德 (John Bright, 1811—1839)，右邊的是斯賓塞 (Mr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在這兩幅像中間掛了一幅柯伯登 (Richard Cobden, 1804—65) 的雕刻半身像，和馬丁諾 (Martineau, 1802—76)，赫胥黎 (Huxley, 1825—95)，伊利奧特 (George Elliot, 1819—80) 這

些人的放大像片；又有瓦絲 (C. F. Watts, 1817—1884) 底寓意的單色畫 (羅勃克是個不懂美術而又熱心崇拜美術的人) 和杜蓬 (Dupont) 雕刻的德拉羅哲 (Delacroix, 1797—1825) 的美術半圓堂的壁畫，上面畫着各時代的偉人。在他後面的壁上，壁爐架的上面，有一張暗淡糊塗的合家像。

寫字檯旁邊放有一張椅子，備着為客人坐的。此外還有兩張椅子，靠着壁放在那兩幅半身像的中間。

侍婢拿着一張名片進來。羅勃克接來一看，愉快地點一點頭，這顯然是個受歡迎的客人。

藍斯敦 請進來。

侍婢出去，和人客一同回來。

侍婢 羅賓孫 先生。

羅賓孫 先生是個非常漂亮的青年。人家見了一定會以為他是劇中飾戀愛的主角，因為在同一劇中，再不至於還有第二個這樣動人的青年。

男性出現的。他那纖長適當的身材，文雅而新製的喪服，小型的頭，端整的面貌，美麗的短髭，坦白而清秀的眼睛，健康而青春的顏色，梳得很光澤的頭髮，雖沒有鬚曲，但烏黑而整美，兩道慈和的彎眉，平直的顴角，和整齊地尖尖的下頰，這一切都表示出這個人將來會走上戀愛的路，而後來又受戀愛的痛苦。但從他那動人的誠懇，熱烈而謙恭的態度上表示出他是個有可愛氣質的人，從這點上看來，可以相信他雖受痛苦，也一定會得着別人的同情。當他進來的時候，藍斯敦的臉上就流露出如父親對兒子一般的熱愛和歡迎的表情。但當那少年面帶愁容，身穿縞素走近前來時，又使他的表情變為相當的悲哀了。藍斯敦似乎知道這個悲愁的原因，當少年靜默地走近寫字檯時，老人就站了起來，一言不發，隔着檯子握手。那很長而很親熱的握手，好像在告人，這最近發生的悲愁，是他們兩人共通的。

藍斯敦（握完了手，高興起來）喔，喔，奧克台維，這

是一般人共同的命運。我們遲早都一定要碰到的。請坐罷。

奧克台維坐在來客用的椅子上。藍斯敦回他
原來的坐位。

奧 是的，我們都一定要碰到的，藍斯敦先生。但是我受他的照應太多了。只有我父親在世時，所能做的事情，他都替我做了。

藍 你要知道他自己沒有兒子。

但是他有女兒；可是他對待我的妹妹也和對我一樣的好。他的死又那樣的突然。我常常想着要謝謝他——讓他知道我不是應當受他的照應，和兒子受他父親的照應一樣，但是我在等着機會，可是現在他是死了——突然的就死了。他永遠不會曉得我的意思。（取出手巾，情不自禁地哭起來。）

藍 我們那裏會知道呢，奧克台維說不定他也許知道你的意思了。唉，不要悲傷了。（奧克台維止住悲哀，把手巾放好。）對了，現在讓我來告訴你一點事情，安慰你罷。我最後一次會見他時——就在這間

屋子裏——他對我說：「台維是個寬宏大量的孩子，是個高貴的人物。我看見人家得不到兒子什麼侍奉時，就使我感覺到比他我自己的兒子還要好得多了。」唔，這可以安慰你了吧？

奧：藍先生，他常常對我說，世上只有一個人可算是高貴的人物，那個人就是羅勃克·藍斯敦。

藍：噢，那是他的偏見。你要曉得我們都是老朋友。但是關於你，他還常常說些別的話，不知道好不好告訴你。

奧：你自己斟酌罷。

藍：是關於他女兒的話。

奧：（熱心地）關於安妮的啊，請你告訴我，藍先生。他說他就是喜歡你不是他的兒子，因為他以為將來你和安妮——（奧漲紅了臉）唔，這話也許

不應當告訴你，不過他是認真地說的。

奧：啊！我想只要我有機會，藍先生，你知道我是不看重金錢和世人所謂的地位的。教我為這些東西去奮鬥，是引不起我的興趣的。安妮的性情很好，但她

向來就喜歡這種事情，她以為如果男子沒有野心，那他的性格就不算完善。她知道要是她和我結婚，她總得找出些理由來自解，免得因我沒有什麼大大的成功，而感覺羞恥。

藍：（站起來，把背轉向壁爐。）瞎說，孩子，瞎說！你太謙虛了。像她的年紀，曉得什麼是男子的真正價值（更莊嚴地）而且她是個極孝順的女孩子。她父親的意志，她認為是很神聖的。你要曉得，自從她成人以來，我不信她曾經對於一件事的要做或不做，是拿她自己的意志去決定的。她總是說：「父親要我這樣。」或者「母親不喜歡那樣。」這也是她的一種缺點。我時常告訴她，她必須為她自己着想。

奧：（搖著頭）我不能要求她和我結婚，說是她父親的意志，藍先生。

藍：唔，也許不能，自然不能。我看那樣……不，你一定不能。但你拿你自己的優點來使她信服，使她完成她父親的願望和她自己的願望，這樣對她是很快樂的。嘿，努力吧！你向她求婚，不好嗎？

奧（憂鬱的愉快）無論如何，我對你說，我不會向別個女子求婚的。

藍啊，你不必向別個女子。她會接受你的，孩子——雖然（說到這裏，他突然變為非常認真）你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奧是什麼缺點，藍先生？我該說是我許多缺點中的那一個缺點？

藍我告訴你，奧克（他從桌上拿出一本紅布面裝訂的書）我手裏有一本沒有被普通劊子手燒掉的最不名譽，最醜惡，最卑鄙的書。我還沒有看過，我不願拿這種污濁的東西來沾污我的心。不過我已經看過報紙上對牠的批評。我只要看書題已經够了。（他讀書題）革命家指南，有閒階級會員約翰·但納著。

奧（微笑）但是卻克——

藍（發怒）多謝你，不要在我的家裏叫他卻克（他猛力地將書向寫字檯上一擲，然後稍為平和點，越過寫字檯走向奧克那邊，走得很近，帶着十分莊嚴

向他說）現在，奧克，現在我才知道我死去的朋友說你是個寬宏大量的孩子，那句話是不錯了。我曉得這個人是你的同學，你總得替他說好話，因為你們從小就有交情。不過我要請你考慮一下，現在所處的環境已經不同。你在我朋友家裏是待你同兒子一樣的。你住在那裏，不能叫你的朋友不來那裏。但納這個人，爲了你的緣故，幾乎從小就在那裏進進出出。他稱呼安妮的聖名和你一樣的隨便。唔，她父親在的時候，那是她父親的事情，不是我的。但納這個人，他只當他是個孩子；但納的意見也是些可笑的材料，好像一頂大人的帽子套在小孩的頭上。一樣。可是現在但納是個成年的男子，安妮是個成年的女子。而她的父親又死了。我們還沒有曉得他遺囑的內容；但他是時常和我談到的，我不會懷疑那遺囑是否指定我做安妮的監護人和財產管理人，好像我不會懷疑你是不是坐在那裏一樣。（用力地）現在我老實告訴你，我不能，也不願讓安妮處於這樣一種的地位，叫她爲了你的緣故，而去親

近但納這個傢伙。這是不公平的，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好的。你對於這件事怎麼辦呢？

奧 但是安妮自己曾經告訴過卻克，無論他的見解如何，他總是受歡迎的，因為他是她父親的朋友。

藍 (不耐煩地) 那個女孩子真不懂得怎樣才算

順從她的父母。(他像一隻激怒了的牛一樣猛向布賴德的像衝去，但像上的表情對他並無同情。他又帶說帶怒衝向斯賓塞那邊去，但斯賓塞對他格外冷淡。)對不住，奧克，但是對於社會的容忍也有

限度的。你知道，我並不是個頑固或有偏見的人。你知道我還是個平民藍斯敦，人家做了很少的事情，卻早已得到了甚麼銜頭了，就因為我總是為良心的自由和平等驅使，而他們是討好教會和貴族的。希特菲爾脫和我就只因為我們的新見解而一次一次的失去機會。但我可不能容忍無政府主義和自由主義那一類的東西。倘使我是安妮的監護人，那她必須知道她對我是有種義務的。我不願那樣，我也不願有那種行為。她必須禁止但納到她家裏

去；你也須這樣。

(侍婢回來。)

奧 但是——

藍 (注意他的僕人) 噫！甚麼事？

婢女 但納先生要會見你先生。

藍 但納先生！

奧 卻克！

藍 好大膽的但納！他敢來見我！對我說我不能見他。

奧 (傷感地) 你這樣拒絕我的朋友，我很不安。

婢 (淡然) 他已不在門口了，先生。他在樓上會客

室和藍小姐一塊。他是和希特菲爾脫夫人、安妮小

姐、羅賓孫小姐們一同來的。

藍 藍斯敦的情感不可言喻。

奧 (露齒而笑) 那正是卻克的舉動，藍先生。即使

要拒絕他出去，也須見他一面。

藍 (帶着強抑的怒氣，啞啞地說出他的話) 上樓去

請但納先生好好下來。(侍婢走出去，藍斯敦回到

壁爐邊，好像把牠當作堡壘一樣。) 我不能不說那

是無恥的討厭的人——哼，這些就是無政府黨員的態度，我希望你喜歡他們。安妮同他一塊，安妮一個——（他哽抑住了。）

刺 是的，那也是令我驚訝的。他平常這樣的怕安妮，這裏面一定有點緣故。

約翰但納突然開門進來。他還不能說是個有鬚的成年男子，不過到了中年，他是會成那種樣子的。他仍然有青年時的苗條的體態，但這種青年人的體態，不是他有意做作的結果。他的大禮服是可以適合一個首相的身分。他的胸部筆挺的樣子，頭部軒昂的姿態，和一種與其說是像馬髮，毋寧說是一大束紅褐色的頭髮，從莊嚴的前額向後披過去，那種凜然的氣概，與其說是像英勇的周必特，不如說是像風雅的阿坡羅。他有健談的口才，性情浮躁而易感，（請看他高大的鼻孔，和恰好一英寸又三十二分開闊的炯炯的青眼）像有點瘋狂的樣子。他的服裝也是很考究的，不是因為喜歡華麗的虛榮，而是因他對一切

事情都抱有認真鄭重的觀念，就是他去拜訪人家，也當他們在舉行結婚儀式或奠基典禮。他是個善感，易怒，誇張而熱情的人，倘使沒有一點幽默的氣分，他是會流於誇大狂的。

恰巧現在他沒有幽默的氣分。說他是受了刺激，那是不會的。因為他的氣分時時是在受了刺激的状态中。他現在是在大受虛驚的状态中，他直向藍斯敦衝去，好像決意要在爐前毯子上射死他的樣子。可是他從口袋裏掏出來的不是手鎗，而是一卷文件，他把文件向着藍斯敦的憤怒的鼻子下丟去，一邊大聲說——

但 藍斯敦，你曉得這是什麼嗎？
（驕傲地）不曉得。

但 這是一張希特菲爾脫的遺囑。今早安妮拿到的。你說是安妮，我以為是希特菲爾脫小姐。

但 我說是我們的安妮，台維的安妮，現在是我的安妮！

刺 （站起來，面色蒼白）什麼意思？

但 什麼意思！（他拿起遺囑。）你曉得這張遺囑上

指定誰做安妮的監護人？

藍 （冷淡地）我相信是我。

但 你你和我我我我我們兩個人（他把遺囑丟到

寫字檯上。）

藍 你那是見不得。

但 這是太討厭的事實呀。（他倒在奧克台維的椅

上坐下。）藍斯敦，請你設法解除我的責任吧。你沒

有我那樣了解安妮。她會犯有身分的女人所犯的

一切罪過。她會辯白每一種罪過說是監護人的意

思。她會把一切責任都推到我們身上。而我們對她

不過是像二隻老鼠管一隻貓罷了。

奧 卻克，我希望你不要把安妮說得那樣。

但 這個人愛上了她，那是另外一種麻煩。哼，她也許

不要他，就說是我不高興他，或者會嫁給他，就說是

你命令她。我告訴你罷，對於我這樣的年紀，我這樣

的皮氣的男子，這事真是一個從來未有的大打擊。

藍 讓我看看那張遺囑。（他走到寫字檯邊拿起遺

囑）我不相信我的老友希特菲爾脫會這樣的不

信任我，而要我和——（他讀了遺囑，現出失望的

神氣。）

但 這都是我自已弄出來的，那是非常滑稽的事。有

一天他告訴我請你做安妮的監護人，我就像獸子

一樣，和他爭論，不該把一個年輕女子交給一位思

想陳舊的老頭子保護。

藍 （愕然）我的思想陳舊！

但 完全不錯。我剛做完一篇文章叫做「打倒老朽

政治」。我有充分的理論和說明。我說最適當的，是

結合老人的經驗和青年的活力。他一定是相信我

的話而把遺囑改變了——上面的日期是註明在

那次談話後的二星期——指定我和你做共同的

監護人。

藍 （面色蒼白，決意地）我拒絕做這件事。

但 那有甚麼用處？我從字 聖 街一路來都拒絕，但

安妮堅執地說什麼她是一個孤兒呀，又說她不能

希望她父親在世時喜歡到她家裏去的那班人來

照顧她呀。那是她最新的把戲。一個孤兒！好像聽見一隻鐵甲船在風浪當中求救。

奧 那是不是不當的，卻克。她是一個孤兒，你應該保護她。

但 保護她，她現在處在什麼危險中！她有法律保護她，她有社會的同情保護她，她有許多的金錢而沒有良心。她所需要我的是要我擔負她的一切道德責任，而犧牲我的品格去做她所喜歡做的事。我不能管理她，她能够儘她高興來危害我。我就好像做了她的丈夫一樣。

藍 你可以拒絕接受監護人的責任。我一定拒絕和你共同接受這個責任。

但 是的，但她對你會說什麼呢？你知道她對我說了點什麼呢？她說她父親的意思她認為是神聖的。她總要當我是監護人，不問我是否接受這種責任。拒絕當一條大蛇盤繞在你的頸上時，你也能拒絕吧。

奧 這種話未免太使我難堪了。
但（起身到奧克那邊去安慰他，但依然悲嘆着）

倘使他要一個年輕的監護人，為什麼不選台維呢？

藍 是呀，為什麼不？

奧 我可以告訴你，他曾經提醒過我；但我拒絕這種信託，因為我愛她。我沒有權要她的父親叫我做她的監護人。他也將這件事對她女兒說過，她說我很對。你曉得我愛她，藍先生，卻克也曉得的。倘使卻克愛一個女人，無論我是怎樣地不喜歡她，我也不會在他的面前將她比做一條大蛇的。（他坐在半身像中間的椅子，面孔向着牆壁。）

藍 我不相信那張遺囑是寫在希特菲爾脫神智清醒的時候。你要承認那是受你的影響而寫的。

但 是受我的影響，你應當大大的感謝我。他留了二千五百磅酬勞你。他給台維留了五千磅，給他的妹妹留了一筆嫁奩費。

奧（眼淚奪眶而出）啊，我不能拿它，他對我們太好了。

但 你不要拿牠，我的孩子，倘使藍斯敦推翻了那張遺囑。

藍 噢，是了，你已使我進退兩難了。

但 他留給我的只有安妮的道德責任，因為我的錢已經够多了。這可以證明他神智是清楚的，不是嗎？

藍 （嚴肅地）那我承認。

奧 （起立從他隱避的牆邊過來）藍先生，我想你對卻克有點誤會了。他是個高尚的人，不能做卑鄙的事——

但 不要說，台維，你使我難受。我不是高尚的人，我是已經被惡勢力擊倒的人。台維，你總得要娶她，從我的手裏拿過去。可是我從前總存心想從她那裏救出你來！

奧 啊，卻克，你是說從我最大的幸福裏救出我來。

但 是的，終身的幸福。倘使要有半小時的幸福，台維，我願盡我所有的金錢替你買來。但這是終身的幸福呀！沒有一個人能够忍受，這是人間的地獄。

藍 （急躁地）廢話，說點有意義的話。要不然，和別人說去。我還有要緊的事要做，可沒有工夫聽你瞎說。（他好像踢着到他的桌邊坐回他的原位。）

但 你聽他，台維，在他的腦子裏沒有一個思想是十八世紀後半期的。如果沒有別一個監護人的話，我們卻不能把安妮委託給他。

藍 我倒很歡迎你鄙視我的人格和我的見解。我相信你的見解已經表現在你的書裏了。

但 （急忙到桌子邊）什麼！你有我的書！你對它的意見怎樣？

藍 你以為我會看這樣一本書嗎？

但 那你為什麼買牠？

藍 我沒有買牠，這是一位很傻的女子送給我的，她似乎贊成你的意見。我正要丟掉它，奧克就來了。我現在要當你的面丟掉它了。（他拿起書猛烈地向廢紙簍裏丟去，那種相暴的情勢，使但納嚇了一跳，以為會向他的頭上丟來。）

但 你也跟我一樣地沒有禮貌。好吧，這樣倒省得我們客氣了。（他重復坐下。）你對這還噁怎樣辦？

奧 我可以貢獻點意見吧？

藍 當然可以，奧克。

奧 我們不要忘了，對這件事，安妮自己也許有點意見哩！

藍 我很想徵求安妮的正確的意見。但她是一個女子，是一個年輕的，對這種事沒有經驗的女子。

但 藍斯敦，我覺得你可憐。

藍 （發怒地）我不要曉得你對我的感覺怎樣，但納先生。

但 安妮會做她所喜歡做的事，而且，她會強制我們叫她這樣做；倘使做壞了，她又會責備我們。哦，台維是想看她——

奧 （羞赧地）我不想，卻克。

但 說說，台維，你想的。到會客室請她下來，問問她要我們怎麼辦。你去，台維，去接她。（台維轉身出去。）

不要太久，因為我同藍斯敦間的緊張的關係會使時間格外難過。（藍斯敦緊壓着雙唇，一聲不響。）

奧 不要理他，藍先生他不是認真的。（他出去。）

藍 （非常鄭重地）但納君，我從沒有碰見過像你這樣厚顏的人。

但 （認真地）我曉得，藍斯敦，可是我不能完全克服羞恥，我們生存在羞恥的空氣中，我們對一切真實的東西，都覺得羞恥。羞恥我們自己，我們的親戚，

我們的收入，我們的口音，我們的見解，我們的經驗，好像我們羞恥我們赤裸裸的身體一樣。是呀，親愛的藍先生，我們羞恥步行，羞恥乘公共汽車，羞恥雇兩輪馬車來代替四輪馬車，羞恥用一匹馬來代替兩匹馬，用園丁來代替馬車夫和駕車的僕人。一個人羞恥的事越多，名望也越大。為甚麼，你羞恥買我的書，羞恥讀它，你唯一不以為恥的事，就是沒有看我的書就批評它，甚至你唯一認為羞恥的就是有異端的見解。可是你看看我所生的結果，因為我公正的教母沒有把羞恥這種天賦給我。我有一個男子所希望的一切可能的美德——

藍 我很高興你想你自己。

但 你說來說去只以為我是恥於談到我的美德。你不以為我已經有了美德。你要明白地曉得我跟你一樣是個健全的正直的公民，私人的我也是誠實，

在政治道德的我也更爲誠實。

藍 (觸動他最易感的一點) 我否認這點。我不許你或任何人只以英國人民的一份子來看待我。我也憎惡英國人的偏見，我也輕視他們的狹量，我也要求我自己有獨立的思想。你自以爲是一個進步的人，我告訴你吧，在你沒有出生以前，我已經是個進步的人了。

但 我知道那是在很久以前。

藍 我現在也跟以前一樣的進步，我反對你說我會經扯下了進步的旗幟。我現在是比從前更爲進步，我一天天在進步中。

但 年齡一天天進步了，坡羅尼阿斯。(註)

藍 坡羅尼阿斯！你是海姆列特，我想是。

(註) 坡羅尼阿斯 (Polonius) 是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

(註) 坡羅尼阿斯 (Polonius) 是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

但 我不過是你從來沒有碰見過的一個厚顏無恥的人，那是你的觀念中以爲最壞的人。你想給我一頓斥責，你自己是公正誠實的人，你能拿什麼最

壞的名義加給我呢？竊賊，說謊者，偽造者，姦夫，假證人，貪食者，醉漢？這些名義沒有一個適合我。你只好說我無恥，好我就承認。我還要慶祝我自己，因爲倘使我也是以我的真我爲可恥時，那我也就成爲像你們一樣的笨伯了。培養一點厚顏吧，藍斯敦，那麼你會成爲更有名望的人。

藍 我不想——

但 你不渴望那種名望吧。我曉得你會有這種回答，

正好像我曉得放一個銅板到自動販賣機中會有一匣火柴出來一樣。你是恥於說別的話的。

(藍斯敦對這種話，正想傾注全力來給他一個最大的反駁時，忽然這種思想煙消雲滅了。因爲這個時候，奧克同了希特·菲爾威·安妮小姐和她的母親一同進來。藍斯敦從椅上跳起來急忙衝到門邊去迎接他們。安妮不是漂亮，那全靠你自己的判斷，同時大半也在你的年紀和性別。在奧克看來，她是個銷魂奪魄的美女，有她在面前，世界是換了一副面目，而微小有限的個人意

歡，忽然擴張到無限大，使人神祕地記憶起人類的金生活，以至於到東方人類的原始，或者擴大到人類從天國墮落來的時代了。在他看來，她是浪漫中的現實，無意義中的有意義，是他的眼簾的開擴，是他心靈的解放，是時間，空間，環境的廢除，是使他的血液昇華為生命之源的愉快的河流，是一切神祕的啓示，和一切獨斷論的聖化。在她母親看來，儘管說得怎樣的適度，她總不是這類的東西。這不是說奧克的讚賞，無論如何是可笑的或不足信的。安妮實在是個生得很不錯的人，她完全是像個小姐的樣子，優雅的，溫和的，有着迷人的眼睛和頭髮，而且，不像她的母親那樣，把自己打扮成令人刺目難看的樣子，她計劃出一套黑色和青紫色的絲織喪服，那是一方面為他的父親戴孝；一方面表示勇敢地打破家庭的傳統習慣，那種習慣是藍斯敦所大大誇獎的。但這些都是在說明安妮的嫵媚以外的話。假使把她的鼻向上，把她的媚眼斜視，把她的黑色

和青紫色的衣服，換一件賣花女的帷裙和裝飾，把她說話中所有的日音除去，那她更加會使男子們神魂顛倒了。生命力是同人性一樣普通的，但是，生命力也和人性一樣，有時是向着天才而去，而安妮就是一個有生命力的天才。那並不是說是個失了女性的人，失了女性是生命力的缺點，而不是天才的真正的橫溢。她是一個十分尊貴的，十分能自制的婦人，外表看起來也是如此；雖然她的姿態是有點時髦的趨向。她一面表示出她認為不要做的事情，她就決不會去做的，這使人家信服；同時又表示出她認為要做的，事情不問人家的意見如何，她總是要做到的，這又使人怕懼。總之她在懦弱的女性中可說是一隻野貓。

她進來時，藍斯敦就去接她，她就吻藍斯敦的額，一切都做得很合禮。假如死去的希特菲爾脫先生能夠看見這些人們的愁容滿面（只有但納是在不安的心境中），靜默的握手，同樣地爭

放椅子，穿妻的喘喘鼻息和女兒的盈盈淚眼，傷心到不能說話，這些情景時，一定感激得無以復加了。藍斯敦和奧克坐下靠牆的兩張椅子，想讓他們的位子給兩位女士，但安妮卻走過，但納那邊坐在但納讓給她的位子上，但納讓坐時，帶着粗暴的神氣，隨後又故意魯莽地跑到寫字檯邊的椅子上坐下，以慰藉他的憤怒。奧克替希特菲爾脫夫人在安妮的旁邊安設了一張椅子，他自己坐在藍斯敦拿來放在斯賓塞像下的那椅子上。再說希夫夫人，是個矮小的婦人，她的乾枯的黃褐色的頭髮，看起來，就好像黏在雞蛋上的稻草。她有一種昏亂地神智喪失的表情，有一種尖銳而短促的喉音，和一種古怪的神氣，好像有個比她大的人在擠她，她就老在用手推開他的樣子。人家一看見她，就覺得她是個自覺到被人看作愚蠢，和被人看不起的婦人，而且她既然沒有充分的力量來有力地自作主張，又無論如何不甘屈服於這些命運之下。奧克謹慎地照顧着她，很

有古代俠士的風度，雖然他整個的靈魂是被安妮吸住了。

藍斯敦莊嚴地回到寫字檯邊他的權威的位子上去，不理會但納，於是開始這種步驟。

藍 我真抱歉，安妮，在現在這種悲痛的時候還來煩擾你，但你親愛的父親的遺囑已經引起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我想你已經看過遺囑了吧？

（安妮點頭，屏息，悲慟得不能說話。）

藍 我一定要說很奇怪，但納君和我會一齊被請做你的和羅達的共同監護人和委託人。（停了一會，大家的面面相覷，不發一語。藍斯敦若見無人答語，有點發怒的樣子，繼續說）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沒有辦法能夠同意來履行這種任務。我知道但納也有點反對，不過我不能曉得他的理由，他無疑地自己會說明。但是我們都以為在沒有知道你的意見以前，我們不能決定。我想請你在我和但納君兩人間選擇一個人做你的監護人，因為我恐怕要我們兩個人來共同負責，是決不可能的。

安 (用一種低聲的樂音) 媽媽——

希夫人 (連忙) 安妮，現在我請你不要把這種責任推到我身上來，我對這個問題一點也沒有意見。即使我有，大概也是無足輕重的。我十分同意你們三個人認為最妥當的意見。

(但納回過頭來注視着藍斯敦，他忿怒地拒絕接受這種靜默的示意。)

安 (不管她母親的沒趣，再用一種溫和的聲調) 媽媽她曉得，要是沒有人幫助她，對我和羅達是負不起全部責任的。羅達一定要有個監護人，我雖然比較大一點，但我也不能以為一個年青的未婚女子，可以完全由她自己去照顧的。你同意我的意見嗎，老爹爹？

但 (一驚) 老爹爹！你想稱呼你的監護人做老爹爹嗎？

安 不要胡鬧，卻克先生對於我總是祖父羅勃克。我是老爹爹的安妮，他是安妮的老爹爹。自我學會說話以來，我就這樣的稱呼他的。

藍 (譏諷地) 我想你該明白了吧，但納君。安妮，說吧，我十分贊成你的話。

安 那麼，倘使我要有一個監護人，我能夠不要我親愛的父親替我選定的人嗎？

藍 (咬着嘴唇) 那麼，你贊成你父親選擇的？

安 在我無所謂贊成或不贊成，我是接受他的。我父親愛我，他曉得什麼是對我最有利益的。

藍 自然，我懂得你的心情，安妮。我也是這樣的替你想，你這樣是很對的，但是這樣卻沒有把問題完全解決。讓我給你舉個例子，假使你發見了我犯了些不名譽的過失——那就是說我已經不是你親愛的父親所想像的那種人了！這樣你還會以為我可以做羅達的監護人嗎？

安 我決不想你會做什麼不名譽的事，老爹爹。

但 (對藍斯敦) 你沒有做過這類的事情罷，你有做過？

藍 (憤怒地) 沒有。

希夫人 (鎮靜地) 那麼為甚麼要設想牠？

安 你看，老爹爹，媽媽不喜歡我設想牠哩。

藍 (非常窘促) 你們兩人對這種家庭問題，都充滿了天真而純摯的心情，以至於難把這種情形給你們說明白。

個 但是，朋友，你還沒有把這種情形給她們說得明白明白呀。

藍 (愠怒地) 那麼，請你來說罷。

個 就我來說，安妮，藍斯敦以為我不配做你的監護人，我也十分贊成他的話。他以為假使你父親曾經看過我的書，他是不會選我的。那本書就是他剛才所說的不名譽的事。他認為你爲了羅達的緣故，應該請他做單獨的監護人，請我退出來，這是你的責任。你就說罷，我就照辦。

安 但我沒有看過你的書，卻克。

個 (探手從字紙簍中取出那本書給她) 那麼你立刻看一下，再來決定。

個 (激烈地) 假使我是你的監護人，我就絕對禁止你看那本書，安妮。(用他的拳頭在桌上一拍，然

後站起來。)

安 自然不，假使你不願意。(她將書放在桌上。)

個 假如一個監護人禁止你看另一個監護人的書，那我們該怎麼辦呢？假定我要叫你看，那你對我的責任怎樣呢？

安 (溫和地) 我相信你不會故意強迫我陷入痛苦的境地的，卻克。

藍 (激怒地) 是的，是的，安妮。那是十分對的，而且和我說過的一樣，十分正確和適當。但你一定要選擇一種，我們也和你一樣的陷在進退兩難的境地中哩。

安 我覺得我是太幼稚太沒有經驗來決定。我父親的意志，我認為就是神聖的。

希夫人 假使你們兩人不履行這種任務，把責任加到安妮身上，那是格外麻煩了。在我看來，現在的這個世界上一般人常常把事情推到別人身上。

藍 你那種說法是不對的。

安 (傷感地) 你是拒絕接受我做你的被保護人

嗎，老爹爹？

藍 不，我沒有說那種話。不過，我極力反對同但納君共同擔任這種任務罷了。

希夫人 爲什麼你跟卻克有什麼事體？

但 我的思想對他太前進了。

藍 (憤怒她) 並不是的，我不承認這種說法。

安 自然不是，多麼胡說呀！沒有人更比老爹爹的思想前進的。我相信這些煩惱都是卻克自己找出來的。啊，卻克，請你不要爲難我吧。你不拒絕我做你的被保護人吧？

但 (憂鬱地) 不，這是我自己弄來的事；所以我想只好接受他。(他走到書架那邊去，站在那兒抑鬱地看著那些書的標題。)

安 (站起來，面上浮溢着要壓制而又壓制不住的愉快) 那麼我們大家的意見都是一致了，我父親的遺囑是可以實行了。你們真不曉得我和我的母親是怎樣的喜歡呀！(她走過藍斯敦那邊將他的兩手緊緊着，說道) 那我就有親愛的老爹爹來幫

助我和指教我了。(她回過肩來向但納送一秋波)

卻克是個殺妖先生。(她經過她母親那邊走到奧克那裏去) 你是卻克的知己朋友立克其，狄克其台維。(他漲紅了臉，看來像是難以形容的傻子。)

希夫人 (站起來，抖一下，把她的喪服弄平) 現在你是安妮的監護人了，藍先生，我希望你把她給人起綽號的習慣教訓她一下。因爲他們都不喜歡呀。(她轉到門口去。)

安 你怎麼說這種話呢，媽媽！(顯着親熱的埋怨的面色) 噢，我想你也許是對我是太魯莽了嗎？(她轉向奧克那邊，他正跨開腳坐在椅子上，把兩肘放在椅背上。她把手放在他的額角上，將他的面孔突然向上一仰) 你想別人當你是個大人嗎？將來我一定要叫你羅賓先生嗎？

奧 (誠懇地) 啊，請你叫我立克其，狄克其，台維罷。
「羅賓先生」是太令我難受了。(她笑起來，用手指輕輕地拍他的面頰，然後走回藍斯敦那邊) 你要曉得我現在纔覺得叫你老爹爹未免太過無

禮了。但我總沒有夢想到這是使你難受的。

藍 (歡喜地, 親熱地輕輕撫着她的背) 我親愛的安妮, 不要緊的, 我一定要你叫老爺爺哩。除了安妮的老爺爺這種稱呼以外, 叫我別的稱呼, 我是不答應的。

安 (愉快地) 除了卻克, 你們都縱容我。

但 (從書架那邊回過肩來) 我想你應當叫我但納先生。

安 (溫和地) 不, 你不是真的這樣想。卻克那些話你是說來嚇人的, 知道你的人都不會理你的。但是倘使你願意, 我可以照你有名的祖先的名字叫你董賢。(註)

(註) 卻克原名 John, 西班牙語則作 Juan, Don Juan

就是英語的 Mr. John

藍 董賢!

安 (天真地) 啊, 這有甚麼不好嗎? 我不曉得啊, 那自然不那樣稱呼你了。在我沒有想到別個名字時, 我可以叫你卻克嗎?

但 啊, 求求你, 不要再發明更壞的名字罷, 我認服了。

我承認是『卻克』我接受『卻克』。我想立起監護人的權威來, 但整個企圖, 此刻已完結了。

安 你看, 媽媽, 他們真的都喜歡有綽號。

希夫人 唔, 我想你至少在我們沒有滿孝服的時候, 應當不叫這些綽號罷。

安 (自責地, 傷心的樣子) 啊, 你怎麼會提醒我這件事呢, 媽媽? (她急忙離開房間去遮掩她的悲情)

希夫人 自然, 又是我的不好, (她跟安妮出去)

但 (從書架那邊過來) 藍斯敦, 我們也被克服——被打擊——被人當作一文不值的, 像她的母親一樣了。

藍 胡說! (他跟着希夫人出去)

但 (和奧克在房裏, 幻想地注視着他) 台維, 你想在世界上做點有價值的事嗎?

奧 我想做個有價值的詩人, 我想寫部偉大的劇本。

但 把安妮做女主角吧?

奧 對呀, 我這樣的思想。

但 要當心呀，台維。一部劇本把安妮來做女主角是
很好的，但是假使你一不小心，恐怕她就要嫁你
了。

奧 (嘆息) 沒有這種幸福，狄克！

但 啊呀，你的頭已經鑽在女獅子的口裏了，你已經
被吞了一半——只要三口——第一口吞了立克，
其——第二口吞了狄克——第三口吞了台維，
那就全被吞下去了。

奧 她對無論那個人都是這樣，狄克，你是曉得她的
情形的。

但 是呀，她能用她的手段使無論那個人破產，不過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中她要食誰？依我看來她是想
食你。

奧 (站起來，發怒地) 她上樓去哭她的父親，我們
就這樣來談論她，這未免太過分了。但是我是要我
來食我，所以我能够忍受你的刻毒的話，因為那種
話是給我希望。

但 台維，那就是女人媚力的最可怕的一點，她使你

自己願意毀滅自己。

奧 但那不是毀滅，而是完成。

但 不錯，是她目的完成，那不是她的快樂的目的，
也不是你的快樂的目的，而是大自然的目的是，女人
的活力是大自然的一種盲動，她因此而犧牲了自
己，你以為她對於犧牲你，還會躊躇不決嗎？

奧 什麼，那是正因為她有犧牲自己的精神，所以不
會犧牲她所愛的人啦。

但 那是極大的誤解，台維，惟有犧牲自己的女子，正
是最無顧慮犧牲別人的人。因為她們不是自私，她
們對小事情非常關心。因為她們有一種目的，這不
是她們的目的，而是宇宙的目的，一個男子不過是
那目的的工具而已。

奧 不要說得那麼酷，狄克。女子們對於我們常是
十分愛護的。

但 不錯，好像一個兵士愛護他的來福鎗，或者一個
音樂家愛護他的梵啞鈴一樣。不過她們肯容許我
們有我們自己的目的，自己的自由嗎？肯讓我們互

相努力嗎？一個最強有力的男子，一旦被她們纏住了，他還能掙扎得脫嗎？我們在危險中時，她們只能顫抖，我們死了，她們只能啼哭；可是這種眼淚還不是爲我們而流的，只是爲着又失去了一個做父親的，一個可以生孩子的人。不錯，她們責備我們，說我們待她們只當作一種娛樂的玩具，但是一個男子爲了自私的娛樂，去役使女子，同時女子卻藏着整個『大自然』的目的，來役使男子，你想男子是多麼柔弱，多麼短見的一個傻子啊！

奧 如果這種役使能使我們快樂，那又有甚麼要緊呢？

但 假如你沒有你自己的目的，而又跟一般人一樣，光爲着掙錢過活，那是一點也不要緊。可是，台維，你是一個藝術家，就是說，你也和一個女子有她的目的的一樣，你有一個專注的，放肆的目的啊。

奧 不是放肆的。

但 十分放肆的。真正的藝術家是要令他的妻子飢餓，令他的孩子赤足，令他的七十歲的老母爲他的

生活而做勞苦的工作，他是除了爲他的藝術以外，一切都不管的。他對於女人，一半是活剝肢體的惡魔，一半是吮吸血液的厲鬼。他的親近她們是爲着要研究她們，爲着要揭破她們習慣的假面具，爲着要發現她們的內心的秘密，因爲知道她們是有喚起他的最深的創造力的力量，有使他從冷靜的理性中獲救的力量，有使他看見幻象，夢見夢象的力量，有如他所稱的鼓舞他的力量。他使女子相信她們做這件事是爲着她們自己的目的，而實際上呢？她們是爲他的目的而做的。他奪去了女子做母親的機會，給他做藝術的對象，讀美理想的處女，而嘲笑母性的婦人。他假裝替女子免除生孩子的苦痛，實際他藉此可以自己享受子女所享受的愛撫和哺育。自從有結婚制度以來，大藝術家就是個不良的丈夫。而他還有更壞的事：他是一個小兒的強盜，吸血的惡魔，一個僞君子，一個欺騙者。假如只要犧牲了她們，就能使他扮演海姆列特，演得更好，畫更美麗的圖畫，寫更深意的詩歌，作更偉大的劇本，想

更深的哲學，那他甚至會滅絕人類，摧殘成千的婦女。你要曉得，台維藝術家的工作是真實地表現我們自己。我們的理解力只不過是關於我們本身的智識，再能在這種智識上加上一點的人，就創造了新的理解力，正如一個女子創造新的人一樣。藝術家在渴望這種的創造時，他是跟女子一樣的殘忍，對於女子是危險的人物，正如女子對待男子是危險的一樣；而且也同樣的富於引惑力。在人類的鬭爭中，沒有像藝術家的男子和母性的女子鬭爭得那樣殘忍慘慘的了。那一方面利用了別一方面呢？那就是他們間的爭點。而且總是爭得十分劇烈，因為——用浪漫主義者的口吻——他們又在互相戀愛呀。

奧 即使假定是這樣——但我現在一點也不承認——那麼，最高尚的人格也是從最劇烈的鬭爭中得來的呀。

但 下回你遇着大熊，或猛虎時，請你記着這句話，台維。

奧 我是說有愛的時候，卻克。

但 哦，老虎會愛你的。世上沒有比愛食物更真摯的愛。我想安妮愛你，就是這樣的一種愛。她輕撫你的頰，就好像那是一塊未煮熟的美味的肉片一樣。

奧 卻克，要不是我決心不介意你說的是什麼話的時候，我真要不理睬你了。你有時說的話，真是十分令人發生反感的。

（雷斯敦回轉來，安妮在後跟着。他們很快地走進來，以前那種相當悲哀的安開的態度，已一掃而為純粹焦慮的樣子，在雷斯敦方面，更現出着急的樣子。他走近兩人之間，本來想對奧克說話，但看見但納在那裏，就突然止住，不說了。）

奧 我真想不到你還在這裏，但納先生。

但 我有什麼妨礙麼？再會吧，同事先生。（他向門口走去。）

安 等一等，卻克。老爹，遲早他總會曉得的。

奧 奧克，台維，我有一件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訴你，是件最秘密，最不好啓齒——而且是最痛苦的事。你

願意伯納先生在這裏聽我說嗎？

奧（面色轉白）我對卻克沒有秘密的事情。

藍在你還沒有決定以前，讓我先告訴你，這是關於

你妹妹的消息，而且是可怕的消息。

奧什麼？奧勒的出了甚麼亂子？她死了嗎？

藍說不定比死還要壞。

奧她受了重傷嗎？有甚麼不測之禍嗎？

藍不是那回事。

但安妮，你可以講點人情，告訴我們那件事嗎？

安（沉吟着）我不能。梵奧勒做了些可怕的事啦。

我們非把她送到別的地方去不可。（她輕輕地踱到寫字檯邊，坐下藍斯教的椅子，讓他們三人自己去爭論明白）

奧（若有所思）你是說那件事嗎，藍先生？

藍是呀。（奧克疲憊地倒在椅上）恐怕那是不會錯

的，三星期前我們以為梵奧勒是和巴利希特菲爾

脫去衣恩特彭納，而實際上她沒有去。她昨天去訪

一個陌生的醫生，手指上帶了一個結婚戒指。恰巧

巴利希特菲爾脫夫人在那兒碰見她，所以一切事情便發覺出來了。

奧（緊握着拳頭站起來）那個壞蛋是誰？

安她不肯告訴我們。

奧（重複倒在椅上）多麼可怕的事呀！

但（帶着譏諷怒罵的樣子）真可怕，真可驚，正如

藍斯教說的比死還壞哩。（他走過奧克那邊）台維，你有什麼不能捨棄，你不能把她當做一件鐵道上的慘禍，當她骨頭都碾碎了，或者把她當做別一種同樣可以令人欽佩，值得同情的事嗎？

奧別說得太厲害了，卻克。

但厲害天呀，你爲什麼哭？假定這裏有個婦人，她會畫粗劣的水彩畫，會唱格里格和白蘭斯的歌，有時去逛逛音樂會，有時去赴宴會，荒廢時間，又花費金銀。這樣的一個人忽然我們聽說她已經改變了這些無聊行爲而去完成她的最高目的，最大任務——去增加人類繁殖子孫，而你們不稱讚她的勇敢，不慶祝她的本能，不嘉勉她的完成女性的責任，

不歡呼「給我們生了一個孩子，給我們添了一個兒孫。」而你們——在爲死者哀悼時非常快樂的你們——反而都裝着愁容，好像這個女子犯了最大的罪惡，而使你們感覺到非常羞恥，非常丟臉的樣子。

謝（怒叫着）我不要有人在我家裏說這些討厭的話。（他用拳頭在寫字樓上一拍。）

但 你留心，假使你再侮辱我，我就照你說的話，離開你的家。安妮，梵奧勒現時在那裏？

安 做什麼？你要到她那裏去嗎？

但 自然我要去。她要我幫助，她要用錢，她要人問候她，要人恭賀她，她爲她的孩子，需要一切希望。她似乎不想從你那裏得到這些東西，她要從我這裏得到。她在那裏？

安 不要這樣個強御克，她在樓上。

但 什麼，她在蓋斯敦神聖的屋子裏！蓋斯敦，去做你的卑鄙的職務罷。趕她出街上去，不要給她染污了你的門限，保持你英國家庭的純潔。我去叫輛馬車

來。

安（恐慌地）啊，老爹爹，你不可那樣做呀。

奧（傷心地站起來）我帶她走，謝先生。她沒有權利到你的房子裏來。

謝（憤怒地）但我只有焦急着要幫助她。（向着

但納）你怎麼敢把這種殘忍的用意推在我身上。我不同意這種心思。我已經準備所有盡我的錢幫助她，不讓她受你的保護。

但（平心靜氣）那就很對啦。他是不執行他的主張了。我們大家都同意幫助梵奧勒。

奧 那個男子是誰，他如果能够娶她，那還可以，他一定要娶她，要不然，他可要負責任。

謝 他會的，奧克，你這樣說纔像一個男子漢。

但 那麼你到底不認他是個壞蛋嗎？

奧 不但是個壞蛋，還是個無情的壞蛋！

謝 是個該死的壞蛋。對不住，安妮，可是我不能說別的話。

給一個該死的壞蛋！我看你們都發瘋了。

安 不要亂說，卻克。自然，你是十分對的，台維。可是我們不曉得那個男子是誰，梵奧勒沒有告訴我們。

但 他是誰，那不是什麼要緊的事，他只做他那一部分的事，梵奧勒是做其餘的部分。

劇（發狂地）胡說發瘋！我們中間有無賴，有浪蕩子，有比殺人犯更壞的流氓，而我們不曉得他是誰，我們糊里糊塗地跟他握手，介紹他到我們屋裏來，把我們的女兒託付他，把——把——

安（勸慰地）噢，老爺爺，不要說得那樣大聲。那是太令人驚訝了，我們一定會感到的，但假使梵奧勒不願告訴我們，我們有什麼辦法。沒有辦法，毫無辦法。

劇 哼！我可不大相信沒有辦法。如果有什麼人對梵奧勒特別關心，我們就很容易看出來了。如果我們中間有什麼人抱極端的放任主義——

何 哦！

劇（提高聲音）對呀，我重說一遍，如果有什麼人

抱極端的放任主義——

但 還有，如果有什麼人絕對缺乏自制力者？

劇（驚訝地）你敢假定我能做這種行為嗎？

但 哼，藍先生，這種行為，人人能做。這是因為在違背自然的目的而來。你剛纔對我的猜疑，也會猜疑我

們這些人。這是一種泥土，既然可以黏在流浪者的破衣上，也可以黏在法官的禮服上，或大主教的長袍上。噲，台維！不要這樣的垂頭喪氣，這也許是我，也許是藍斯敦，正好像也許是任何人一樣。要真是我，或藍斯敦，那我們只有說謊和否認——就像藍斯敦現在要否認了。

藍（氣塞）我——我——我——

但 就是犯了罪也不至於慌亂得這樣說不出話來。

可是你總該十分明白，他是清白的，台維。

劇（疲憊地）我很喜歡你承認那句話。我自己也承認你說的話中也有真理的成分，雖然你可以大大地曲解牠，來滿足你惡意的嘲笑。我希望，奧克，不會拿你的意思來懷疑我。

奧 懷疑你不會，一點也不會。

但 (淡然) 我想他有點懷疑我。

奧 卻克，你不會——你不願——

但 爲什麼不？

奧 (驚訝地) 爲什麼不！

但 噢，好的，我來告訴你爲什麼不能。第一，你定會跟

我相罵。其次，梵奧勒不喜歡我。第三，要是我有做梵奧勒的孩子的父親的資格，我就不會否認，反而要

誇耀牠哩。那麼放心罷，我們的友誼是不會破裂了。

奧 只要你對這件事是這樣的想，這樣的感覺，我

一定會消除懷疑的。對不起。

但 對我不起！不起！現在我們坐下來舉行一個

家庭會議罷。(他坐下，其餘的人跟他坐下，多少顯

出些反抗的神氣。) 梵奧勒是要去爲國家盡點義

務了。所以在這件事沒有解決以前，她一定要跟罪

犯一樣，去國外一行了。樓上在做什麼？

安 梵奧勒是在管家婦的房裏——自然是她一個

人。

但 爲什麼不在客廳裏？

安 不要胡鬧，卻克。藍斯敦小姐和我母親在客廳裏

商量怎麼辦哩。

但 噢，我想，管家婦的房間是反省院；這位罪犯是在

等着帶去法官面前審判哩，老貓。

安 唉，卻克！

藍 噲，你現在是老貓屋裏的客人，我妹妹是這屋子

的女主人。

但 要是她敢的話，藍斯敦，他也可以把我關在管家

婦的房裏啦。好的，我就取消貓的稱呼，貓還格外懂

事哩。安妮，我是你的監護人，我現在叫你立刻去梵

奧勒那邊，特別的安慰她。

安 我已經見過她了，卻克。我恐怕她對出國的事是

很反對的。我想，台維應該把這件事去和她說說。

奧 這樣一件事我怎麼好和她說呢？(現出愁眉不

展的樣子。)

安 不要愁眉不展，立克其，看我們的份上，忍受忍受

吧。

人生不全是像戲劇和詩歌的呀，奧克，喂，要像個

男子漢來應付這件事。

但（又憤怒起來）可憐的老哥！可憐的這一家的

朋友們，可憐的老太婆，老雌貓！每個人都可憐，除了那個將要犧牲她的生命來創造新生命的婦人！你，你不要做個自私自利的蠢子呀。去跟梵奧勸說，帶她下來，要是她願意的話。（奧克站起來）告訴她我們會幫助她的。

（站起來）不——

但（也站起來，打斷他的話）哦，我們曉得了，這是

違反你的良心的，可是你仍舊要這樣做。

奧 老實對你們說，我決不抱自私的念頭。一個人熱

心想做點正當的事的時候，可總是不曉得怎樣去做才好。

但 我的台維，當你在為別人的困難着想時，你的把世界當作陶冶品性的修養所的那種虔誠的英國習慣，時常使你弄得手忙腳亂。現在所需要的祇是一個快樂的母親和一個健全的嬰孩。把你的心力

專注到那方面去，那麼你就可以把你應走的道路看得清清楚楚了。

（奧克十分迷亂地走了出去。）

但（凝視着伯納）那麼，道德呢？會成個甚麼樣子？

和印有她羞恥的烙印的無辜的孩子嗎？多謝你，這個我們用不着，道德原來是惡魔的兒子，回牠的老家去吧。

（註）馬格大玲（Maggie）是新約路加福音中所載

的一個真正的妓女，這裏是指改善了的私生子的

母親。

奧 我也這樣想，道德送回惡魔處去，來討好男女

的淫蕩者。英國將來就成那樣嗎？

但 哼，雖然你不贊成，英國可是會成這個樣子。那麼，

你同意我們所採取的實行的方法嗎？

奧 不同意你的精神，不同意你的理由。

但 以後有人要你解釋時，你就那樣的解釋，（他踱開去，站在斯賓塞像的面前，憂鬱地注視着那像。）

安 (站起來走到密斯敦那邊) 老爹爹，你不好上樓上客廳裏去告訴她們我們想怎樣做嗎？

葛 (苛刻地看着但納) 我可不喜歡留你和這位先生在一起。你不同我一齊去嗎？

安 密斯敦小姐不願意在我面前說這個問題，老爹爹，我不應當在場。

爾 你說得不錯，我該顧慮到那方面。你真是好孩子，安妮。

(他輕拍她的肩頭。她用晶瑩的眼睛昂起來看他，他十分感動地走出去。應付了他去以後，她注視着但納，他是將背向着她，她於是整理了一回自己的服裝，輕輕地走到他那邊去，幾乎近他的耳邊，她說道)

安 卻克 (他嚇了一跳，轉過來) 你高興做我的監護人嗎？我希望你不要見怪，爲我負責任。

但 代你受過的人又新添了一個吧？

安 哦，你又來嘲笑我了！請不要再說吧。爲什麼你總要說使我痛苦的話？可是我總是儘量的使你喜歡，

卻克！我想我現在可以這樣地告訴你，因爲你是我的監護人哩。要是你還是不和我好的話，那我是很高興的。

但 (用看着半身像時那種憂鬱的神情來看她) 你不必管我？我們道德上的判斷是何等的靠不住啊！我看你是毫無良心的——你只是個偽善者，看不出甚麼同情來——可是你實在有一種迷人的地方。不曉得甚麼緣故，我總是關心你。要是我失了你，我就會懷想你。

安 (安靜地把她的手臂插入他的手臂裏，和他走着) 這不是很自然嗎，卻克！我們從小就互相認識了，你還記得——！

但 (急忙鬆了她) 不要說我什麼都記得。

安 啊，我想過去我們總是很蠢不過——

但 不必提了，安妮！我已經不是小學生，也不是九十歲的老頭子，我要成爲老頭子，還得活得長點哩。那是過去了，我們忘了牠吧。

安 那不是個快樂的時期嗎？(她又想來挽他的手)

臂)

但 坐下來，舉動大方點！(他令她坐在寫字檯旁的椅子上。)無疑的，那是你的快樂時期。那時你是個好女孩子，你沒有自討苦吃。可是那個常常挨打的頑皮孩子就沒有什麼快樂時期。我曉得你因為環境好，時常去欺侮別的女孩子。你的美德欺騙了她們。但是請你告訴我，你曾知道男孩子中有個好男孩子嗎？

安 自然曉得。男孩子常常是跌頭跌腦的，但台維一向的確是個好男孩子。

但 (這句話打擊了他) 對呀，你說得不錯。不知什麼緣故，你從沒有誘惑過台維。

安 什麼誘惑，卻克？

但 是的，親愛的麥菲斯托麥利女士，是誘惑啊。你沒有滿足地好奇着一個男孩子會做點什麼，你的非凡的聰明時常乘男孩子不防備的時候，便去探索他的最內心的秘密。

安 多麼胡說一切都是因為你常常告訴我，你做過

的惡作劇的長故事——養孩子的惡作劇！把你這種事體叫做最內心的秘密！男孩子的秘密是跟男

子們一樣的，你曉得那是什麼嘍！

但 (頑抗的態度) 不，我不曉得。那是什麼，請你說

安 啊，那些事誰都曉得，自然囉。

但 我發誓，我告訴你的事，我沒有告訴別人。你誘我同你接近，那麼我們間就互相沒有秘密。一切的事我們都互相告訴。我卻並不覺得你那時，什麼事都沒有告訴過我。

安 你那時並不想說我的話，卻克。你只想說你自己的。

但 噢，的確，實在的確。要是你曉得了那種弱點，利用牠來滿足你的好奇心，那你一定會變成怎樣的一個頑皮孩子啊！我要向你說大話，是爲了使我自己開心。可是我覺得我所以做這種種惡作劇的事，只是爲着要有點事情可以告訴你。我和毫無仇恨的孩子們打架；我本來可以說真話的地方，我卻說謊；我偷了我不需要的東西；我偷吻我不喜歡的女

孩子一切無非是要借以誇耀罷了，因為是無真心的，所以就不是真實的了。

安 我並沒有把你說的去告訴人，卻克。

但 沒有，不過要是你想阻止我，那你就會去告訴人。你是要我繼續下去哩。

安 （發怒起來）啊，那話靠不住，這是不可靠的；卻克，我從沒有要你去做那些無聊的，討厭的，殘酷的，愚蠢的，下賤的事。我總是希望人總要做點真真正正的事情。（平靜下來）對不住，卻克，可是你所做的事沒有一點是我所希望你做的。你所做的事時常令我覺得十分不安；但我不能把你告訴別人，恐怕對你發生麻煩，而且你那時不過是個小孩子。我曉得你長大了，一定會不做那些事情的，也許我是想錯了罷。

但 （冷笑着）不要懊悔呀，安妮。至少我告訴你的事情中，百分之九十九是完全說謊的，因為我早就曉得你不喜歡聽真實的話。

安 自然我曉得其中有些事不是真實的。不過——

但 哦，你提醒我了，其中有些事是非常壞的哩。

安 （親愛地，但反使但納覺得十分可怕）我並不想提醒你什麼事情，但我是知道了那些事情的人，而且我都明白他們。

但 是的，不過就是這些真實的事情，拿來講的時候也經我修改過了一個怕羞的小孩子覺得羞恥的事，對於面皮厚的大人，也許反認為十分有趣。但對於那孩子自己，是覺得那些事是非常難堪的，非常難為情的，以至於不能承認——只好極力的否認牠們。但是，也許我覺得稍為修改一下是好的，因為有一次我告訴你真實的話時，你就恐嚇我，要把我告訴別人。

安 啊，沒有，絕對沒有。

但 是，你有的。你還記得有一個黑眼睛的女孩子，叫做拉卻兒，羅斯特麗的嗎？（安妮的眉頭無意地皺了一下。）我和她發生了戀愛的事，我們每晚在花園裏相會，挽着手很愉快地散步着，分別的時候接個吻，我們是十分誠心地浪漫的。如果那種戀愛的

事繼續下去，真會把我累死了；幸而沒有繼續下去；因為後來拉卻兒不理我了，因此發覺了我告訴了你。她怎樣會發覺的是從你那邊。你到她那裏去捏住她罪惡的祕密，恐嚇她，說要告訴別人，使她過着一個卑怯恐懼羞恥的生活。

安 那是對她也很好的。使她停止她的錯誤行動，那是我的責任；現在她就爲這件事感謝我了。

但 是她嗎？

安 無論如何，她是應該感謝我的。

但 我想使我停止我的錯誤行動，這也是你的責任。停止了，她就停止了你了。

但 你以爲這樣嗎？你只是停止我再告訴你我的活動；但你又怎麼知道你已停止了我的活動呢？

安 你的意思是說你又和別個女孩子談戀愛了嗎？

但 不，我已經受够了拉卻兒那種浪漫的輕佻的舉動。

安 （不信的樣子）那麼，你爲什麼破壞我們兩人間的信任，對我如同陌路呢？

但 （難解的樣子）因爲正在那時候，我有一樁東西，要留給我自己，而不能分給你。

安 我相信要是你不願給我的東西，我一定不會向你要的。

但 那不是糖菓啦，安妮，那是你從來不肯讓我說是我自己的東西呀。

安 （懷疑的樣子）什麼東西？

但 我的靈魂。

安 啊，說正經話罷，卻克，你是在胡說八道。

但 這是非常嚴肅而誠懇的話，安妮，那個時候，你沒有注意到你也得着了一個靈魂，而且你實在得着了。你忽然覺得你有一種道德的責任，來懲戒和改革拉卻兒，那不是沒有意義的。一直到那個時候，你是十分熱烈地要做個好女孩子；但是你從沒有對別人發生一種義務觀念。那時，我倒發生過哩。一直到那時候，我好像一隻狐狸在雞羣中一樣，毫無良心地做着小竊徒。但我現在纔有一點考慮，覺得於心不安，纔覺得誠實名譽並不是大人口裏所說的。

虛偽的口頭禪，而實在是強制我自己的一種至理名言。

安（寧靜地）是的，我想你是對的。那時你才開始做個男子，我才開始做個女人。

但 你以為我們沒有開始做別的事嗎？在多數人口裏邊的所謂男子和女子的開始是指什麼？你要曉得，那是指戀愛的開始。可是在我呢，戀愛卻早已在那時期以前開始了，在我能够想起來的最初的夢想，蠢念頭，和浪漫史中，戀愛便已經開始了——我可以說是在我能够想起來的最初的蠢念頭，和浪漫史時開始的嗎？——雖然在那時候我們還不懂得戀愛哩，那時在我身上所起的變化，是心中發生的道德的情感，而且依我的經驗，我敢說道德的情感纔是真正的情感。

安 一切情感應當都是道德的，卻克。

但 應當都是你以為除了比較強烈的情感以外，一切情感都強烈得可以加上「應當」二字嗎？

安 我們的道德觀念，可以控制情感，卻克，不要太蠢

了。

但 我們的道德觀念，難道那也不是一種情感嗎？難道一切的情感都和一切其他的東西一樣，是靈魂所產生的嗎？如果那不是一種情感——如果那不是一種最強烈的情感，那麼其他的情感會同狂風掃落葉一樣把牠掃開去。其實在小孩子長大成人時，那種情感便發生了。

安 還有別種情感哩，卻克，非常強烈的情感。

但 其他一切的情感，以前我都有；不過那些情感都是蕭散而無目的——只是些屬於小孩子的食慾呀，殘忍呀，好奇心呀，幻想呀，習慣呀，迷信呀，在思想成熟的人看來，無非是不相稱的，可笑的东西罷了。當牠們忽然發光如同新點着的火燄時，那不是由於牠們自己的光，而是由於道德情感的露光的放射。那種情感使其他的情感尊貴起來，賦予牠們一種道德的意識，因為發覺牠們是種種慾望的烏合之衆，所以把牠們組織為一種有目的有主義的軍隊。我的靈魂就從那種情感生出來的。

安 我已經曉得你是長得格外有意識了。從前你是個非常搗亂的小孩子。

但 搗亂的，請說我不過是喜歡惡作劇罷了。

安 啊，卻克，你是非常搗亂的。你用木刀斬斷了椏樹的新芽，你用射石機毀壞了胡瓜籐架，你放火燒了公園，台維因為不能制止你，他就逃走，結果被警察捉了去。而你——

但 哇！哇！這些就是印度紅頭阿三對我們攻擊時，我們為救護腦殼的戰鬥，砲轟，戰略呀。你沒有思想，安妮，我現在是比從前要加十倍的搗亂哩。道德的，情感已統制了我的破壞性，把牠引到道德的方向去。我已經成爲一個改革家，和其他的改革家一樣，是個破除迷信者。我已不再是破壞胡瓜籐架和燒壞金雀花叢的了！我現在是打破信仰破壞偶像的人。

安 （討厭的樣子）恐怕我是太過於女性了，不曉得搗亂有甚麼意義。搗亂就只是破壞罷了。

但 不錯，那就是牠所以有用的緣故。建設就是好事

的人立了一種制度來妨礙別人。破壞是打破這種阻礙，給我們有呼吸的地方和自由。

安 這些都是無用的話，卻克，沒有一個女子會贊成你的意見。

但 那是因為你把建設和破壞同創造和毀滅混爲一談的緣故，那是完全不同的。我是讚美創造，憎惡毀滅的。唔，我是讚美樹上的，花上的，鳥獸的，以及你們的創造。（安的面龐上突然閃着一種興味的和愉快的表情，把漸漸發生的迷惑和疲倦都趕跑了。）你使我依戀着你的，就是創造的本能，那種依戀的痕跡，到現在還留在我身上。是的，安妮，我們兩人間從前的孩子氣的約束，是一種無意識的愛的約束。

安 卻克！
啊，不要吃驚——

安 我沒有吃驚。

但 （詫異的樣子）那麼你應該吃驚呀，你的禮教到那裏去了？

安 御克，你是當真，還是說笑話！

但 你是指道德的情感嗎？

安 不是，不是，另外一個呀。（迷亂的樣子）啊，你是十分默氣，從來就沒有人能瞭解你的話。

但 我說的話，你必須十分認真地聽。我是你的監護人，我的責任是在使你的精神向上。

安 那麼，愛的約束是沒有了，是嗎？我想你已對我討厭了吧？

但 不，但是道德的情感已使我們孩子時的關係不能繼續了，一種新的個性的熱烈的感覺已在我的心中發生了——

安 你是討厭人家再把你當作小孩子看待了，可憐啊，御克！

但 是呀，因為被人家當作小孩子，就是被人送回原來的地位去。我已成爲一個新的人了，那些曉得我從前的行爲的人便笑我。確實能够了解我的只有一個成衣匠，因為他每一次看見我，就量我的新尺寸，而其除的人總是拿着他們的舊尺寸，並且還希

望能適合我。

安 你已變爲十分自覺的了。

但 安妮，你要飛上天國去時，大約最初一年，就會十分自覺着你的翼膀了。在那兒碰着了你的親戚們，如果他們依舊固執着把你看作一個人類，那你就會感着難堪。你會努力跑進一個環境中——把你當作天使看待的環境中去。

安 那終不過是使你逃避我們的虛榮心吧？

但 是的，不過是我的虛榮心，如你所說的。

安 你不必爲着那種緣故來逃避我。

但 特別要逃避你，你反對我的解放，比任何人都厲害。

安 （誠懇地）啊，你是多麼的錯誤呀！我願意爲你做一切的事哩。

但 最重要的，只有讓我逃開你。除非你是由本能得到了那種可惡的女人的手段，把許多義務加到一個男子的身上，把你裝作十分真純，十分無助的樣子，來得到男子的憐憫，最後使他沒有得到許可就

不敢移動一步。我曉得一個可憐的人，他一生唯一的願望就是逃開他的妻子。她恐嚇他，說要把她自己丟在他留下她的那輛火車的前面。要是男子要逃開她的話，這就是一切女子所能做的。如果我們想要去你們不願意我們去的地方，雖然法律不能阻止我們，可是當我們一舉步要踏下去時，你們的胸就在我們的腳下；我們要出發時，你們的身體又在我們的車輪底下。不過，我是不願女子像那樣的奴隸我的。

安 但是，卻克，要是你不顧慮一點別人，你就不能度過一生。

但 嘿，所謂別人是誰？這種顧慮別人——我們對這種顧慮，寧可說是膽怯地怕她們——那是會使我們變做情感的奴隸的。譬如顧慮你，如你所說的那就是把你的意志來代替我的意志。要是你的意志比我的更壞，那又怎麼好呢？女子所受的教育是比男子更好呢，還是更壞？投票舉票的羣衆所受的教育是比政治家更好呢，還是更壞？當然，前兩者是更

壞的。那麼，假定世上的公務人員都顧慮着投票的羣衆，私人都顧慮着他們的妻子，你想會成爲怎樣的一種世界？現在的教會和國家會成爲什麼？成爲婦女和納稅者的機關了。

安 （平心靜氣的樣子）我很高興你懂得政治，卻克。假如你走進國會裏去當議員，那你是十分有用了。（他氣餒得像針刺過的氣泡一樣）不過我覺得不對，你把我的影響，認爲是不好的。

但 我不是說那是種不好的影響。但是，不管是好還是好，我是不要依你的尺寸來裁剪的，我也不願依你的尺寸來裁剪。

安 誰要你依照的，卻克，老實對你說——一點不說謊——我一點也不反對你的怪僻的見解。你曉得我們生來就有新的思想，爲什麼你要固執着認定我是眼光狹隘的？

但 那就是一種危險，我曉得你不反對，因爲你已曉得那是無關緊要的大蛇一點也不反對小鹿的意見，只要她纏繞着小鹿的時候。

安 (忽然覺悟地站了起來) 噫噫噫噫噫! 現在我才曉得你爲什麼警告台維說我是個大蛇, 老爹爹告訴我。(她哭起來, 把她的圍巾投過去繞但納的頸) 覺得牠還美麗, 還柔軟嗎, 卻克?

但 (纏着圍巾) 你這個壞女人, 你要把你的偽善都丟了來嗎?

安 我對你從沒有偽善過, 卻克, 你發怒了嗎? (她收回圍巾, 把牠丟在椅子上) 也許我不該那樣做吧。

但 (輕蔑地) 呸, 這麼有禮, 要是你覺得有趣, 爲甚麼不那樣做?

安 (羞怯地) 唔, 因爲——因爲我想你所說的大蛇就是這個呀。(她把兩臂纏着他的頸)

但 (凝視着她) 實在大膽! 她笑起來輕撫他的兩頰) 現在讓我想一下, 如果我把這一段事情說出去, 沒有一個人會相信我的, 除非那般聽了我的話就會和我絕交的人們; 同時如果你說我的壞話, 也沒有一個人會相信我的否認!

安 (十分莊嚴地拿開她的手臂) 你是不可救藥

了, 卻克。但是你不應當把我們彼此的愛情, 拿來說笑話。誰也不會誤解牠的, 我希望你不要誤解牠。

但 我的性情已代我說明了, 安妮, 可憐的立克其狄克其, 台維啊!

安 (急速地看着他, 好像這句話是一種新的見解) 真的你不至於這樣無意識來妒忌台維吧。

但 妒忌爲什麼我要妒忌, 但是你掌握住他, 那是不是驚奇的, 我覺得我自己也被緊緊地纏繞着, 雖然你不過是和我玩玩。

安 你以爲我對台維有甚麼企圖嗎?

但 我曉得你有的。

安 (認真地) 當心點, 卻克, 如果你對他說錯了我的話, 那會使他非常不高興的。

但 不要怕, 他不會逃開你的。

安 我奇怪, 你真是個聰明人!

但 爲什麼忽然疑到這個題目上去?

安 你似乎懂得一切我所不懂得的事, 可是對於我所懂的事上, 你也是十分幼稚哩。

但 我懂得台維對你怎樣的感覺，安妮，無論如何，你可以信任的。

安 你還以為你懂得我對台維怎樣感覺呢，是不是？

但 我只曉得對可憐的台維正要發生什麼事情。

安 我真要笑你，卻克，要不是爲着我爸爸的死，留心台維會十分不高興的。

但 是的，可是他不懂得這可憐的傢伙！他真是比你好一千倍，所以他才會爲你誤了他一生。

安 我以為爲男子們爲太聰明所誤的，比爲太好人所誤的，還要多哩。（她坐下，肩頭做着文雅的姿勢，表示輕視一切男子的樣子。）

但 啊，我知道你是不十分理會台維的。但是有一種人總是吻人的，有一種人只是次人吻的。台維是會吻人，而你只是把香腮給他。要是有更好的，人發現了，你又會丟棄台維。

安 （發怒地）你沒有權利說這種話，卻克，那不是，而且是不文雅的。如果你和台維不能明白我，那不是我的過失。

但 （懊悔的樣子）恕我無禮，安妮，那是向這個萬惡的世界說的，不是向你說的。（她擡起頭看他歡喜而寬恕的樣子。他立刻變爲謹慎了。）同時，我希望藍斯敦就回來。和你在一起，我總感覺不安；你有一種可怕的媚力——不是媚力，是一種微妙的誘惑力（她笑起來）——就像這樣，你曉得罷，你就從這樣得到勝利，就從這樣公然地不知羞恥地得到勝利。

安 你真是多麼可怕的一個輕薄兒，卻克！

但 一個輕薄兒，我！

安 是的，一個輕薄兒。你是時常罵人，觸怒人；但你從來沒有真的要逃開他們。

但 我揷鈴罷，話愈談愈不對頭了。

（藍斯敦同奧克台維帶着藍斯敦小姐回來。她是穿着素雅的棕色的絲袍子，是個頑固的老處女，帶滿着戒子，金鍊和飾針，藉此表示她之所以衣着樸素，乃是一種美德，而不是爲了窮。她很堅決的樣子走進房中，他們兩個人迷亂地沮喪

堅決的樣子走進房中，他們兩個人迷亂地沮喪

堅決的樣子走進房中，他們兩個人迷亂地沮喪

堅決的樣子走進房中，他們兩個人迷亂地沮喪

堅決的樣子走進房中，他們兩個人迷亂地沮喪

地跟着她。安妮站起來熱心地迎接她，但納倒退到半身像間的牆邊去，裝着在看像片。蓋斯敦照常走到他的桌邊，奧克坐在但納的旁邊。

蓋小姐（當她走到希特菲爾脫夫人的坐位上去時，幾乎推開了安妮，在那裏決然地站着不動）這件事我完全不管。

奧（十分討厭的樣子）我曉得你要我把梵奧勒帶走，蓋小姐我帶她走吧。（他猶豫地轉到門口去）

蓋不——

蓋小姐說「不」有什麼用處，羅勃克奧克他知道我不會把一個真正悔過的女子趕出外去。但是如果一個女子不僅是有過失，而且繼續去犯過失，那她就不能和我做伴了。

安啊，蓋小姐，你說什麼？梵奧勒說了些什麼？

蓋梵奧勒自然是十分倔強，她不願離開倫敦，我真不瞭解她。

蓋小姐我曉得那是和你面上的鼻子一樣明白的事，羅勃克她之不願去是因為她不肯離開那個男

子。

安啊，對的，對的，奧克，你會對她說嗎？

奧她不肯告訴我們什麼。她在沒有和某人商量以前，不願有什麼決定。所謂某人，一定是那個引誘她的壞蛋。

但（對奧克）那麼，就讓她和他商量好咯。他一定願意送她出國的，那還有什麼困難呢？

蓋小姐（代奧克作答）卻克先生，困難的是，我雖願意幫助她，但我卻不願意在她這件過失上，變成個共同犯。她應發誓不再見那個男子，不然，就只有另找別人幫忙，而且愈快愈好。

（侍婢在門口出現，安妮急忙坐回她的座位，竭力做出不關心的樣子。奧克也本能地摹倣她。）

侍婢馬車已在門口了，小姐。

蓋小姐什麼馬車？

侍婢給羅賓孫小姐叫的。

蓋小姐噢（重新鎮定）知道了。（侍婢退去）她

叫了一輛馬車哩。

但 半點鐘以前我就要叫那馬車的。

蘇小姐 她能够懂得她自己是站在什麼地位，那就很好了。

蘇 我不願意她這個樣子走開，蘇聲。我們做事最好不要太殘酷了。

安 不多多感謝你；但是蘇小姐是十分對的，梵奧勒不能留在這裏。

安 你不好和她一齊去嗎，台維？

蘇 她不要我。

蘇小姐 自然她不要，她要直接去那個男子那邊。

但 那是她在這裏受了優良待遇的當然結果。

蘇 (十分不安) 阿蘇聲，你聽呀！那是有多少道理在裏頭的，我希望你能够和緩一下你的主意，對這個可憐的女子，稍爲忍耐罷。她年紀很輕，總有時會做出錯事來的。

蘇小姐 哼，她倒會從男子那邊得到一切同情，我真對你覺得奇怪，羅勃克。

但 我也是這樣，蓋斯敦，十分好意。

(梵奧勒在門口出現。她是個倔強的沈着的年青女郎，她那種倔強沈着的態度，在舉止大方的女性中，是值得稱讚的。她的瘦小的頭，櫻桃的小口，和決斷的下頰，傲慢而清脆的口吻，齊整的姿態；裝束也十分優雅，戴着一頂非常美麗的帽子，上面裝飾着一隻鳥兒，表現出一個十分美麗而又令人十分恐怖的人來。她不是像安妮一樣妖豔的女子；對她沒有什麼要求和興趣的人也會讚美她；而且安妮有點輕浮，這個女子是沒有的，但她也沒有什麼憐憫的情緒；如果有什麼事情使她約束的話，那是由於聰明和驕傲，而不是由於憐憫。她帶着完全沈着的態度，有點不快的樣子，說出她所要說的事，說時她的聲音彷彿是女教師對一班做了壞事的女學生斥責的聲音。)

梵奧勒 我只是順便到這裏來告訴蘇小姐，她送給我的生日的禮物，一隻細工金手鐲，我是拿來放在

管家婦的房裏了。

但 請進來，梵奧勒和我們談談罷。

梵 謝謝你，今天早上和一家人談話已經談得很多了。安妮，你的母親也是，她已哭着回去了。但無論如何，我已曉得了我的幾個虛偽朋友是什麼樣的了。再會。

但 不，等一等吧。我有點話要說，請你聽我說。（她一點沒有想知道的樣子望着他，等待着，一面也因為在戴手套，一面聽他說話。）對這件事情，我是完全讚成你的，我以最誠懇的敬意，恭祝你做這件事的勇敢。你是完全對的，而這一家人是完全錯誤的。

（一座愕然。安妮和藍小姐站起來，面向着這兩個入。梵奧勒比任何人都更驚愕，忘記了她的手套，帶着迷惑和不快的神氣走進房間的中央。只有奧克並不感動，也不擡起頭來，他是被羞恥克服了。）

安 （請但納識相一點的樣子）御克！
藍小姐 （怒容滿面）哼，我一定要說！

梵 （尖銳地向着但納）誰告訴你的？

但 啊！自然是藍斯敦和台維，他們為什麼不可以說？

梵 但是他們不曉得。

但 不曉得什麼？

梵 我是說他們不曉得我是不錯。

但 唉，他們心裏是曉得的，雖然他們以為從道德的，

禮儀的種種可笑的迷信上，使他們不得不去備你。但是我曉得，就是全世界的人也都曉得，你是順從你的天性，那是非常對的，活力和勇氣是一個女子所有的最大特性，做母親就是做婦人的第一步；你在法律上雖然沒有結婚的事實，但這於你的價值，於我們對你真正的敬意，一點也沒有損害。

梵 （氣得面孔通紅）啊！你以為我是跟別人一樣，是個不規矩的女子。你以為我不單是下賤無恥的，而且還會讚成你的下流的意見。藍小姐，我已經忍受了你的粗厲的話，因為我曉得你如果明白了事實，你就會懊悔的。可是我不能忍受御克所讚美的那種可怕的侮辱，他當我是他所認為對的一個無恥

的人。我是爲了我丈夫的緣故保守我結婚的祕密的。我現在要求一種已婚女子的不受他人侮辱的權利。

奧（帶着說不出的安慰的樣子擡起頭來）你結了婚！

楚是的；我想你們一定已猜着了。爲什麼你們都以爲我沒有帶結婚戒子的資格呢？你們中連一個人也沒有問過我，哼，我不會忘記你們。

但（神色沮喪）我是完全弄錯了，但我的本意是好的。我向你謝罪，十分對不起。

楚我希望你以後說這種話要當心點。當然誰都不會認真去做那些事；但那些事情的確是令人不快的，而且是下流的，我想。

但（爲她的盛怒所屈服）我沒有申辯；我將來更懂事了，我不再替女子說話。恐怕除了安妮以外，在你眼中看來我們都是自討沒趣。她是幫助你的，請你看安妮的面，恕了我們罷。

楚是的，安妮是非常好的；但當時安妮是曉得的。

但哦！

藍小姐（佻促的樣子）請問那位不承認他的妻子的先生是誰？

楚（敏捷地）那是我的事，藍小姐，不關你的事。我有我的理由，在現在要保守我結婚的祕密。

藍我只能說，我們十分對不起你，楚，奧。我一想到我們怎樣地對待你，就覺得心裏難過。

奧（難過的樣子）對不住，楚，奧，我沒有話好說。藍小姐（仍然不服的神氣）當然你所說的是把這件事的面目完全改變了。但是，我依然應該——

楚（打斷她的話）你應該向我謝罪，藍小姐，那是你應該向你自己和向我的。如果你是個已婚的女子，你一定不喜歡坐在管家婦的房裏，被那些沒有一點認真的責任和義務觀念的小姐們，太太們，當作一個頑皮的小孩子看待。

但我們承錯了，不要再攻擊我們罷，奧，藍。我們似乎是自己作弄自己，其實是你作弄我們哩。

楚無論如何，這不關你的事，藍。

但 不關我的事，哼！藍斯敦還認真地把我當作那位不知名的先生呢。

（藍斯敦想要發脾氣，但被梵奧勒的冷淡而銳利的怒氣消滅了。）

梵 你們啊！你們大家說得我多麼不名譽！多麼下流！多麼不要臉孔！要是我的丈夫知道了，他一定不讓我再和你們說話。（對藍斯敦）我想至少你是沒有那樣說我的。

藍 我老實對你說，我沒有——要是我說那些話，那是十分不近情理了。

藍小姐 你不必道歉，羅勃克，一切是她自己惹來的。

她應該向我們道歉，因為她欺騙了我們。

梵 我可以原諒你，藍小姐！你不曉得我對這件事的感覺怎樣，雖然我很希望更有經驗的人們的更好的意見，不過，我十分感覺到你們已把你們自己放在很苦痛的地位了；最好還是我立刻走了罷，再會。

（她在他們注視中走了。）

藍小姐 哼，我要說。

藍 （悲痛的樣子）我想她對我們太過分了。

但 你也跟我們一樣，應該在結婚戒子面前低頭了，藍斯敦，我們的恥辱已經達於極點了。

第二幕

(在近利區的一間別墅的花園內的車道上，有一輛已經壞了的汽車。汽車正停在樹叢的前面，那條車道是繞着樹叢通到別墅去的。從樹叢中隱約可以望見那別墅。但納就站在車道上那輛汽車的左邊，倘使他不是一心注意於伸出於車底下的兩條橫臥着的穿着青藍布褲子的腿子的話，他一定能够毫無隱蔽地望見在他左邊的那幢別墅的西端。他正覺着背把兩隻手撐着雙膝，專心注視着那兩條腿子。他穿着皮大衣，戴着有鴨舌的小帽子，一望而知他是從車上下來的人。)

兩條腿 啊，弄好了。

但 好了嗎？

兩條腿 好了。

(但納蹣下去，捏住了那兩條腿的腳踝，和拉

小車子一樣，把雙腿的主人拖出來，雙腿主人用手爬着走，口裏含着一把鐵鏈。他是個少年人，穿着一套整潔的青藍布衣服，鬚剃得光光的，烏黑的眼睛，齊整的手指，梳得很好的短短的頭髮，和有點不相稱的表示懷疑地起皺的眉毛。他駕駛車子時，雖然是顧慮周密，從容不迫，但他的動作是敏捷而迅速的。他對但納以及但納的朋友的態度卻不見得很有禮貌，只是冷冷地，沈默的樣子，使人家不容易接近，但也不會使人家對他怪怨。不過他也時常用一副機警的眼光注意着人家，好像洞悉人生內層深知世故的人一樣，多少帶點譏嘲的樣子。他說話總是慢慢的，略為帶有點諷刺的意味，他的談話一點也沒有紳士的風度。從這點看來，可見得他的漂亮整潔的外表，是爲着對他自己和對他同等階級的人表示一種自尊心，而不是對他的雇主表示的。

現在他走入車子裏去試機器，再帶上他的帽子，穿上他的大衣。但納脫下他的皮大衣，丟入車

子裏。那個車夫一面將鐵鏈放下，同時向四周看了一下，好像尋東西一樣。

車夫 可以了麼？

但 我最好走到那房子邊，伸伸我的腿，鎮定一下我的神經哩。（看他的表）你曉得罷，我們從海德公園角到利區蒙費了二十一分鐘啊。

車夫 要是一路沒有阻礙，十五分鐘以後就可以到了。

但 那你爲什麼要有阻礙？難道爲了開玩笑，或者爲了有趣，來嚇你的倒霉的主人嗎？

車夫 你怕點什麼？

但 怕警察，怕跌破頭。

車夫 唔，要是你想一路平安，你可以搭公共汽車呀，

那還要便宜哩。你雇我來是爲了省你的時間，和補償你一千金鎊汽車的代價呀。（他鎮靜地坐下來。）

但 啊，我是那汽車的奴隸，也是你的奴隸哩。連晚上我也做夢到那種可惡的東西。

車夫 不要管牠吧。要是你到那房子裏去，不知在那

兒要耽擱多少時候？因爲如果你是要和那般小姐們談上一個早晨，那麼我就把車子駛進汽車間去，也好讓我舒服一下。如果不是，那我就把車子停在這裏等你來。

但 還是等在這裏好，我們不會談得很久。你看，一位美國青年馬隆先生，駕着新式的美國汽車，載了羅賓孫先生來了哩。

車夫（跳起來，急忙走下車來，對着但納）美國汽車甚麼！是從倫敦來跟我們賽跑的？

但 也許他們是來這裏的。

車夫 哼，要是我早曉得這件事的話！（十分埋怨的樣子）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但納先生？

但 因爲我曉得這輛車子每小時可以走八十四英里；而且我早已曉得要是在路上有一輛賽快的車子，那你會做出點什麼事情來哩。不，亨利，有許多事不大好給你知道，這也就是一桶不過，高興點罷。我們今天可以稱你的心了。那位美國人是來載羅賓孫先生，和他的妹妹，和希特菲爾脫小姐的。我們是

來載羅達小姐的。

車夫（安慰了點，又想到別的事上去）那不是希

特非爾說小姐的妹妹嗎？是不是？

但 是的。

車夫 怎麼，希特非爾說小姐自己已坐別一輛車嗎？

不和你一起嗎？

但 幹麼她要和我在一起？羅先生也在別輛車子裏

哩。車夫冷淡地有點懷疑的樣子，望了但納一下，

然後轉向車子那邊，口裏輕輕地唱着一隻流行的

歌調。但納正要繼續談下去，聽到奧克台維在沙子

路上行走的腳步聲時，略為表出一點煩惱的樣子。

奧克是從房子那邊走來，穿着要乘汽車出門的衣

服，但是沒有穿大衣。我們裝跑失敗了。羅先生來

了哩。呀，台維那輛英國汽車勝利了罷？

奧 我想還不錯。我們從海德公園角到這裏費了十

七分鐘。（車夫滿面怒容，煩惱地嘆了一口氣，把汽

車一踢。）你來費了多少時間？

但 唉，大約三刻鐘哩。

車夫（抗議的樣子）嘿，但納先生，來看看！我們

很可以在十五分鐘以內走到哩。

但 哦，讓我來和你們介紹罷。這是奧克台維羅賓孫

先生，這是恩利斯脫拉扣先生。

斯 久仰久仰，奧克先生。但納先生叫我恩利斯脫拉

扣是和你開玩笑的。你叫我亨利罷。但我也介意，

隨你的便罷。

但 台維，你以為我嘲弄他，又是我的壞脾氣吧？那你

完全錯了。他的父親拚命的保留H音，他卻拚命的

落掉H音。這就是表示他的階級的標識。我還沒有

碰見過像恩利這樣誇耀他自己階級的人。

斯 別說別說！別說得那樣厲害罷，但納先生。

但 別說得那樣厲害，台維，你聽見罷。你也會告訴我，

別說得那樣厲害。不過這位朋友是受過教育的呀。

他所知道的比我們還要多哩。斯脫拉扣，你讀過的小

學校是那一間？

斯 在舒白羅克路。

但 舒白羅克路！我們說魯格比學校，哈羅學校，伊頓

學校時，也不會用那種學者的口氣，舒白羅克路是個孩子們讀書的地方，伊頓卻是個兒童寄養所，把我們送進去，是因為我們在家裏夢胡鬧，並且因為到我們大了以後，要是有一個公爵出了名，我們就可以高攀他，說是我們老同學呀。

斯 那你一點都不曉得哩，但納先生，那不是小學校，那是工業學校。

但 他進的大學校，奧克，並不是牛津，劍橋，達漢，都柏林，或格拉斯哥，也不是在威爾士的新教派的學校。不，台維，是李岑街，卻而西，鐘羅——那許多討厭的名字，我可記不起來；那些就是他的大學校，那不是像我們的學校，只是出賣文憑資格的店舖子。你是看輕牛津的，恩利，是不是？

斯 不，我不看輕。我以為牛津大學對於喜歡那種地方的人，真是很好的地方。那是教你們做大人先生的地方，在工業學校只教你做工程師這一類的人。對不對？

但 反話，反話！台維，啊，只要你了解恩利的心理，你看

他大大的輕視一個大人先生，多多的誇耀一個工役師，那真會把你嚇壞哩。他明明白白地喜歡車子損壞，因為這樣可以顯出我們大人先生的無用，而他技術家的能幹。

斯 不要理會他罷，羅賓孫先生。他是喜歡說話的，我們還不曉得他麼？

奧 （誠懇地）但他所說的，到底也有許多道理哩。我十分相信勞工的神聖。

斯 （心氣平和的樣子）那是因為你從沒有勞動過的緣故，羅先生，我的職務卻在減除勞動。如果有我和一部機器，就可以做出二十個勞工所做的事，而且所花的費用又沒有那樣多。

但 噯呀！台維，不要和他談經濟學罷；經濟學的一切，他都懂得，我們可不曉得哩。你不過是個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台維，他倒是科學的社會主義者呢。

斯 （鎮定地）是的，哼，這種談話倒是很有進步了；我可要去料理車子了，你們兩位也要談談你們小姐的事，我曉得的。（他退回去忙着弄車子，一會兒

又漫步走向房子那邊去。

但 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現象哩。

奧 甚麼東西？

但 斯脫拉扣就是。我們這班文人幾年來總看見只有非常舊式的女子，所以呼喊着要有新女性！可是從來沒有注意到新男性的出現。斯脫拉扣就是新男性。

奧 我看他沒有甚麼新的地方，你嘲笑他的方法倒是新的哩。不過我現在不要談他了，我要和你談談安妮的事。

但 斯脫拉扣連那種事也曉得哩。大概他是在工業界已學來的那麼，關於安妮的甚麼事？你已經向她問過了嗎？

奧 自責的樣子。昨晚我這種舉動太粗魯了。

但 太粗魯了什麼意思？

奧 （激烈地）卻克，我們男子都是魯莽的，我們從來不了解女子的感覺是多麼的精密細緻，我怎麼會做出這樣一種事情來！

但 做出什麼事，你這個感情用事的獸子！

奧 不錯，我是個獸子。卻克，要是你聽見她的聲音，要是你看見她的眼淚，我想着那些情形，一晚都睡不着哩。要是她責備了我，我倒還比較好受點。

但 眼淚，這就危險了。她說了點什麼？

奧 她對我說，除了她親愛的父親外，她怎麼可以想別的事情哩。她嗚咽着說——（他沮喪的樣子）

但 （輕拍他的背）台維，就是你感着難受，也放出點男子的氣概來，忍耐一下罷。這是她的老花樣，她還不會討厭，還要玩弄你哩。

奧 （不能忍耐地）啊，不要開玩笑，卻克。你以為你這種不斷的淺薄的譏諷，對於她那種性質的人，會有什麼真正的意義嗎？

但 哼！她還說點別的話嗎？

奧 有的，所以我要將經過的情形告訴你，把我們兩個人來供你嘲笑。

但 （悔恨的樣子）不，台維，不是嘲笑，我敢發誓不過，沒有關係，再說下去罷。

奧 她的義務觀念是那樣的重視，那樣的完全，那樣的——

但 是的，我曉得，再說下去罷。

奧 你想想，在這種新的決定之下，你和藍斯敦是她的監護人；所以她認為她對她父親的義務，現在都轉移給你們了。她說她以為第一我應當先和你們兩位說說，當然她的話是對的，但是我到你們面前來，規規矩矩的，請求你接受我做你的被保護人的求婚者，那似乎有點可笑。

但 我很高興，戀愛還沒有把你談諧的成分完全消滅。維維。

奧 那種答覆是不能滿足她的。

但 好孩子，我的正式答覆不必說，是恭祝你們幸福呀！

奧 我希望你別再拿這件事來開玩笑吧。就是你認為沒有多大要緊，可是我跟她都認為很要緊哩。但 你很曉得，她和你一樣都是有自由選擇權的。奧 她並不這樣想。

但 噢，她不這樣想，會的罷！那麼你說罷，你要我做什麼？

奧 我要你誠懇地認真地告訴她，你對我的意思，我還要請你告訴她，你能够把她信託我——假使你認為可以的話。

但 我相信我能够把她信託給你。可是把你信託給她，我倒有點不放心。你有讀過梅脫、合克的關於蜜蜂的書嗎？

奧 （竭力抑制着發脾氣）現在我不是來討論文學。

但 不要對我見怪。我也不是討論文學，那本關於蜜蜂的書是博物學，那是對於人類的大教訓。你以為你是安妮的求婚者；以為你是追求者，她是被追求者；以為求婚勸導，說服，克服，是你的事。獸子啊，要曉得你才是被追求者，你才是預定的目的物，你才是注定的犧牲品啊。你不必從獵網中渴望着甘餌，門是開着的，要等你進去了以後纔會永遠關着呢。奧 我也能相信你的話，但你說得太卑鄙了。

但 唉，孩子，她一生除了找尋一個丈夫以外，還有甚麼工作呢？在女子的職務，是結婚愈早愈好，而在男子則能保持不結婚，愈長愈好。你有你的詩歌要做，有你的悲劇要寫，安妮可沒有什麼事要做的。

奧 要是沒有鼓勵，靈感我也不能寫。而且除了安妮以外，沒有一個人能給我那種鼓勵的。

但 那麼，你不好在安全的方面，從她那裏得到那種鼓勵嗎？彼得拉克之看待他的戀人羅拉，丁之看待他的戀人彼脫麗司，都沒有你現在看待安妮那麼重要，可是他們都已寫成了第一流的詩——至少我聽見人家是這樣說的。他們從來沒有顯露出他們是崇拜夫婦生活的試驗，可是卻能使這種崇拜繼續了一生。你和安妮結婚罷，那麼不到一禮拜，你就會覺得她所給你的鼓勵，不會比一盤香餅更多了。

奧 你以為我會討厭她？

但 不是那樣，因為你不會討厭香餅的。不過你在裏頭得不到什麼鼓勵了；等到她終止了你詩人的夢

想，而變成了一個體重一百五十磅的笨重的婦人時，你纔會覺得失望。那又會迫着你去夢想別人那時候又會一陣騷亂了。

奧 這一類的話有什麼用呢，卻克，你不會曉得的。你從來就沒有戀愛過。

但 我！我從來就沒有逃出過戀愛。啊，就是安妮也和我戀愛。但我不做愛的奴隸，也不受愛的利用。你這位詩人，你去蜜蜂那裏研究一下她的方法，學點乖吧。哼，台維，如果女人不要我們工作，也可以過得去，而且我們不製造麵包，反而分食她們小孩子的麵包，那她們一定會殺死我們，好像蜘蛛殺死她的配偶，雌蜂殺死雄蜂一樣。如果我們除了愛以外，再沒有別的用處了，那麼她們這種做法是不錯的。

奧 呀，只要我們會得愛，沒有什麼比得上愛，除了愛以外，就沒有什麼了；要是沒有愛，世界就成了一個卑污可怕的夢。

但 這——這就是要我允許她向我的被保護人求婚的人台維，我相信我們兩人一定在搖籃中對

換過了，你才真是「董賢」的後裔呀。

奧 我請你不要對安妮說那樣的話。

但 不要擔心，她已經把你看做她自己的了；現在沒有什麼能阻止她的，你的命運已注定了。（斯脫拉扣拿着報紙回來。）新男性來了，他平常總是拿值二個銅子的報紙來消遣。

斯 現在你該相信了，維先生，我們坐汽車出來的時候，我們帶了二份報紙，一份泰晤士報給他，一份導報或迴聲報給我，你以為我會看過我的報子嗎？並沒有。他把我的導報搖了去，卻把他的泰晤士報塞給我。

奧 泰晤士報沒有比賽的新聞嗎？

但 恩利不喜歡賭賽，台維汽車的速度紀錄倒是他喜歡的。最近有什麼新聞？

斯 從巴黎到比斯克，克拉平均一小時走四十英哩，過地中海的時間不算。

但 餓死了幾個人？

斯 死了兩頭羆，那算得什麼一回事？羊是不大值

錢的。趕羊的人很喜歡不必多一種賣給屠宰的麻煩，就可以得着代價。但雖是如此，不久卻就有人出來反對，那麼法國政府就會禁止我們的開快車機會就沒有了，不是嗎？所以弄得我完全瘋狂了；但納先生就是能够，也不可以飛跑了。

但 台維，你還記得我的叔叔詹姆士嗎？

奧 記得的，做什麼

但 詹姆士叔叔有一個第一流的廚子，除了她做的菜以外，我叔叔是吃不下去的。可是這位叔叔是怕事而又不喜歡交際的。可是他的廚子卻要誇耀她的本事，偏想請王公大臣和大使們來吃她做的宴席。我這位叔叔爲着怕她辭退，每月祇好大宴兩回，他嘗不善應酬的苦痛。現在我就是這種人，就碰到這位新男性，恩利，斯脫拉扣君。我討厭旅行，但我卻喜歡恩利。他什麼事都不管，只穿着皮大衣，戴着護目眼鏡，身上染了二吋厚的灰塵，一點鐘六十英哩，拚命的飛跑，拿他的生命和我的生命來冒險。當然要在要找尋車子壞在甚麼地方，而把身子仰臥在

機器下面的泥漿中的時候，那是例外的了。我至少二星期要給他一次一千哩的旅行，不然的話，我就會喪失他。他就會辭了我而到美國的財主那邊去；那我就只有雇請很有禮貌的做馬夫而兼園丁的外行汽車夫，雖然這種汽車夫見了人就會脫帽行禮，而且明瞭他自己的地位。現在我是恩利的奴隸，就像我的叔叔詹姆士是他的廚子的奴隸一樣。

斯（激怒的樣子）飛跑！我希望我有一輛車子能跑得跟你所說的一樣快，但納先生，我說，要是你不使用車子，你就白費了金錢。要是你不盡量使用車子和我，那麼你買一輛搖籃車坐在裏頭，僱一個奶媽來推你，不是一樣好麼？

但（平心靜氣地）好的，恩利，好的，我們即刻就出發跑半點鐘罷。

斯（厭惡的樣子）半點鐘！他走回車子裏去，坐在裏邊翻過沒有看過的報紙來，看看還有什麼消息。）

奧啊，我想起了，羅達有一張條子給你呢。（他遞張

條子給但納。）

但（打開條子來）我怕羅達會向安妮吵嘴。英國女子總是很一個人，比恨她的母親還厲害，那就是她的大姊姊。但是羅達卻絕對喜歡他的母親，而不喜歡安妮。她——（憤慨的樣子）啊，我說！

奧什麼事？

但羅達要出來和我一起坐汽車。但她說安妮禁止她和我出來一塊跑。

（斯脫拉忽然十分悠閒地吹着他的得意的調子。這種百靈似的音調的突發，使他們驚奇，而這種歡樂中帶有諷刺的曲調，又令他們不快，他們翻轉身來看他。但他正忙着看報，不理會他們的動作。）

奧（重複鎖定）她有說出什麼理由嗎？

但理由！一種侮辱有什麼理由。安妮無論什麼時候不准她單獨的和我在一塊，說我是不適於和年輕女子在一塊的。現在你以為你的理想人物是怎樣？

奧 你要曉得，現在她的父親死了，她有一種非常重大的責任哩。希特非爾脫夫人太懦弱了，不能約束羅達。

但 (注視他) 總而言之，你總是相護安妮的。

奧 不但我想我是能了解她，你可承認，你的見解對於陶冶一個年輕女郎的精神和人格，是不適合的。

但 我不承認那種話。我認爲普通一般養成青年女子的精神和人格的方法是對她說謊，但我卻反對時常使女孩子對我失信的那種謊話。

奧 安妮並沒有說那種謊話呀，卻克。

但 那她還有什麼別的用意呢？

奧 (看見安妮從屋裏出來) 希特非爾脫小姐來了，先生們。(他下了車，踱過那條路去，帶着一種自己知道自己是沒有在此必要的神氣。)

安 (走到奧克和但納之間) 早呀，卻克。我來告訴你，可憐的羅達又頭痛了，今天不能和你一塊出去坐汽車。這對於她是十分的失望，可憐的孩子！

但 你還說什麼，台維？

奧 當然你不要誤會啊，卻克。安妮對你是十分關心，甚至不惜用話來騙你。

安 你說的是甚麼意思？

但 你願意把羅達的頭痛醫好來嗎，安妮？

安 當然囉。

但 那麼你就把剛纔說的話告訴她；並且對她說我收到了她的信，讀了後兩分鐘，你才來到這裏。

安 羅達寫過信給你？

但 寫得十分詳細。

奧 不要理他，安妮，你是對的——十分對的。安妮不過盡她的責任罷了，卻克，你是曉得的，而且也是用最誠懇的方法哩。

安 (走過奧克和但納邊) 你真和愛呀，台維！多麼幫忙呀！多麼能了解呀！

(奧微笑)

但 唉，纏緊罷，你愛她，台維，是不是？

奧 她曉得我愛的。

安 別說難爲情罷，台維！

但 啊，我允許你，我是你的監護人；下一點鐘，我就把你託台維照顧，我現在要坐車子去轉一會。

安 不，卻克，我還要和你說羅達的事哩。立克其，請你回到屋裏去招呼你的美國朋友。他來得這樣早，媽媽累得很，她還要做完她的家事哩。

奧 我就去親愛的安妮。（他吻她的手。）

安 （多情地）立克其，狄克其，台維。

（他帶着一種有意味的飛紅的臉孔望了她一眼，然後走了。）

但 （直言地）現在你看安妮，這次是你把你自己弄壞了；要不是台維這樣熱烈地愛你，他一定會發現你是一個多麼不可救藥的說謊者哩。

安 你誤解了，卻克，我不敢把實話告訴台維。

但 不，你的勇氣總是用在相反的方面。你爲什麼告訴羅達說我太壞了，不配和她做朋友？現在你用那種可惜的方法把她的心弄壞了，我怎麼再能和她有合乎人情的正當的關係呢？

安 我曉得你是不會做壞事的——

但 那麼你爲什麼騙她？

安 我不得不。

但 不得不！

安 母親要我的。

但 （他的眼睛閃光）哈！我早就曉得了。母親要你終歸是母親！

安 這是因爲你那本可怕的小書。你曉得母親是多麼膽小的。一切膽小的女子都是遵守習慣的，我們也是要遵守習慣的。卻克，不然的話，我們會被人殘酷地討厭地誤解的。就是你是一個男子，也不能照你所想的說出去，而不引起人家誤解和討厭的。——是的，我承認我曾說你的壞話；但你要羅達同樣地被人誤解和被人討厭嗎？在她沒有長大，不能有判斷力的時候，讓她有這樣一種的待遇，這不是母親應該做的嗎？

但 那麼，一切人爲要避免誤解，就只有拚命地說謊，說人壞話，勸人做壞事，和以虛偽對人，那就是聽從你母親的結果。

安 我愛我的母親，卻克。

但 (激他發生社會的公憤) 你爲什麼緣故不把你的心當你自己的呢? 我反對青年人對於老年人那樣的卑劣的屈服! 試看看你所曉得的上流的社交界吧，她們主張做點甚麼? 一種熱烈的妖女的跳舞，那是甚麼? 可怕的一隊可憐的女孩子，每一個人都是在她所謂母親的那個譏嘲的、狡猾的、貪欲的、沒有幻想的、經驗愚劣的、心地污穢的、老太婆的爪下，那老太婆的責任就是污壞女孩子的心，把她賣給能出最高價錢的人，爲什麼這些不幸的奴隸們總是急速地就和人，也不管是老頭子或壞傢伙，結起婚來呢? 因爲結婚就是她們從那些惡老太婆那裏逃出來的唯一方法，那些惡老太婆在甚麼母親的責任、家庭的愛情的假面具之下，蘊藏着她們的自私的野心，對於那些年輕的女子們，要把她們取而代之以抱着嫉妬的念頭，這種事情是可怪的，因爲照着自然的法則，是父親照顧女兒，母親照顧兒子，父親和兒子，母親和女兒的法則，不是愛的

法則，那是革命的法則，是解放的法則，是青年有爲的人代替衰老疲憊的人的法則。我告訴你罷，成年男女的第一任務，就是宣佈獨立，說自己父親的權威的男子，算不得男子；說自己母親的權威的女人，是不適宜於爲自由國家生育新國民的。

安 (十分好奇的樣子望着他) 我想你將來可以認真地做點政治的事，卻克。

但 (大大的沮喪) 噢，什麼——(聚集全副精神) 那和我所說的話有什麼關係?

安 你說得多麼好。

但 說說你以爲不過是說說罷了。那麼，回到你母親那邊去，幫她毒壞羅達的思想，好像她已經毒壞了你的。一樣。養馴了的象總高舉幫了主人捕捉野象的。

安 我現在進步了，昨天我是一條大蛇，今天是一頭象了。

但 是的，你捲起鼻子去罷，我沒有什麼話可以對你說了。

女 你是這樣完全不講理，也不問實際的情形，叫我怎麼辦呢？

但 怎麼辦！打破你的鎖練。照着你自己的良心去行動，不要照你母親的。把你的心弄弄清潔，增加點毅力，試試享坐在汽車裏飛跑的趣味，不要在心裏藏着一種令人討厭的陰謀的申辯。和我一起去馬賽，經過阿爾其耳到比斯克拉克，一點鐘跑六十英里。如果你高興就去好望角，那纔可說是真正的獨立的宣佈。以後你可以寫一本關於這件事的書，那纔結果了你的母親，使你自已成爲一個女人。

安 (深思地) 我想那是沒有什麼害處的，卻克。你是我的監護人，你是拿我父親的意志來代表我父親的，沒有一個人可以說一句話來反對我們一起旅行。那是件很快樂的事，多多謝謝你，卻克，我願意去。

但 (愕然) 你願意去自然。

但 但是——(他一頓，完全嚇慌了；然後無氣力地回復過來) 不，請聽我說，安妮，要是那裏頭沒有害

處，那就沒有做的必要了。

安 你真可笑，難道你要危害我嗎，你要？

但 是的，那就是我提議的整個意思。

安 你是在說毫無義意的話，你該曉得罷，你決不會做甚麼事來害我的。

但 那麼，要是你不想給人危害，你就不要去。

安 (帶着坦白的誠懇的樣子) 是的，我願意去，卻克，因爲你要我去。你是我的監護人，我想我們應當多多會面，纔能彼此格外了解。(感謝的樣子) 你真想得週到，你的人真好，卻克，特別在我說了羅遠的事以後，還貢獻我這種有趣的旅行。你真正是好人——比你自己想的還要好哩。我們什麼時候動身？

但 但是——

(希特菲爾脫夫人從屋子裏出來，把他們的談話打斷了。那位美國先生伴着她，後面跟着藍斯敦和奧克台維。

赫克拖馬隆是個東部的美洲人；但他完全不

以他的國籍爲羞恥。這是使英國上流社會的人對他發生好感的原由，因爲以一個年輕的人，而對於顯然於己不利的事，能夠毫無隱諱，毫無掩飾地，十分勇敢的承認起來。他們覺得這明明不是他的過失，不應當由他來受過，所以對他特別的親切。他對於女子們的俠士氣的態度和他的高尚的道德信念，都是無所依據的，而又罕見的，這使他們有點不慣，也可說是他的一點小小的不幸處；雖然他的輕鬆幽默的氣質，如果不使他們迷亂的時候，（如他初來的時候那樣）會使他們感着有趣，但是他們仍不能不使他知道，他可以不必爲人家講述許多人們的逸事，除非那些故事是關於個人的或諷諷的，而且要使他知道那種雄辯的口才，在文化較低的社會裏，雖需要，而在他到來的這個社會裏是不需要的。赫克拖對這種見解是充分的不服，他仍然以爲英國人是易於把他們的愚蠢的事當作一種功績，把他們的各種無能當作是有禮貌的舉動。在他看

來，英國人的生活似乎是缺少一種訓育的修辭（這種修辭他稱之爲道德的腔調）英國人的態度是缺乏一種對女性的尊敬；英國人的發音像說 *World, Girl, Bird* 等等的語詞時，是失於太粗鄙；英國社會的談話是太無修飾，以至有時粗陋不堪；英國的交際是需要賭博，說故事，和其他的遊戲來聯絡鼓勵的，他覺得在他沒有渡大西洋以前，他已經苦心養成了第一流的態度，所以現在是不能再學得這些缺點了。他覺得英國人對這種教養和他們平常對一切其他的教養一樣，要不是完全不關心，就是抱着敬而遠之的態度，其實赫克拖的教養只不過是浸飽了三十年前由英國輸出去的文學，現在他又再輸入來，每遇到有談話機會的時候，就立刻解開包裹，傾談到英國文學，科學和藝術上去。他這種警語時常引起英國人的驚訝，愈使他相信他對於教育英國是有幫助的。當他看見別人並無惡意地談着法郎士和尼采的時候，他就纏夾着亞諾爾

德早餐桌上的專制的作者，甚至還說到麥舉萊。他到底是個虔誠的信徒，所以在和他討論道德問題的時候，他先以談諧不敬的口吻，把無心的人引他放棄了普通一般的尊神論，然後才追問着關於他的行為的理想的是否是創造正直的男子和純潔的女子的萬能的上帝的明顯的意志這問題上來，使他們茫然無從回答。他的人格純潔新鮮，和他的教養的絕對陳舊，使人難於決定是不是值得和他相談；因為和他做朋友的人的確是有愉快和鼓勵的，但從他那邊卻得不着什麼新的知識，特別是因他輕視政治，而且謹慎地不談商業方面的事情，在這點上大概是比他的英國的資本家的朋友們進步得多的地方。他和富於愛情的浪漫的基督教徒相處得很好，因此他和奧克台維間的友誼就發生了。

在容貌上看來，赫克拖是個生得很整齊的二十四歲的青年，有短短的修剪得很漂亮的黑髮，

秀麗的樣子，很好的眼睛，和令人喜歡的活潑的表情。他的服裝，從時髦的觀點看來，可說是毫無缺點。當他和希特菲爾脫夫人從屋子裏沿着車道走來時，他是竭力的裝着令人歡喜愉快的樣子，因此反而對希夫人的不善應付的智能，加了一種不能承受的負擔。要是一個英國人一定會讓她一個人去，自己甘受無聊和冷淡的命運；而這位可憐的太太所希望的就是讓她一個人去。再不，就讓她亂談些對她有趣味的事。

藍斯敦踱過去檢視汽車。奧克和赫克拖在一起。

安：（愉快地跳着到她母親那邊）啊，媽媽，你看怎樣？
安：（要他坐他的汽車到法國的尼斯去呢。這不，不是很快樂的事嗎？我是倫敦最幸福的人哩。
安：（失望的樣子）希特夫人反對的，我敢相信她是反對的。她是不是，藍斯敦？

安：我想那是一定的。
安：你不反對吧，是不是，媽媽？

希夫人 我反對！爲什麼我要反對？我想那是於你有益的，安妮。（快步跑過，但納那邊去）我想請你時常帶羅達出去跑跑，她在家的時候太多了，但是等你回來後再帶她去罷。

但 這樣說謊，要打入十八層地獄呀！

安 （急忙要分散別人對他的罵的注意）啊，我忘了，你還沒有會過馬隆先生哩。這位是但納先生，是我的監護人，這位是赫克拖馬隆先生。

赫 久仰久仰，但納先生。我想提議擴大到尼斯去的旅行團體，如果可以的話。

安 我們都去，是不是？

赫 我也有一輛很時式的汽車。如果羅賓孫小姐肯坐我的車子，那麼我的車子很願意供她使用。

奧 梵奧勒嗎！

（大家都感着窘促。）

安 （態度緩和的樣子）啊，媽媽，讓他們去談談安當。我要去收拾行裝哩。

（希夫人顯出昏亂的神色；但是安妮謹慎地

拉着她走了；她們轉過角向着屋子去就看不見了。）

赫 我想我能够得到羅賓孫的同意。

（大家繼續感着爲難。）

奧 恐怕我們必須留下梵奧勒在這裏罷。有種種的情形使她不能參加這樣的遠行呀。

赫 （感着有趣和有點不相信的樣子）太美國式了，很難道一位年輕小姐一定要有個女隨伴嗎？

奧 不是那回事，馬隆——至少不單是爲了那回事。

赫 真的，請問還有什麼其他的妨礙？

但 （不耐煩地）啊，告訴他罷，告訴他罷。我們總不能保守那個秘密，終歸每個人都會曉得的。馬隆先生，要是你和梵奧勒到尼斯去，你就是和別人的妻子去一樣。她是結了婚哩。

赫 （吃驚）你不要這樣說！

但 真的，你可以相信。

奧 （帶着莊重的神氣，恐怕馬隆會懷疑這是不美滿的婚姻）她的結婚現在沒有宣佈並且她希望

現時不要告訴人。

赫 我一定曾經重這位女士的意志。我可以魯莽地問一聲她的丈夫是誰嗎，因為我可以有機會和他商量這次旅行的事情。

但 我們也不曉得他是誰。

赫 (裝着非常疏遠的樣子) 要是那樣，那就不必說了。

(他們格外感着窘促，)

奧 你一定會以為這是非常奇怪的。

赫 有一點奇怪，恕我這樣說。

藍 (一半辯解，一半憤慨的樣子) 這位小姐是祕密地結婚的，似乎是她的丈夫不准她宣佈他的姓名，只有這一點是可以告訴你的，因為你很關心這位女士——啊——關心她奧勒。

奧 (同情地) 我希望這不是會使你失望的一點。

赫 (溫和地，又顯出親愛的樣子) 啊，這是一個打擊。我真不懂得怎麼一個男子能把他的妻子放在

這樣一種地位。真的那是少有的，沒有丈夫氣的，沒

有考慮過的。

奧 我們也和你一樣，抱有同感哩。

藍 (性急地) 那是沒有經驗的後生小子，不曉得這樣祕密起來，會發生什麼樣的誤會哩。

赫 (顯出強烈的道德的反感的神色) 我想也是如此。要不是年輕而且沒有常識的人做出這種行為來，是不能寬恕的。藍先生，你是採取一種寬大的觀點的。在我看來，是太寬大了。真的，結婚應該他一個男子高尚起來。

但 (嘲笑地) 哈哈！

赫 你那樣的高聲大笑，是不是表示不同意我的意思，但納先生？

但 (冷淡地) 那麼結婚試試看。你也許可以得到一時的快樂，但你絕對找不出甚麼高尚的地方來。男和女的最大公約數未必大過於單單男子的約數。

赫 但是在美國女子的道德心是比男子的高，而且女子的性情比較純潔是能提高男子的人格，使他

比從前更爲高尚。

奧（信服地）的確是的。

但 難怪美國的女子寧可住在歐洲，那是比一生站在祭壇上，受人崇拜，舒服得多哩。但是梵奧勒的丈夫是沒有變爲高尚的，那麼怎麼辦呢？

赫（搖頭）我不能像你那樣輕易的攻擊那個男子的行爲，但納先生總之，我不再多說了。不管他是誰，他總是羅賓孫小姐的丈夫，爲她的緣故，我是很願看得起他。

奧（感動的樣子，因爲他看出了赫的內心的煩惱）非常抱歉，馬傑，非常抱歉。

赫（感激的樣子）你真是好人，羅賓孫，謝謝你。但 談別的話罷，梵奧勒從屋裏來了。

奧 諸位先生，要是你們讓我趁這個機會和這位小姐單獨談幾句話，那真是感激之至。我可以聲明放棄這次旅行，那是一種困難的——

奧（喜歡避開去）不要多說了，來罷，但納，來罷，台維（他和奧克，但納二人經過汽車旁，駛到花園裏

去了。）

（梵奧勒從那條路走到赫克拖那邊來。）

梵 他們看着罷？

赫 沒有。

（她和他接吻。）

梵 你又爲了我說了謊罷？

赫 說謊形容不出的說謊。我說謊說得太過頭了。我說謊說得太高興了。梵奧勒，我希望你讓我坦白地承認了罷。

梵（立刻變爲嚴肅的和堅決的樣子）不，赫克，拖，你允許了我，不說出去的。

赫 好，我守約守到你說不要再守了的時候罷，不過我覺得太卑鄙了，對那些人說了謊，又否認自己的妻子，真是懦弱啊。

梵 我希望你的父親不是這樣不講理，那不是好麼。他不是不講理的。從他的立場來看，他是對的。他

對於中等階級的英國人抱有一種偏見。
梵 那是太可笑了。你知道，我是不歡喜對你說這種

話的，赫克拖，但如果我是——啊，好，沒有什麼。

赫 我曉得的，如果你是和製造辦公室用具的英國商人的兒子結婚，你的朋友們一定會以為這是不美滿的婚姻。可是我那位頭腦簡單的父親，正是世界上最大的製造辦公室用具的商人，他以為我雖和英國最完美的女子結婚，但如果那女子不是世家，我也會被趕出去。自然那是十分無理的。但是我告訴你，楚斯勒，我是不喜歡騙他的。我覺得好像我偷了他的錢一樣。爲什麼你不肯讓我說出去呢？

楚 我們還不能自給，所以還不能說出去。對於戀愛，你可以儘量的浪漫，赫克拖，但對於銀錢，你就不能如此。

赫 （一方面因溺愛妻子，一方面因惜富的高超的道德觀念）那真是英國人的說法。（衝動地對她說）楚奧勒，父親終有一天會發現的。

楚 噢，是的，以後自然會發現。不過現時我們會面的時候，不要每回都談牠罷，親愛的。你答應了我——

赫 好的，好的，我——

楚 （不能緘默的樣子）受隱飾的痛苦的是我不

是你。但是要我應付勞作和貧窮這一類的事，我可真不願。那是太討厭了。

赫 你可以不必。在我還不能自主以前，我可以和我的父親借錢；以後還錢的時候，同時也可以坦白承認這件事了。

楚 （又驚又怒）你是說要工作嗎？你要損害我們的結婚嗎？

赫 但是我並不想讓結婚來損害我的人品。你的朋友但納剛纔說到那件事，還譏笑我哩。並且——

楚 那個畜生！我恨卻克！

赫 （露達大度的）啊，他是對的，他只需要一位賢淑女子的愛情，那可以使他高尚起來。而且，他還提議坐汽車去尼斯旅行；我想要帶你去。

楚 真高興！

赫 是的，但我們要想個什麼辦法去呢？你曉得罷，他們已經警告我，不要和你去。他們很信任地告訴我，說你已經結了婚。那種非常信任的話，我真深以為

榮幸哩。

（但納回了斯脫拉扣回來。騎去他的車子那邊。）

但 你的車子很好，馬隆先生。你的技師已指點給羅先生看了。

赫 （熱烈地——忘情的樣子）我們去看，梵。

梵 （冷淡地，用眼睛警告他）你說什麼，馬隆先生，我沒有聽清楚。

赫 （覺悟過來）我要請你看美國的小汽車，羅賓孫小姐。

梵 我很喜歡去看。（他們一起向馬路走去。）

但 關於這次旅行，斯脫拉扣。

斯 （一心想着車子）噫？

但 希特非爾脫小姐恐怕要和我一起。

斯 我也這樣推測。

但 羅賓孫先生也是一個同伴。

斯 是的。

但 但是，如果你能够使你始終和我在一起，使羅先

生始終和希特非爾脫小姐在一起，那他會十分感激你哩。

斯 （注目向四周望了一下）不錯呀。

但 「不錯呀！你的祖父只會行注目禮罷。」

斯 我的祖父是行舉手禮的。

但 那麼，我要拿一金磅給你的和藹有禮的祖父了。

斯 大概只要五先令罷。（他離開車子，走近但納那邊）那位小姐的意思怎樣呢？

但 她是願意和羅賓孫先生在一起，正如羅先生顯意和她在一起一樣。（斯脫拉扣用着冷淡而懷疑的眼光望望他的主人；於是口裏吹着他得意的調子轉過車子那邊去。）停止那煩擾的聲音罷。你當牠是什麼意思呢？（斯脫拉扣鎖靜地繼續吹着那調子，一直到唱完。但納靜靜地聽他唱完，然後非常莊重地對斯脫拉扣說。）恩利，我曾經熱烈地贊成把音樂擴大到羣衆裏面去；但我反對你一提到希特非爾脫小姐的名字時，就要人來聽你的歌調。今早你也是這麼做。

斯 (頑抗的樣子) 因為這是一點也沒有用, 羅賓孫先生還是早點放棄好。

但 什麼緣故?

斯 緣故你是曉得什麼緣故的。固然, 這不關我的事,

但 你也不必來騙我。

但 我沒有騙你, 我的確不曉得什麼緣故。

斯 (快活而又含怒的樣子) 嘿, 是的, 不錯, 那不關我的事。

但 (動人地) 恩利, 我曉得雇主和技師之間應該怎樣保持相當的距離, 不應把我的私事來麻煩你。就是我們所訂的契約, 也是經過你們的工會承認的。但是你不要濫用你們的權利, 讓我來提醒你罷, 服爾泰 (Voltaire) 曾說過, 太過於無意義的話, 不能用口說, 卻可以拿來當歌唱。

斯 這不是服爾泰說的, 這是保馬謝 (Baumart-Hals)

但 喔, 我錯了, 自然是保馬謝。現在你似乎以為把難以出口的話, 就用口笛來吹。可是不幸得很, 你的口

笛, 雖然吹得很好聽, 可是聽不懂。哼, 沒有人要聽, 不論是我的高貴的親戚, 或是你那個討厭的工會裏的書記。恩利, 我們同是男子, 請你告訴我, 什麼緣故你以為我的朋友沒有得着希特菲爾脫小姐的希望?

斯 因為她追逐着別個男子呀。

但 胡說! 誰是別個男子?

斯 我!

但 你!

斯 你真的不曉得嗎? 是了, 但納先生。

但 (十分認真) 你是開玩笑, 還是當真?

斯 (一陣發怒) 我不是開玩笑。(更冷淡的樣子) 哼, 這是和你的鼻子生在你的臉上一樣的明顯。要是你還沒有注意到, 那你對於這方面的事情, 就大不內行了。(又鎮靜起來) 對不住, 但納先生, 但是以同是男子的理由來問我, 所以我也以同是男子的理由來告訴你。

但 (激昂地向天申訴) 那麼我——我是蜜蜂, 是

蜘蛛，是被看中了，的犧牲，是注定了的野味。

斯 我不曉得什麼蜜蜂或蜘蛛。但是被看中了，的犧牲，就是你，那是不會錯的。我可以說那也是對於你的一件快樂的事啊。

但 (很重大的樣子) 亨利斯脫拉扣，你的黃金時代來了。

斯 什麼意思？

但 到彼斯拉克的紀錄啊。

斯 (熱切地) 是嗎？

但 打破那紀錄罷。

斯 (達到他最高的目的了) 真的？

但 真的。

斯 什那時候？

但 現在，車子預備好了嗎？

斯 (畏縮的樣子) 但是你不能——

但 我們就去。先到銀行裏拿錢；然後到我店裏拿我的行李，然後到你的家裏拿你的行李，然後打破從倫敦到多佛 (Dover) 或到福克斯敦 (Folke-

stone) 的紀錄；然後渡過海峽直搗馬賽，直布羅陀，熱那亞 (Genoa)，以及無論那個碼頭，只要我們能

乘船去到談罕，默德教的國家，在那裏男子才能避開女子。

斯 再說下去！你是騙人。

但 (斷然地) 那麼你留着，如果你不去，我就一個人去。(他開車)

斯 (追他) 喂先生，等一等！慢慢走！(車子突向前進，他攀緣着上去。)

第三幕

(西班牙的西耳拉尼華達山(Sierra Nevada))

的晚上。褐色的起伏不平的斜坡上，有許多耕地的晚上。褐色的起伏不平的斜坡上，有許多耕地的晚上。褐色的起伏不平的斜坡上，有許多耕地的晚上。褐色的起伏不平的斜坡上，有許多耕地的晚上。褐色

從一條橫過小路的大道和通馬拉加(Málaga)

到格拉那達(Granada)的鐵路隧道的交叉點向北不遠的地方，是西耳拉的一個半圓形的窪地。從那個馬蹄形的廣端望過來，略向右手邊，巉巖的對面，可以看見一個怪誕的洞穴，其實是個荒棄了的石礦；左手邊有個小山丘，可以俯

瞰圍繞着半圓形窪地的左側，築有堤防，和遺有多少石子的拱門的大路。在山丘上有個西班牙人，或蘇格蘭人，在眺望着那大路，很像是個西班牙人，因為他穿着西班牙牧羊者的服裝，而且似乎他是住家在西耳拉尼華達山的，但是到底是十分像個蘇格蘭人。在通到那個石礦的洞穴去的斜坡下面，大約有十二個人，當他們悠閒地圍着一堆燒燼了的枯樹枝葉的白灰時，他們有一種神氣，覺得他們自己是用來顯映西耳拉山的動人的圓畫背景的人畫的匪徒。但從藝術的眼光看來，他們是不足入畫的；而這個山的忍受他們正如一隻獅子忍受幾個螞蟥子，一個英國警察或貧民救濟員看見他們時，是會把他們當作一羣挑選過的流浪人或身強力壯的乞丐的。

這樣的描寫他們完全不是藐視他們，無論誰留心觀察過游民，或參觀過貧民收容所裏的身強力壯的不能自立的貧民的，就會承認我們社會的失敗者不單是酒醉鬼和虛弱者了。其中有

些人是因爲不適於他們生下來時那個階級，所以也成爲失敗者。很確切的，能使受教育先生們成爲藝術家的那種特性，也能使未受教育的手工人成爲身強力壯的貧民。也有些人不能自助地墜入貧民收容所裏，是因爲他們堅決地不理社會的因習（在納稅者看起來，很明顯的，他們是難以捨棄的），這種因習是叫人做着極勞苦而報酬極微薄的苦工，艱難地生活下去，但當他宣佈他自己是個窮人，而走入貧民收容所裏時，他卻不必大大勞動，而可以在法律上得到救濟員給他的比他自已從勞動得來的更好的衣食。一個生而爲詩人的人，不願在股票經紀人的辦公室裏得一個位置，因爲於他的本性相反，寧願依賴着一個窮苦的女房東，或他的朋友和親戚，住在閣樓上挨餓；或一個太太，就因爲她是個太太，所以寧可過着極端痛苦的食客的生活，卻不願做個厨子或侍婢，這種人，我們都非常原諒。所以對身強力壯的乞丐，和變相的游牧式的流

浪人也同樣的可以給以這種原諒了。

而且，富於想像的人，如果要使他的生活可以過得去，那一定要使他有寫小說的閒暇，和能得道從事創作的地位。那種從事非技巧工作的階級，就得不到這種地位。我們是過分的虐待了勞動者；那麼，如果一個人拒絕受虐待時，我們沒有理由說他是拒絕做高尚的工作。在繼續我們的劇本以前，我們對這件事，要有個誠懇的態度，這樣我們才可以毫無僞善地來欣賞牠。如果我們是有理性，有遠見的人，那麼，五分之四的我們，就該爲了救濟的事，直到救濟員那邊去，把這個社會制度完全打碎，重新建立一個最有用的來。我們所以不這樣行動的理由，是因爲我們的行動，是像蜂和蟻一樣，完全靠了本能和習慣，而沒有把事情經過理智的考慮。所以假如有一個人，能够實行理智來考慮，而且對他自己的行爲，應用康德派的判斷，他忠實地告訴我們：「假如每一個人，都照我這樣行動，那麼，世界在實業上就

會改革起來，而奴隸和窮困就可以消滅，這種奴隸和窮困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每一個人都照你們那樣行動的緣故。那麼我們就應該尊敬那個人，慎重地考慮這種教訓，追隨他的模樣，這種人就是身強力壯，精神健全的乞丐。現在如果有一個紳士，盡力去謀得津貼或領乾薪的職位來代替掃除街道，也沒有人會非難他，因為倘使這裏有兩條路，一條是大部分依靠社會來生活，一條是社會大部分靠着他自己生活，那麼他在兩者之中去接受一種於他自身較大的災害，可說是最愚蠢的事情。

那麼我們就不能以偏見來輕視西耳拉山的流浪人，應該愉快地承認我們的目的——簡單的說，就是想做有資產的紳士的目的——是和他們的目的十分相同的，而我們的地位和方法的差異，不過是偶然的罷了。把他們無惡意地，親切而坦白地殺死一二個，也許這是聰明的辦法；因為那些二腳獸，正如那些四腳獸一樣，如果不

把牠們用鍊子鎖起來，不把牠們用口套套起來，那是太危險了，而且爲了要看守牠們，而花費了他人一生，那也是不公平的。但是社會既沒有這種勇氣來殺死牠們，所以，當社會發現了他們時，單單把苛責和屈辱，那些迷信的贖罪儀式加在他們身上來洩忿，然後加他們一個犯罪的高等資格而把他們釋放了；那麼，與其如此，不如把牠們放在西耳拉山去逍遙自在，放在一個發怒的時候，似乎會射殺牠們的首領的手中，倒也是好辦法。

這位首領坐在一圍人中間的一塊從石礦搬來的四方形的石上，他是個身材高大的人，生着個威武的鸚鵡式的鼻子，光澤的黑髮，垂下的尖尖的鬚鬚，向上的口鬚，裝出一種十分尊嚴的麥斯托菲利式（Mephistophelian 魔鬼式）的神氣，他所以裝作出這種神氣，也許因爲此地的風景比倫敦的庇加狄利街（Piccadilly）更容易擺架子，也許因爲這個人有某種的感傷，使他

生出種優雅的風度，唯有這種風度是能够收入意味悠永的繪畫的。他的眼和口一點沒有無賴漢的樣子，他有一種美妙的聲音和機警的智能，他是否真的是這些同伴中的一個最強者，但從他的外表看去卻是很像。他自然是食得最好，穿得最好，而且也最有訓練的人。雖然在這個西班牙的地方，但他仍舊說着英國話，而不覺得有點異樣，因為除了一個大概是爲了酗酒而致戕賊了身體的西班牙鬪牛師，和一個無可懷疑的法國人以外，其餘都是倫敦本地人或英國人，所以雖然在穿斗蓬戴闊邊帽的西班牙國境裏，他們大多數仍然穿着襪縷的大衣，羊毛的圍巾，戴着堅硬的半圓形的帽子和污穢不堪的咖啡色手套。只有少數的人，做效着他們首領的裝束，在闊邊帽的邊帶上插了一枝雄雞毛，穿着垂下到長統皮靴邊的寬大斗蓬，極力想裝成非英國化。他們沒有一個人是武裝的，有些不帶手套的人都把他們的雙手放入口袋裏去，因為照着他們國

家的信仰，以爲夜來了，把手露在冷空氣裏一定會受涼的。（其實那是一個爲明達的人所渴望的暖和的晚上。）

除了那個鬪牛的酒醉鬼以外，只有一個人可說是在三十三歲以上的。他是一個矮小的人，有赤色的鬚鬚，一雙沒有神的眼睛，和一副好像經濟困難的小商人一樣焦慮的外貌。只有他戴着一頂令人注目的高帽子，那帽子曾在每次六便士的特許的帽子修理店裏修理過，但愈修愈把原來的樣子弄壞了，而且給他弄上了些黏性的光澤，在落日之下輝映着。他有一條硬領和一副賽璐珞的硬袖，他的咖啡色的天鵝絨的反領大衣，仍然是很出客的。他是這許多同伴中的一個最傑出的可敬的人物，而且自然是四十歲以上，也許是五十歲以上的人了。他是站在首領右手邊的角上，面對着站在首領左手邊的三個打紅領結的人。三人中的一個是法國人，其餘兩個都是英國人；一個是好辯論的，嚴肅的，頑固的人，

一個是粗暴的，好搗亂的人。

首領把他斗蓬的一端莊嚴地投過他的左肩去，站起來向他們演說。那種鼓掌歡迎他的情形，可以表現出他是個得人歡心的演說家。

首領：朋友們，和諸位好漢；我在這個會上，有一種提議，我們現在已經費了三個晚上，在討論「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那一個最有個人的勇氣」的問題。我們已經把無政府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充分討論過了。無政府主義的主張雖然已由我們的無政府主義者充分說明了。但是無政府主義是什麼，他是不曉得的（聽衆大笑）——

無政府主義者（站起來）我有一點關於秩序問題的質問，孟多柴——

孟（強制地）不行，你上回質問秩序問題已經費了半點鐘。而且，無政府主義者是不講究秩序的。

無政府主義者（溫和地，有禮地，但堅持的樣子）這個人其實就是帶賽璐路的硬領和硬袖的那位可敬的長者。那是十分錯誤的。我可以證明——

孟 秩序，秩序。

別的許多人（叫喊着）秩序，秩序。坐下。主席！靜默！

（無政府主義者被克服了）

孟 在另一方面，我們中有三個社會民主主義者。但他們不和睦；他們提出了三個不同的而且相反的社會民主主義的見解。

三個打紅領結的人（第一個）主席先生，沒有那回事。我個人方面要聲明（第二個）那是說謊。我從沒有說過那種話。公正些，孟多柴。（第三個）*Je demande la Parole. C'est abs olument faux. C'est faux, faux, faux! Asses-s-s-s-sin!!!!!!*（我要求發言權。那是完全說謊。那是說謊，說謊，說謊！該——該——死——的人）

孟 秩序，秩序。

別的許多人 秩序，秩序，秩序，主席！

（社會民主主義者被克服了）

孟 現在我們把一切意見都容納起來。但是，同志們，到底我們大多數的人，既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也不

是社會民主主義者，我們不過是紳士們和基督教徒。

大多數人（吶喊着贊成）呵，呵！是呀，不錯！

粗暴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受着被制止的苦痛）

你不是基督教徒，你是猶太人，你是。

孟（裝着壓倒對方的莊嚴的態度）我的朋友，我是一個例外的。確我幸而爲猶太人，如果猶太民族

主義者需要一個領導者在牠歷史的聖地巴力斯

則（Palestine）召集我們的種族，我孟多柴一定

不是個落後的投效人（同情地鼓掌——呵，呵的

吶喊聲，）但是我不是個迷信的奴隸。我已經熟

讀了一切的信條，就是社會主義的信條也熟讀了；

雖然從某種意義上說起來，一做了社會主義者，就

永遠是個社會主義者。

社會民主主義者 呵！呵！

孟 但我是很聰明的，一個普通人——就說是普通

的土匪罷，因爲那不能稱做普通人（呵，呵！）——

並不是一個哲學家。只要有普通常識就夠了；就是

幹我們的行當，有普通常識也够了。那麼，我們到這
個爲摩爾人所讚賞的西班牙的最美麗的地方西
耳拉山來做甚麼呢？是來討論高深的經濟學的問題嗎？不是的，是來攔劫汽車，要獲得比較公平的財
富的分配。

乖戾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你記着，財富都是由勞動
而來。

孟（溫和地）那是無疑的。財富都是由勞動而來，

可是都被有錢的浪蕩子，在玷辱地中海的明媚的

兩岸的罪惡業中花費完了。我們現在攔劫那財富，

就是把財富重新流通於生產財富，而且最需要財

富的階級——勞動階級去。我們犧牲着我們的生

命和自由，實行着勇敢、忍耐、遠慮、節制的美德——

尤其是節制的美德來做這件事。我自己三天來沒

有吃過別的東西，只吃了點刺梨和烤兔肉。

乖戾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倔強地）我們也沒有

啊。

孟（激昂的樣子）難道我有多吃了一點嗎？

乖戾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不受感動的樣子）爲什麼你可以多吃？

無政府主義者 爲什麼他不可以從他的需要而取儘他的能力而出。

法國人（向無政府主義者揮着拳頭）Fumiste

（惡棍）

孟（用外交的手腕）你們兩位的意思，我都贊成。純種的英國強盜 呵呵！好啊！孟多柴。

孟 我以爲我們的彼此間大家應該以紳士來看待！只有在打仗的時候纔拿出非凡的勇氣來。

粗暴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嘲笑的样子）莎士比亞呵！

（小山丘上的牧羊者發出一種口噓聲。他跳去興奮地指着馬路的北面。）

牧羊者 汽車！汽車！（他衝下山來，參加到他們一起來，他們都站了起來。）

孟 武裝起來！誰有鎗？

乖戾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交一枝來福鎗給孟多

柴）鎗在這裏。

孟 釘子散在路上沒有？

粗暴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已散了兩盞斯。

孟 很好！（向法國人）跟我來，杜伐爾，如果釘子不濟事，你就開鎗打穿他們的車胎。他把來福鎗交給杜伐爾，杜跟着他上小山去。孟拿出一副小望遠鏡。其餘的人都急急跨過馬路，向着北方去，看不見了。）

孟（在小山上，打着望遠鏡）只有兩個人，一個賣本家和他的車夫。他們好像是英國人。

杜伐爾 Angliche! Aoh yosa, Coohonsi!（英國人啊，是的，豬羶！）（舉起鎗來）Faut tirer, n'est-ce pas?（開鎗罷，要不要？）

孟 不必，釘子已經戳穿了他們的車胎。車胎已經破了，他們停下來了。

杜（對其餘的人呼喊着）Rendez sur eux, nom de Dieu!（去捉他們來啊，喂！）

孟（吐責他的興奮）鎮靜點，杜伐爾，不要忙。他們

和平地捉了來了，我們下去接他們罷。

（孟多柴走下山丘，經過火堆，走向前去，但納和斯脫拉扭帶着坐車用的護目眼鏡，穿着皮大衣，戴着小帽子，從大路上被那班土匪帶上來。）

但 這位先生就是你們所說的你們的頭目嗎？他會說英語嗎？

相暴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自然他會。你以為我們英國人會讓討厭的西班牙人來指揮我們嗎？

孟 （裝着威嚴的樣子）讓我自己來介紹罷，孟多柴，西班牙山塞盟主（做出自登的樣子）我是一個土匪，我靠搶劫富人為生。

但 （敏捷地）我是一個紳士，我以搶劫窮人為生。握手罷。

英國社會民主主義者 呵，呵！
（大家都笑起來，很快活。但納和孟多柴握手。）

土匪們退回他們原來的位置。）
但 呵！我到了什麼地方來了？

但 （介紹他）這位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車夫。

乖戾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疑惑地）那麼，到底是那一個朋友，還是車夫？你要曉得，那是完全不同的。

孟 （解釋的樣子）要是一個朋友，我們就要暗款一個以車夫為業的，就可以自由通過這幾座山。而且要是他肯接受的話，他還可以分一點他主人的賄款呢。

斯 噢，那是獎勵我下次再來這裏的。那麼，等我來考慮一下。

杜 （鹵莽地衝過斯脫拉那邊）non frere，（我的朋友）（他狂喜的樣子抱着斯，吻他的雙頰。）

斯 （討厭的樣子）喂，走開去，不要這個樣子。請問你是誰？

杜 伐爾，社會民主主義者。
斯 呢，你是個社會民主主義者，是不是？

無政府主義者 他是說他自己的權利已經賣給議會裏的騙子和小資產階級了。妥協！那就是他的信條。

杜 （大怒）我懂得他說什麼。他說小資產階級。他

說妥協。Jamais de la vie! Misérable menteur——

（我從來沒有說過無恥的說謊鬼。——）

斯 看罷，孟塞主，這一類的傢伙你帶了幾多到這裏

來？我們是來這座山作一種快樂的旅行呢，還是來

參加社會主義者的集會的？

大多數人 不錯，不錯，靜一點，不要響，坐下。（社會民

主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都匆忙的向後退。斯脫

拉扣滿意地看了這種情形後，坐在孟多柴的左邊，

但納坐在他的右邊。）

孟 要吃點什麼東西嗎？燒兔和刺梨——

但 謝謝，我們已吃過飯了。

孟 （向他的夥伴）諸位，今天的事情已經做完了。

你們去罷，明早再來。

（土匪們懶洋洋地分做幾組散去了。有些走

進洞裏去，有些在露天坐着，臥着。少數的人拿出

一副紙牌，向着大路走去；因為現在是星光之夜

了；他們曉得汽車上有燈，可以開亮來照着玩

牌。）

斯 （在後面叫他們）你們不要去玩車子，聽見嗎？

孟 不必擔心，車夫先生，我們第一次撈來了一輛車

子，就懲戒過我們了。

斯 （有趣的樣子）怎樣的？

孟 我們三個勇敢的同志，不懂得停車，一直開到格

拉那邊，在警察局對面傾覆了，所以以後要是沒有一

個車夫，沒有人敢動車子的。我們安心談話，好嗎？

但 自然好。

（但納，孟多柴，斯脫拉扣，坐下火堆旁的草地

上。孟多柴審慎地放棄他的塞主的尊嚴——放棄

坐在塞主的寶座那塊四方形的石上的特權，他也

和這兩位客人一樣坐在地上，不過背靠着那石塊

罷了。）

孟 西班牙的習慣總是把事情放在明早再辦。其實

就是你到的時候，也已經過了辦公時間了。不過，假

使你願意立刻解決贖款的問題，我可以聽你的。

但 就是明早也可以。我很富有，可以付得出相當的

款子。

孟（曾敬的樣子，被這個自認大大地感動）你是個非常的人，先生。我們的客人常是說他們自己是窮得可憐的。

何 笑話！窮得可憐的人，就不會有汽車了。

孟 我們也就這樣對他們說啊。

但 好好的款待我們，我們沒有不報答的。

孟 要曉得，刺梨和燒兔是不行的啊。不必說自然還有更好的東西的。

孟 有現錢可以買得葡萄酒，小山羊肉，牛奶，乳酪和麵包。

斯（親善地）現在才說得不錯。

但 請問你們這裏都是社會主義者嗎？

孟（否認這個屈辱的誤解）啊，不，不，實在告訴你，沒有這種事。關於現在分配財富的不公，我們自然抱着現代社會主義的見解，否則就會失去了我們的自尊心。但是除了二三個好事者以外，不會令你感覺到異樣的。

但 我的意思不是說這是不名譽的事。其實，我自己

也有一點社會主義者的氣味哩。

斯（冷淡地）我看到多數有錢的人是這樣的。

孟 十分對。這種東西也傳到我們這裏來了。那是在這世紀裏很流行的。

斯 社會主義一定會擡頭起來，如果你們這般人也喜歡牠的話。

孟 那倒實在的，先生。一種運動如果祇限於哲學家和高尚的人去領導，那永遠不會有實際的政治勢力；因為這些人太少了。一種運動如不能夠傳播到土匪間去，那就永遠不能希望有大多數的政治力量。

但 但是難道你們土匪們不如普通的公民正直嗎？

孟 先生，我坦白地對你說罷，土匪的行為是變態的。變態的職業吸收兩種階級一種是夠不上過普通小資產階級的生活，一種是太過分。我們都是沉淪和浮泡。先生，沉淪是非常醜陋的，浮泡是非常綺麗的。

斯 小心點！不要給沉淪聽見了。

孟 那沒有關係，每一個土匪都以為自己是浮泡，同時就聽人說別人是沉滓。

但 啊！你是一個聰明人。（孟多柴點頭，表示謝意。）

有一個唐突的問題，不知道可以問嗎？

孟 不必顧慮。

但 像你這樣天才的人，只吃點燒兔和刺梨，來管理

這樣一批人，不是太不算嗎？我看過許多人，既沒有那種天才，也沒有那樣正直，反而在倫敦的蘇維

多飯店吃着肥美的肝臟和香檳酒。

孟 笑話！他們都曾有吃過燒兔的一天，正如我總有

在蘇維愛飯店的一天一樣。真的，我曾經住過那裏

——做過侍者哩。

但 做過侍者你真叫我吃驚！

孟 （回想的樣子）是的，我，西耳拉的孟多柴，是從

前的侍者。恐怕那就是我所以成為世界主義的原

因罷。（忽然緊張的樣子）要把我的經歷告訴你

嗎？

斯 （擔心的樣子）要是不十分長的話，老朋友——

但 （打斷他的話）嗨，你是個俗物，亨利，你沒有浪漫史。（向孟多柴）你十分引起我的興趣，塞主，不要理亨利，他不要聽，可以睡覺去。

孟 我愛的女子——

斯 哦，那是戀愛的故事，是不是很好，講下去罷，我就

怕你要講你自己。

孟 我自己！因為她，我自己才墮落了；那就是我所以

會在這裏的原因。那倒不要緊，為着她，我肯犧牲一

切。我敢說，她有最美麗的頭髮；那是我從來沒有見

過的。她有幽默的氣分；她有聰明，她會煮很適口的

菜；她的緊張的情緒使她心神不定，變化莫測，反極

無常，殘忍冷酷，總而言之，她的一切是會令人神魂

顛倒的。

斯 除了會煮菜之外，真好像價值六先令的小說中

的女子。她的名字是格雷斯司勃蘭特琴納特夫人，

是不是？

孟 不是，先生，她不是一位伯爵的女公子。英國的貴

族小姐，我已經從亞鉛版的複製照片上認識得很清楚了；我敢忠實地說，爲了她的一笑，我不惜賣掉田地，體面，職業，衣服，頭銜，和所有的一切。可是她是一個平民，一個勞動者，要不然——讓我回你一句唐突的話——我也輕視她了。

但 十分對。那麼她接受了你的愛沒有？

孟 要是她接受了，我又怎麼會到這裏來呢？她反對嫁給一個猶太人。

但 爲了宗教的緣故嗎？

孟 不，她是個自由信仰者。她說每一個猶太人的心裏都以爲英國人的習慣是污穢的。

但 （警異地）污穢！

孟 那可以見得她對於世故，有充分的認識；因爲那是十分正確的。我們的過細的衛生條理，使我們時常過分的輕視別國的國民。

但 你有聽過這種話嗎？亨利？

斯 我會聽我妹妹說過。她從前在猶太人家裏做過廚子。

孟 我不能否認這種話；我也不能消滅她腦裏的這

個印象。任何別的不滿意，我倒可以設法消除。但是沒有一個女子是能忍受人家懷疑她身體污穢的。我的請求，終歸無效，她時常反駁我，說她不配嫁給我，同時勸我娶那個最討厭的酒吧間的侍女，名叫麗貝卜拉柴雷司的。我說要自殺，她就送給我一包毒臭蟲的藥粉。我暗示着要殺人，她就會發神經病了。那麼我只好像現在活着，遠走美國，這樣纔能使她安心睡覺，不致夢想到我會偷偷地跑上樓去殺死她。我去到美國的西部，碰到一位男子，他爲了攔劫火車，警察正要捉他，他又有在歐洲南部攔劫汽車的念頭，這種念頭對於一個不顧死活的和失望的人是十分歡迎的。他給我介紹了幾個幹這種事業的資本家。我就組織了一個團體；現在的事業就是這種結果。因爲在腦力和在想像力上，猶太人常常是做首領的。所以我就做了首領。但是我雖然十分可以誇耀我的種族，我卻寧可犧牲我所有的一切，而做一個美國人。我真像個小孩子，我把她的

名字刻在樹上，把她的縮寫名畫在草地上。要是我孤獨無人的時候，我就臥在地上撕着我的討厭的頭髮，呼喊着魯易莎！

斯（嚇了一跳）魯易莎！

孟 這是她的名字——魯易莎——魯易莎斯脫拉扣——

但 斯脫拉扣！

斯（非常憤怒地用膝跪立起來）喂，魯易莎斯脫拉扣是我的妹妹，曉得嗎？你把她像這樣地亂講，是什麼意思？她和你有什麼關係？

孟 那真是個戲劇式的巧合！你是恩利，是她親愛的哥哥！

斯 啊，你叫恩利？你為什麼亂叫着我的名字和我的妹妹的名字？我真要把你這個蠢東西，刺上兩針。

孟（非常鎮靜地）如果我讓你這樣做，你肯答應我以後把這件事向她誇耀一下嗎？因為這樣她就會想起她的孟多柴，我所希望的也就是如此而已。

但 這是真心的話，亨利，你應該尊重牠。

斯（大怒）恐怕是懦弱罷。

孟（跳起來）懦弱？少年人，我是出身於一個有名的拳術家，你的妹妹是曉得的，你無論怎樣攻擊我，只好像一個搖籃車碰一輛汽車一樣。

斯（心裏有點怕，但裝出不怕一切好鬪的神氣，站了起來）我不怕你。只是魯易莎魯易莎，斯脫拉扣小姐，就够對付你了。

孟 我希望你能够勸她這樣想。

斯（激怒了）來——

但（很快的站起來調停）喂，亨利，就是你打得過塞主，也打不過西耳拉山，全賽的人。坐下來，客客氣氣罷。一隻貓也可以看看皇帝，就是土匪的首領也可以看看你的妹妹。這一類門閥的驕傲已經不台時宜了。

斯（制服了，但是還怨恨着）他要看看。但他為什麼說我的妹妹也會看他呢？（勉強地重復坐下草地上）聽他說起來，好像我的妹妹和他很相好的樣子。（他把背向着他們，使自己安靜起來，要睡

的樣子。

孟 (向伯納，態度變爲更親熱了，因爲這時候其餘的人都睡了，在這個山裏邊靜寂的星光之夜，他覺得實際祇有一個同情的聽者) 她就是這樣子，先生的智識已經進到了二十世紀，但她的社會的偏見和同族的愛慕卻回復到中古的黑暗時代去。啊，先生，莎士比亞的話似乎真適合我們的情感啊！
像莎士比亞戲劇中的

我愛魯易莎：

總合四萬同胞愛的量

還比不上我的數。

等等的話其餘的我記不起了。如果你願意，你就叫勃顯狂也罷——愚蠢也罷。我是個能幹的人，努力的人，過了十年，我也可以開一間頭等的飯店。我那時就可以和她會面了，哼——你看——我現在是一個土匪，一個被棄的人，就是莎士比亞也不能正確地寫出我對於魯易莎的情感。讓我念幾行我自己爲她寫的詩來給你聽罷，雖然那也許很少文學

的價值，但是那些詩表現我的情感，卻比任何胡駁的詞句都好得多了。(他拿出一包用飯店的賬單亂塗着的手稿，跪在火邊，察看着那些賬單，用樹枝撥火，使他發起光來。)

但 (鹵莽地拍他的肩頭) 把牠們放在火裏燒了罷，塞住。

孟 (嚇了一跳) 嘎？

但 你爲了單戀而把你的事業犧牲了。

孟 我知道的。

但 你不知道。如果一個人真的知道他在做甚麼，他是不会犯這樣一種罪惡的。你怎麼會環顧着這莊嚴的山丘，仰望着這崇高的天空，呼吸着這清新的空氣，怎麼談吐時又像個住在勃隆司，貝閣樓上的落拓文人呢？

孟 (搖頭) 如果對這裏的新奇已經陳厭了，那西耳拉也不至於好過勃隆司。不過，這些山會令你夢想着女人——有美麗頭髮的女人。

但 總而言之，夢想着魯易莎。可是這些山都不能令

我夢想着女人朋友。因為我是不談戀愛的。

孟 到明早再誇口罷，先生。這裏是個奇妙的做夢的地方。

但 那麼，我們看罷，明天見。（他躺下，裝出要睡的樣子。）

（孟多柴長嘆一聲，效他的樣子；兩耳拉有短時間的靜寂。不久孟多柴忽然坐起來，請求地向

但 納說——

孟 在你沒有睡以前，讓我念幾行詩給你聽罷。我很喜歡聽你對我的詩的批評。

但 （半睡的樣子）念罷，我聽着哩。

孟 我初次會是你，在聖靈降臨節

魯易莎，魯易莎——

但 （興奮起來）寨主，魯易莎是個十分美麗的名字，但是實在不能和聖靈降臨節叶韻。

孟 自然不叶韻啊，魯易莎不是叶韻，是疊句啊。

但 （平靜下去）噢，疊句，對不住，念下去罷。

孟 也許那兩句你不大喜歡，我想這幾句你會喜歡

點罷。（他用深長柔頓的調子慢慢地朗吟）

魯易莎，我愛你。

我愛你，魯易莎。

魯易莎，魯易莎，魯易莎，我愛你。

一名一詞造成我的音樂，魯易莎。

魯易莎，魯易莎，魯易莎，我愛你。

孟多柴，你的愛人，

你的愛人孟多柴，

孟多柴，生為敬愛魯易莎，

此外別無留戀，孟多柴。

魯易莎，魯易莎，孟多柴，敬愛你。

（興奮起來）這種名字產生幾句美麗的詩不算過分罷，魯易莎真是個十分美麗的名字，是不

是？

（完全睡着的樣子，只有微弱的呻吟聲答着）

啊，要是你是，魯易莎，

孟多柴的妻子，

孟多柴的妻子，

那就是孟多柴的魯易沙，魯易沙孟多柴。

魯易沙的孟多柴，一生多麼幸福啊！

他渴望魯易沙的愛的苦痛是如何的解除
了啊！

這是真正的詩——從內心發出來的——從內
心的內心發出來的。你以為會感動她嗎？

（沒有回答）

（由他睡去）也睡着了。世人看去仍當是打油
詩，我看真是天上的音樂！我這樣的真情流露我
真是個獸子（他顯出要睡的樣子，口裏喃喃念
着）魯易沙，我愛你，我愛你，魯易沙，魯易沙，魯易
沙，魯易沙，我——

（斯脫拉扣發着鼾聲，翻過身來，又睡着了。靜
寂籠罩了西耳拉，夜色愈深了。火堆重復熄滅，下
去變為白灰，不再發光了。山峯十分黑暗，對着
星光的穹蒼，但是現在星光也暗淡而至漸漸消
滅了；天空似乎從宇宙偷偷地溜開去。沒有什麼
東西來代替西耳拉山，什麼地方也沒有。沒有天

空，沒有山峯，沒有光，沒有聲，沒有時間，沒有空間，
一切皆空。忽然在什麼地方來了一道白光，伴着一
種微弱的顫動的營營聲，好像是種幽靈的梵
啞鈴，奏着不斷的音調，乘着這種低音而起的就
有一對幽靈的梵啞鈴。



在白光的空虛中顯出一個男子，一個無形體，
但又可以看見的男子，十分奇怪的，他是坐在虛
無飄渺之中。音樂聲傳過他旁邊的時候，也撩起
頭來。然後他長嘆一聲，十分沮喪地又垂下頭去。
那梵啞鈴挫氣地在失望中消沉下去，最後為一
種不可思議的吹奏着的樂器所發出的嗚咽聲
所消滅了，那個音——



那是十分奇怪的。一個人能够辨認出那是意大利名音樂家莫柴特 (Mozart 1756—1791) 的曲子，由這種暗示，和藉着那白光中閃出的紫

光的幫助，可以看出那男子是穿着十五六世紀西班牙貴族穿的衣服。自然那是董賢；但是從那裏，爲什麼，怎樣來的呢？而且，現在雖然爲他的帽邊遮掩着，但只要略一擡頭，就可以看出是奇怪地有但納的面影的，他有比但納更喜歡批評更嚴酷和更美好的面孔，有更蒼白和更冷淡的面色，沒有但納的性急的輕信和熱情，也沒有一點現在富人的俗氣，但仍然很像但納，甚至可說是同一個人。他的名字也是叫董賢特諾利 (Don Juan Tenorio) 就是英語的約翰但納 (John Tanner)。我們從二十世紀和從西耳拉山到了甚麼地方來了呢？

空中又起了一道光，這次不是紫色的，而是令人不快的黑黃色的光。同時一陣低沉的幽靈的短笛聲奏出無限悲哀的調子。



黃色的光移動着，有個變音的無齒的老嫗在虛空中徘徊着；她的服飾，是人家猜想得到的，穿着某種宗教的粗織的褐色僧服。好像黃蜂般在沒有盲撞到他所尋求的同伴時，急急忙忙的飛着。她慢慢地失望地徘徊着。這位可憐的老太婆帶着使心裏滅除苦痛的啜泣，忽然看見了這男子，用她乾澀的不愉快的聲音對那男子說，那種聲音雖然顯出受了痛苦的样子，但依然可以顯露出驕傲和決意的意味。

老嫗 對不住，我太寂寞了，這個地方又這樣的可怕。
董賢 是個新來者嗎？

老嫗 是的，我想我是今早死的，我已懺悔了；我也行過臨終塗油禮；我在牀上，家裏的人在我不旁邊；我的眼睛注視着十字架上，然後眼睛漸漸黑了；等到光回到眼中時，那個光在行路的時候也看不見東西的。我在這可怕的孤獨中也已徘徊了幾點鐘了。

董賢 (嘆氣) 唉！你還沒有失掉時間的感覺哩。一個人到了這個永遠的世界裏，是立刻會失去那種感覺的。

老嫗 我們是在什麼地方呢？

董賢 在地獄裏。

老嫗 (驕傲地) 地獄！我在地獄裏！你怎麼敢說這種話？

董賢 (平和地) 爲什麼不敢，太太？

老嫗 你不曉得你是在對誰講話。我是一位夫人，而且

是教會的信女啊。

董賢 我相信你是的。

老嫗 那麼我怎麼會到地獄裏來呢？恐怕是濫罪所賜，因爲我不是個完人，誰又是完人呢？但是地獄，你是在說謊罷。

董賢 是地獄啊，太太，我實在對你說；是地獄裏最上等的地方，也是最寂寞的地方——雖然恐怕你是

寧可在有伴的地方吧。

老嫗 但我已誠意地悔過了；我已經懺悔了——

董賢 懺悔到怎麼樣？

老嫗 懺悔到超過我實在所犯的罪過；我是喜歡懺悔哩。

董賢 唉，懺悔得太多也許和懺悔得太少一樣不好罷。但是無論如何，太太，或者是人家弄錯了，或者是有意，使我和你一樣墮入地獄裏來了！現在除了安心在此以外，沒有別的辦法了。

老嫗 (憤慨地) 啊！那麼我做人做得壞點好了！我做的一切好事都自做了！這是不公平的。

董賢 不，你在世上，人家已經對你充分地明白地警告過了。你的惡行是可以由代人贖罪的事，不必受公正的裁判而得到慈悲的寬恕。你的善行，是要得到公正的裁判而沒有慈悲的寬恕，我們這裏善人多着哩。

老嫗 你從前也是個善人嗎？

董賢 我從前是個殺人犯。

老嫗 一個殺人犯啊！他們怎麼敢送我跟殺人犯爲伍呀！我沒有那樣壞，我是一個善婦人。那一定有

點弄錯了，我到什麼地方去糾正過來呢？

董賢 不知道這裏的錯誤可不可以改正。恐怕他們就是做了一個錯誤，他們也是不承認吧。

老嫗 但是我可以去問那一個呢？

董賢 我有事，總是問惡魔，太太他對這裏的情形，比我熟悉得多哩。

老嫗 惡魔！我去和惡魔說話！

董賢 在地獄裏，惡魔是上層階級的領袖哩。

老嫗 我告訴你，你這個壞蛋，我曉得我不是在地獄裏。

董賢 你怎麼會曉得。

老嫗 因為我不感覺到痛苦。

董賢 啊，那麼是沒有錯誤了，你是被人有意地墮入地獄裏來的。

老嫗 你說那種話是什麼意思？

董賢 太太，因為地獄是為惡人而設的。惡人在這裏是覺得很舒服，因為地獄是為他們纔有的啊。你告訴我，你不感覺痛苦，所以我可以斷定你也是其

中的一人，地獄就有了那些人才存在的啊。

老嫗 你也不感覺痛苦嗎？

董賢 我不是一個惡人，太太；所以地獄使我煩厭，煩厭得不能形容，不能相信。

老嫗 不是一個惡人！你說你是一個殺人犯。

董賢 只有在一回決鬥時，我用我的劍刺一個老人，老人也想用劍來刺我。

老嫗 如果你是位紳士，那自然不是殺人。

董賢 老人說是殺人，因為他說他是保護他女兒的名譽。他以為我引誘他的女兒，我告訴她我愛她時，她就喊了起來；於是老人罵了我以後，還想要殺我。

老嫗 你也和一般人一樣，都是些放蕩者，殺人犯，都是，都是！

董賢 但是你也會來和我們相會呢，親愛的太太。

老嫗 聽我講，我的父親就是被像你這種壞蛋殺死的，就是在這樣一種決鬥時，也就為了這樣一種原因，我叫喊起來，那是我的責任。我的父親要刺死害我的人，是因為他的名譽需要如此。他倒下去，那是

他重名譽得來的報酬。你告訴我，我現在是在地獄裏，那是我守義務得來的報酬。到底天國裏有沒有什麼正義？

董賢 沒有；但在地獄裏是有正義的，因為天國不管這種無聊的人間的私事。你在地獄裏是受歡迎的，太太。地獄是名譽、義務、正義和其他七種可怕的美德的故鄉。地上的惡事都是藉這種美德的名義而犯的，要得到牠們的報酬。不是在地獄裏，又是在什麼地方呢？我不是告訴過你，真正墮入地獄的人是那些在地獄裏感覺快樂的人嗎？

老嫗 那麼你在這裏感覺快樂嗎？
董賢 （跳起來）不，這就是使我百思不解的謎。我為什麼在這裏呢？我是放棄了一切義務，踐踏了一切名譽，犧牲了一切正義的我！

老嫗 啊，誰來管你為什麼在這裏？我為什麼在這裏？我爲了婦人的美德犧牲了一切嗜好的我！
董賢 忍耐點，太太，你在這裏會感到十分快樂和舒適的。有位詩人說過：「地獄是像西維爾一樣的城市。」

老嫗 快樂！這裏在這裏，我很平凡，在這裏我很不重
要！

董賢 完全不是，因為你是個貴婦人；貴婦人所在的地方就是地獄。不要驚異，不要害怕，你會在這裏找到一個貴婦人所期望的一切東西，並且有很喜歡侍候人的惡魔來侍候你，而且爲了尊重他們的服務起見，會把你看得很重要——那是最好的侍僕。

老嫗 我的侍僕是些惡魔，
董賢 你有過不是惡魔的侍僕嗎？

老嫗 從來沒有；他們都是惡魔，完全是惡魔。但是那不過是一種比喻罷了。我想你所說的這裏的侍僕都是真的惡魔罷。

董賢 就像你不是真的貴婦人一樣，那些不是真的惡魔。這裏沒有真的東西，這就是墮入地獄的可怕。

老嫗 啊，這完全是瘋狂。這比火燒蟲蛀還壞哩。
董賢 對於你也許有安慰的地方。譬如，你從暫時的世界到這永久的世界來的時候，是多大年紀了？

老嫗 不要問我多大年紀罷——似乎我是個過時的東西哩。我是七十七歲了。

董賢 那是很高的年齡了，太太。但在地獄裏老年紀是不受寬容的，因為太過於現實了。在這裏我們是崇拜「愛」與「美」的。我們的靈魂既然完全被定了罪，所以我們就要培養我們的心。一個七十七歲的老婦人，在地獄裏一定得不到一個相識的人的。

老嫗 我要怎樣才能補救我的年紀呢？

董賢 你忘記了，你已把你的年紀留在那個暫時的世界上了。你現在不是七十七歲，也不是七歲，或十七歲，或二十七歲。

老嫗 胡說！

董賢 試想一下，太太，當你活在世上的時候，這不也是不真實的嗎？當你七十歲時，難道在你皺皮白髮的內面，也真的比你三十歲的時候更老嗎？

老嫗 不，更年青，在三十歲的時候，我真是個傻子哩。但是內心雖然年青，而外貌老了，還有什麼用呢？

董賢 你要曉得，太太，外貌不過是個幻象。你的皺皮欺騙了你，正如許多頭腦遲鈍意志薄弱的十七歲的喬女子一樣，雖有豐腴光滑的皮膚，不也欺騙了她的年紀嗎？但是在這裏我們是沒有身體的，我們所以互相看見有身體的，那是因為在我們活着的時候學來的互相想像着那種形象罷了。現在我們仍然那樣想着，不曉得其他的想法。但是我們能夠隨我們的所欲變成什麼年紀，你只要想要你過去的無論那一年的容貌回來，那容貌就會回來的。

老嫗 那是不會有罷。

董賢 試試看。

老嫗 我要十七歲！

董賢 慢慢。在你沒有決定以前，我還是告訴你罷。這種事情也是要適合時式。有時我們也熱望十七歲，但那是不會永遠的。在現在最流行的年紀是四十歲——或者說是三十七歲，但是這種流行又快要變化了。要是你是在二十七歲時是最好看的，那麼，我想你就試試那種年紀，造成一種新的流行罷。

老嫗 你說的話，我一句也不能相信。但是就是二十
七歲罷。（剎那間，老婦人變爲年青的女子，而且很
美麗，她的暗淡的黃色的身後的光輪忽然光輝起
來，會令人誤會她是安妮·希特菲爾脫）

董賢 烏羅安娜夫人！

安娜 怎麼你認識我！

董賢 恐怕你忘記了我罷！

安娜 我看不清你的面貌。（他舉起他的帽子）董賢
賢特諾利瑟棍啊！你殺我父親的！就到了這裏你還
追隨我。

董賢 我不是來追隨你，讓我走開罷。（要走的樣子）

安娜 （拉住他的手臂）你不要留我一個人在這
種可怕的地方啊。

董賢 倘使你不當作我是追隨你，那我就留在這裏。
安娜 （放他）你自然會奇怪我怎麼能容許你在

我的面前，我的親愛的，親愛的父親！

董賢 你想會見他嗎？

安娜 我的父親在這裏！

董賢 不，他是在天國裏。

安娜 我曉得的。我的高尚的父親！他現在正在俯視
我們哩。他要看到他的女兒在這裏，而且和殺他的
人在談話，他會作何感想哩！

董賢 但是，要是我們要會他——

安娜 我們怎樣能會他呢？他是在天國裏。

董賢 他時常下來看我們。天國使他非常的厭倦。所
以讓我先警告你，假使你會見他時，你如果說我是
殺他的人，那會非常的震怒。他以為他是比我高
明的一個劍手，如果不是他的腳滑了一交，他一定
會殺了我。他這話自然是對的，我不是一個好劍手。
我對這一點，從沒有爭論過，所以我們成了很好的
朋友。

安娜 軍人誇耀他的劍術，並不是不名譽的。

董賢 也許你還是不要會他的好。

安娜 你爲什麼說那種話？

董賢 噢，在這裏，大家都有這種感覺，你也許記得，在
世上所認識的人，即使是我們最喜歡的，而一死了

之後，就和他們斷絕了關係，我們也常常感覺滿意。

——雖然我們從來沒有說出來。

安娜 怪物！沒有這回事，沒有這回事。

董賢 （心氣平和地）我看你也了解這種感覺罷。

是的，喪禮總是穿着黑色服裝的，尤其是親戚的喪禮。但無論如何親屬的關係，在這裏是不維持下去了。你的父親對於這點是十分習慣了，所以他期望他對他有什麼關心。

安娜 壞蛋，我要一生為他穿着喪服哩。

董賢 是的，這和你很適合。但是一生的服喪是一回事，永久的服喪又是一件事。而且，你在這裏是和他一樣的死了。一個死人替別個死人穿孝，世上還有更可笑的事嗎？不要聽了這句話就駭怕，親愛的安娜，也不必吃驚，在地獄裏也有許多欺騙哩。（實在的，這裏除了欺騙以外，就沒有別的東西。）但是死亡、年紀和變化的欺騙是沒有了，因為在這裏我們都是死了，而且都是永久的了。你不久就會知道我們的情形。

安娜 那麼，一切的人都叫我做他們的親愛的安娜嗎？

董賢 不，那是我脫口說出來的。對不住。

安娜 （十分深情地）賢，你從前對我那種不合禮的行爲，難道是真的愛我嗎？

董賢 （不耐煩地）啊，請你不要再談愛罷。在這裏他們只是談愛——愛的美，愛的神聖，愛的精神，還有愛的種種——請你原諒我，這個愛使我够討厭了。他們不知道自己在談些什麼，我是知道的。他們以為他們已經達到了最完美的愛，因為他們是沒有肉體了。純然是個怪想吧！

安娜 難道就是死了，也沒有弄清潔你的靈魂嗎？難道就連我父親的石像，所給你的那種可怕的裁判，也不能使你生一點尊敬之心嗎？

董賢 哦，那尊十分莊嚴的石像怎樣了？仍然和那些頑皮的人一起吃飯，然後再把他們擲入這個無底地獄來嗎？

安娜 那尊石像真使我花費太多了。修道院裏的孩

子們不肯讓她安靜，惡作劇的人就打破了牠；用功的人就把他們的名字寫在上面。兩年中換了三個新鼻子，而手指頭更是換個不停。最後我祇得聽牠的命運；現在我恐怕牠已毀壞不堪了。我的可憐的父親！

董賢 靜靜！你聽！兩個大諸音震響着的變調的音波起來了！是D調的短音階和第五音；是一切音樂家十分喜歡的聲音。哈！是莫柴特的石像曲。那是你父親來了。在我沒有和他說明以前，你還是避開好。（她不見了。）

（從空虛中來了一個像莊嚴的老人的一個白大理石的生像。但是他的莊嚴的態度是爲他極優雅的儀態所遮掩去；走着和羽毛一般輕的步調；他的因戰爭而疲勞了的臉孔上的皺紋發閃着休息日的快樂。他的彫刻家給了他一個十分有訓練的姿勢，使他直立着而很齊整；他的口脛的兩端和錶上的發條一樣有彈性地向上升着，要不是有西班牙式的威嚴的話，那可以說是

有一種很快活的樣子。他和董賢非常相好。他的聲音除了太高外，是和藍斯敦羅勃克的聲音相似，以致使人感着雖然他們留鬚的方式是十分不同，但他們兩人不像的地方是沒有的。）

董賢 噢，你來了，朋友。爲什麼你不學唱莫柴特爲你作的美曲呢？

石像 不幸得很，他作的是低音的，而我的聲音是上中音。哦，你已經悔悟了沒有？

董賢 我是太過於爲你着想了，所以沒有悔悟。董賢柴羅。如果我悔悟了，你就不能藉口，再從天國上下來和我討論了。

石像 對的。那麼頑固着罷，我的孩子。我真想那時殺死了你，要不是我偶然失足的話，我一定已經殺死你了。要是如此，那麼我一定可以來這裏，而你就可以有一座石像和被人尊敬的名譽。近來有什麼消息嗎？

董賢 有的，你的女兒死了。

石像（迷惑的樣子）我的女兒？（回想起來）哦！

就是你所愛的。讓我想想，她叫什麼名字？

董賢 安娜。

石像 對了，安娜。要是我記得不錯的話，那是個漂亮的女孩子罷，你不是警告過那個叫做什麼名字的女子的丈夫了嗎？

董賢 我的朋友奧台維奧嗎？不，安娜來了後，我還沒有見過他哩。

（安娜憤慨地出現）

安娜 這是什麼意思？奧台維奧在這裏，還是你的朋友？你做父親的卻忘記了我的名字。你真的變成石頭了！

石像 親愛的，我變成大理石後，比我自己的身體，更受人讚美了，所以我就保留彫刻師所給我的形狀。彫刻師也是當日的一等名手哩，你一定是曉得的。

安娜 父親，這是虛榮！這是個人的虛榮！這種的虛榮會出於你！

石像 唉，你年紀大了，漸漸忘記了那種短處，我的女

孩子，你此時一定是近八十歲了。我在六十四歲的那年，便偶然的滑腳，被人殺了，所以結果還比你年輕。而且，我的孩子，在這裏，我們的放蕩朋友所謂的「父母比子女較多智慧的那種滑稽劇」是沒有的。所以請你當我是一個朋友，不要當我是一個父親罷。

安娜 你也和這個壞蛋一樣說法。

石像 賢是個健全的思想家哩，安娜。雖不是個高明的劍手，卻是個健全的思想家。

安娜 （恐怖得戰慄起來）哦，我懂得了。那些都是惡魔，在戲弄我。我還是祈禱罷。

石像 （安慰她）不，不，我的孩子，不要祈禱。如果你祈禱，你就會丟失了這裏的大利益。這裏的大門上寫着：「來這裏的人們放棄一切希望罷。」試想想那是一種什麼的安慰！因為什麼是希望呢？就是一種道德責任的形式。這裏沒有希望，所以就沒有義務，沒有工作，沒有用祈禱可以得到的東西，也沒有因你亂來而會失去的東西。地獄，簡而言之，可說是一個除了使自己娛樂以外，不做什麼事的地方。

(董賢深深一嘆。)你嘆氣，朋友，賢，如果你住在天國，像我一樣，你就會曉得這裏的利益了。

賈賢 你今天很高興，老將軍，今天滿面光采，有什麼快樂事。

石像 我已下了一個重大的決心，孩子。但是第一步，請問我的朋友惡魔在那裏？我一定要和他商量這件事。自然安娜也願意和他相識的。

安娜 你們是準備給我受苦。

董賢 那種都是迷信話，安娜，你放心罷。你要曉得惡魔並不是和畫的那樣可怕啊。

石像 讓我們來叫他一聲。

(石像用手一揮，那大諾音又震響起來；但是

這一次莫柴特的歌曲很奇怪地和哥諾特 (*Op. 11*—*And. 1819—1826* 法國大音樂家)的混合起來。一道鮮紅的光輝發現出來，在這裏頭現出惡魔，十分像麥菲斯托利式的，也不能說完全不像孟多柴，雖然是沒有那麼有趣味。他看起來似乎老一點，而且頭禿得太早了；雖然是流露出溫

和同友愛的神氣，但他走前來的時候不答禮，那是有點乖張和易怒的樣子。他不使人十分信任，是個能努力工作，和能忍耐的人，而就大體說來，是個不愉快的很放肆樣子的男子；雖然是顯明

地沒有另外兩個男子養育得好，也沒有那女子這麼有活力，但他是比他們更聰明更會說話。

惡魔 (和葛地) 我又得到加拉脫拉窪的有名的老將軍的光降，多麼榮幸！(冷淡地) 董賢，你好罷。(有禮地) 啊，一位新來的太太，你好罷。

安娜 你是——

惡魔 (鞠躬) 我是惡魔西福。

安娜 我會發狂了。

惡魔 (慫恿地) 唉，太太，不要怕。你是從充滿着由教士支配的偏見和恐怖的地方來的。你聽見過人家說我的壞話；但是，你相信我罷，我還有這麼多好朋友哩。

安娜 是的，你支配着他們的心了。

惡魔 (搖頭) 你太過獎了，太太，但你是誤會了。不

錯，世界上沒有我就不行；但世人決不肯承認；世人的心裏是不信任我，而且恨我。世界的同情都是向着不幸，貧窮，和心身的飢餓。而我是叫世人來同情快樂，愛，幸福，美麗——

靈賢（深惡地）對不住，我要走了。你要曉得我是討厭聽這種話的。

惡魔（發怒）是的，我曉得你不能和我做朋友。

石像 這話對你有什麼損害呢，賢？在我看來，你去打斷他的話頭時，他正說着極有意義的話。

惡魔（熱烈地握着石像的手）謝謝你，我的朋友，謝謝你。你常常是了解我的，他常常是侮蔑我，躲避我的。

靈賢 我待你已經十分有禮貌了。

惡魔 禮貌！什麼是禮貌？我不希罕禮貌。請給我熱烈的心，真實的誠意和愛，快樂結合的同情——

靈賢 你真使我難受。

惡魔 哼（向石像訴說）你聽呀，先生！什麼作弄人的命運送這種冷淡的自私自利者到這裏來，而你

反被送到天上的冷宮裏！

石像 我不能怨人。我是一個偽善者；把我送到天國去，是應該的。

惡魔 什麼，你的氣質太過同情，你的心太過熱烈，你的享樂心太過豐富了，你不願來和我們在一塊嗎？

石像 今天我就已決心來這裏了。以後，惡魔，我就是你的人了。我永遠不回天國去了。

惡魔（再握他的手）啊！我是多麼榮耀！對我們的主張是多麼一個勝利！謝謝你，謝謝你。現在，我的朋友——到底我可以這樣稱呼你了——你能够勸

他去補你在天國留下來的空位嗎？

石像（搖頭）我不能有意的勸我所要好的人特地去受無聊和不舒服的氣。

惡魔 這樣自然不能，但你敢斷定他去了後會不舒服嗎？自然你是最曉得的。本來是你把他帶來這裏的。我們對他也有過最大的希望。他的情感最適合

我們上流人的趣味。你還記得他怎樣唱嗎？（他開始用鼻音的如在歌劇中的次中音唱着，爲了無限

的誤用法國的調子，聲音有點顫動。）

Viva lo femmine!

Viva il buon vino!

（女人萬歲！）

（美酒萬歲！）

石像（用八音程高的上中音的調子。）

Sostegno! gloria

U umaita.

（人間的糧食與光榮。）

惡魔 一點不錯。但他現在已不唱給我們聽了。

董賢 你對那件事有點怪怨嗎？地獄裏是充滿着以

音樂消遣的人，音樂是墮落地獄的人的白蘭地酒。

難道沒有一個落地獄的人能許他不喝酒嗎？

惡魔 你膽敢褻瀆藝術中最優美的！

董賢（冷淡討厭的樣子）你說起來好像一個多

愁善感的女子向一個彈琴的男子獻媚。

惡魔 我不會發怒。我只有可憐你。你沒有靈魂；你不

自覺你失掉了一切。現在你，老將軍，你是個天生的

音樂家。你唱得多麼好！莫柴特要是還在這裏，他一定喜歡哩；可惜他感覺到抑鬱無聊，而到天國去了。這些聰明的人們，起初我們以為他們在這裏一定能够得人歡心，不料倒成了社會上的失敗者，如同董賢一樣，那真奇怪極了！

董賢 我會成爲社會上的失敗者，真是十分遺憾的事。

惡魔 你知道，我們不是不佩服你的知識。我們是佩服的。但是我從你自己的觀點來觀察這件事，知道

你不和我們交遊。這個地方不適合你。其實是，你有一——我不說是沒有心；因爲我們曉得在你所心向

的冷風主義之下，你是有一點熱烈的心的——

董賢（畏縮的樣子）不要說罷，請你不要說罷。

惡魔（激怒的樣子）好的，你沒有享樂的能力。這

句話會使你滿意了嗎？

董賢 那是比較容易忍受的一句假話。但是如果

允許我，我就和平常一樣躲開去罷。

惡魔 爲什麼不躲到天國裏去？那是適合你的地方。

(向安娜) 喂，太太，你不能勸他爲他自己的利益換個地方嗎？

安娜 但是如果他要去天國，他能够去嗎？

惡魔 有什麼東西阻礙他？

安娜 無論誰都能够嗎——要是我要去天國我也能够去嗎？

惡魔 (更加輕蔑地) 當然能够，如果你的趣味是在那方面的話。

安娜 那麼爲什麼不大家都去天國呢？

石像 (發突) 我能告訴你親愛的，因爲天國是萬物之中最乾燥無味的地方，就是那種緣故。

惡魔 老將軍麾下是用軍隊式的爽直說了出來；在天國過着厭倦的生活，實在是難堪。有人以爲我是被逐出來的，但事實上也沒有什麼可以使我留戀的。所以我就很坦白地離開了那裏，而來開關遠個地方。

石像 我不感覺到奇怪。事實上，誰也不能够容忍永久的天國。

惡魔 但是天國也適合某些人。我們要公平點說，老將軍，這是一個氣質的問題。我不羨慕天國的氣質，我不了解那種氣質，我也不想特地去了解他；但是宇宙間有各種的人物，各人的趣味是不同的，也有人喜歡那種性質，我想董賢是喜歡的。

董賢 但是——恕我直言——你真的能回天國去，假如你想去的話？還是因爲吃不到葡萄，所以說葡萄是酸的？

惡魔 回天國去！我常常回那兒去哩。你沒有讀過約伯記嗎？在聖書裏，你有什麼經典上的根據，可以假定我們的領域是和別一個領域有什麼界限嗎？

安娜 但實在是有一道確切的鴻溝。

惡魔 親愛的太太，比喻的話是不能照字義求解的。這道鴻溝不過是天使的性質和惡魔的性質之不同。此外還有什麼不能通過的鴻溝呢？試想想你在地上所看見的罷，哲學家的教室和鬪牛場之間是沒有什麼實質的鴻溝的；但是鬪牛師也不爲了沒有實質的鴻溝，而跑到教室去。你有到過那個有

多我的信徒的國家——英國去嗎？那裏有很多大跑馬廳，也有很多音樂廳，奏着老將軍麾下的朋友莫柴特的古典曲。去跑馬廳的人，可以不去，而去聽古典的音樂會，如果他喜歡的話，那是沒有法律來禁止他的。因為英國人從不願意做奴隸。他們是自由地去做政府和輿論所准許他們做的事。而且古典的音樂會是一般人承認比跑馬廳是更高等更文明，更有詩意，更有知識，更高尚的地方。但有沒有喜歡跑馬的人，捨棄了他們的跑馬，而羣集到音樂廳裏去的嗎？不會有的，他們一定會感受到和老將軍在天國裏所感受到的一切無聊。在這兩地之間是有比喻上的鴻溝。單單是實質的鴻溝，他們還能夠架橋；至少我也能夠代他們架橋（地上充滿了惡魔搭的橋）但是『厭惡』這一道鴻溝是無法通過的，而且是永久的。那道鴻溝就是隔開我這裏的朋友們和那些被人妒忌地稱為幸福的人們的一道唯一的鴻溝。

安娜 我要立刻去天國。

石像 我的孩子，先有一句話要警告你，讓我來補充我的朋友西福的古典音樂會的比喻。在英國的每一個音樂會裏，你可以看見幾排厭倦的人，他們在那裏，並不是因為他們真的喜歡古典音樂，而是因為他們自以為他們應當去這種地方。那麼，在天國裏也是同樣的情形。許多人榮耀地坐在那裏，並不是因為他們是快樂，而是因為他們自以為在體面上，他們應當在天國裏。他們幾乎都是英國人。惡魔 是的，南方人就不去天國，和你一樣來參加我們這裏。但英國人就在十分痛苦的時候，似乎還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苦痛。一個英國人在非常不舒適的時候，還以為他是很有道德。

石像 總而言之，我的孩子，如果你不是自然地適合天國，而到天國去，你一定會感着無趣的。

安娜 那麼誰敢說我不是自然地適合天國呢？教會的大主教也從沒有懷疑過。我爲了我自己，要立刻離開這裏。

惡魔（觸怒了）請便，太太。我想你應該有更好的

趣味。

安娜 父親，我希望你和我一起。你不能留戀在這裏，人們會說話的。

石像 人們爲什麼，最上等的人都在這裏——教會裏的主教們也在這裏。去天國的是那樣少，來這裏的是那樣多，所以那幸福的，被人們叫作天人的，也漸漸減少下來了。以前的聖人，長者和上帝的選民，現在都成爲狂人，幻想者，無人理會的人了。

聖魔 這是真的。自從我開始我的事業以後，我就曉得，雖然對我的誹謗和譏諷是繼續不斷而來，但最後我只要靠輿論的力量，就可以得到勝利。到底宇宙是看重立憲的，所以有這種大多數的人贊成我，我就不會永遠不能出頭了。

董賢 我想，安娜，你還是留在這裏好。

安娜（妒忌地）你不要我和你一塊去？

董賢 你自然不會和我這種被棄者一塊到天國去的。

安娜 一切的靈魂都是同樣寶貴的。你不是悔過了

嗎？

董賢 親愛的安娜，你真傻呀。你以爲天國是和地上一樣，那裏的人們可以勸導自己，把已做好了的事，用悔過來取消牠；把說出去的話用收回來取消牠；把真實的話用大家公認牠爲謊話來取消牠嗎？不是的，天國是現實的主人的老家哩，那就是我要去那兒的緣故。

安娜 謝謝你，我是爲了快樂而上天國去的。現實我在地面上已經够多了。

董賢 那麼你必定要留在這裏；因爲地獄是非現實者和追求快樂者的老家。那和我現在說的一樣，是從現實的主人的老家——天國，和從現實的奴隸的老家——地上，逃出來的唯一的避難場所。地上是一個育嬰堂，在那裏男男女女扮演着男主角和女主角，聖人和罪人；但他們爲了肉體的緣故，把他們都從愚蠢者的樂園落了下去。飢渴，寒冷，年老，衰弱和疾病，尤其是死亡，使我們做了現實的奴隸；一日必須吃三次，消化三次；一世紀要生三回新人；許

多年代的信仰，小說，科學，最後都被趕到一句祈禱
中來，「使我成爲一個健康的動物。」但在這裏可
以避免肉體的橫暴，因爲在這裏你決不是一個動
物，你是一個幽靈，影子，幻想，一個囚習的觀念，沒有
死，沒有年齡，總而言之，就是無肉體。這裏沒有社會
問題，沒有政治問題，沒有宗教問題，最好的或許就
是沒有衛生問題。在這裏你可以稱你的外貌爲美，
稱你的情緒爲愛，稱你的情感爲英勇，稱你的慾望
爲美德，和你在地上的稱呼一樣。但這裏沒有反對
你的確實的事實，沒有把要求和需要作諷刺的對
照，沒有人間的喜劇，什麼都沒有，只有永久的浪漫
史和宇宙的歌劇罷了。正和我們的德國詩人哥德
在詩裏說的一樣：「在這裏無聊的歪詩也成爲有
意義的；不變的女性也可引我們向上。」——我們
更不能再進一步了。但是你還是要離開這個樂園！
安娜，但是如果地獄都這樣的美麗，那麼天國一定
是更加燦爛啊！

（惡魔，石像和董賢同時一致竭力的反對；但

後來都感覺着疲而停止了。）

董賢 請你原諒。

惡魔 沒有關係，倒是我阻斷你的話了。

石像 你還要說什麼話罷。

董賢 請你們先說罷。

惡魔 （對董賢）你的口才這樣好，把我的境域上
的優點都說了，也請你把天國的缺點說一下罷。

董賢 在天國裏是和我所想像的一樣，太太，不是玩
玩，騙騙人，而是生存着，勞動着，你也和他們一樣會

碰到許多事情；除了有魔法以外，你什麼也不能避
開，你的堅忍的精神和冒險的勇氣就是你的光榮。

如果在這裏和在地上還是在演着戲，那麼整個世
界就是一個大舞臺，天國至少是個後臺。但是天國

不能用比喻來說明。我現在就要到那裏去，因爲我
希望在那裏終可以避開虛偽，避開令人厭倦的卑
俗的快樂的追求，而可以消磨我的無窮歲月，在眼

想中——

石像 呃！

董賢 老將軍，我不能責備你的厭惡，因為一個美術展覽室，在瞎子看來，是個枯燥無味的地方。但就如你欣賞美麗和快樂那類浪漫的幻境的冥想一樣，我也是冥想我最有興趣的東西，就是冥想『生』，就是一種不斷的努力想獲得更大的冥想自己的力量，你以為我的頭腦生來做什麼用的？並不是為要移動我的四肢，因為老鼠只有我一半的頭腦，也和我一樣會動。不單是需要來動作，而且需要曉得自己怎樣動作，因為恐怕盲目的努力生着，反會戕害了自己。

石像 要不是我的腳一滑，你那種盲目地努力擊劍，一定會把你自已殺了的朋友。

董賢 真會吹牛啊，你的笑，怕不到明早，就會變成無聊的厭倦哩。

石像 哈哈！你還記得我在塞維爾的豪座上，也對你說那種話，你是多麼的驚駭嗎？現在因為沒有放聲，聽去好像平淡了。

董賢 人家都說有了放聲筒，聽去反而平淡哩。老將

軍。

安嫺 啊，不要把閒話來打斷他的話頭罷，父親在天國裏只有冥想，沒有別的呢。

董賢 天國裏我尋不出別的快樂。但是有幫助『生』奮鬥向上的工作。試想一下，『生』是如何的浪費自己，分散自己，如何的作起障礙來害自己，而且因為無智和盲目的緣故，還毀滅了自己。因此，這個不可抗的力量，恐怕為了無知的緣故，而妨害了自己，所以『生』需要一個頭腦，詩人曾說過：『人真造得靈妙啊！』不錯，但是人的錯誤也多啊！人是有生命的組織體中最高的奇蹟，是一切生物中最強烈地活着的東西，是一切有機體中最有意識，但是他的頭腦是多麼可憐哩！愚蠢的人們為了從現實得到了勞苦和貧窮，使他們變成卑劣和殘忍了。他們的想像寧可去餓死，卻不願看見現實，於是化出各種幻想來，想隱藏起現實，而自以為聰明，自以為天才！而又互相把自己的缺點歸之於別人，愚蠢為想像愚蠢，想像罵愚蠢無知，然而，可憐啊！愚蠢以為

有一切的智慧。想像以為有一切的智慧。

惡魔 那麼牠們開就鬧得烏煙瘴氣了。所以我在處理浮士德的事情時就已說過：人類的理性所能人做的事情，只是把人弄成比野獸更為獸性罷了。一個極好的身體，勝過一百個消化不良，腸胃氣脹的哲學家的頭腦哩。

索實 你忘記了沒有頭腦，只有壯健的身體的動物也曾試驗過了。在無論那方面都比人類大得不可比較，只有頭腦比人少的生物，曾經生存過而後來滅絕了。譬如大獺獸和魚龍等物，走一步就是七海里，那種和雲一樣的大翼可以遮蔽天日。可是現在到那裏去了？變成博物館裏的化石了，而且也是很少和很不完全，甚至一根關節骨或一隻牙齒，也稀貴得價值一千個士兵的生命以上。這一種的動物會生存過，而且想生存；但因為缺少頭腦，不曉得如何去達到牠們的目的，所以終於自滅了。

惡魔 那麼人類有了他的可以誇耀的頭腦，還不是也在消滅自己嗎？最近你有到地上去過嗎？我去過

來；我曾經觀察過人類的可驚的發明。我可以告訴你，人類在生存的技術方面，沒有一點發明；但對於死的技術方面的發明，卻超過了大自然。用化學和機器產生了瘟疫、傳染病和飢饉等一切的殺人的方法。今日我所誇來的農人，他所飲食的東西，還是和一萬年前的農人所飲食的東西一樣。他所住的房子，在一千世紀中所改變的地方，還不如一位太太的帽子在四五個月中所改變的式樣多。但當他出去殺人的時候，他是帶着驚人的機械，只要指頭一觸，就能放射出一切藏着的分子的力量，而遠勝他們祖先所用的槍、箭、吹矢了。人類對於和平的技術方面是完全失敗。我曾經看過他們的棉紗工廠等等，裏面所用的機器，就是一條貪食的狗，假使也是拿工錢而不是飼牠食物的話，也能够發明的。我也曾看過笨拙的打字機、簡陋的火車頭和討厭的腳踏車，那些東西和機關槍、潛水艇比較起來，只可算是玩具了。人類對於實業的機械方面，只有貪慾和懶惰，沒有什麼發明；他們的心是專注在武器方

面了。你所誇耀的這種驚人的「生」的力，不過是「死」的力罷了，人類是以他的毀滅力量來估計他的能力。什麼是他的宗教呢？只是個恨我的藉口。什麼是他的法律呢？只是個絞殺你的藉口。什麼是他的道德呢？是裝出紳士的風度，只是個消費而不生產的藉口。什麼是他的藝術呢？只是個貪着殺戮的圖畫的藉口。什麼是他的政治呢？不是因為專制君主能殺人而崇拜專制君主，就是崇拜登相打一樣的議會。最近我費了一個黃昏在某一個有名的國會裏，聽見議員們在互相詆毀，互相譏諷，大臣們在答覆質問。我離開的時候，拿了粉筆在門上寫了一句教育兒童的古語：「不要問人，人家就不對你說謊。」我買了一本六便士的家庭雜誌，看見上面畫是青年男子互相殘殺的圖畫。我看見一個人死了，他是個有七個孩子的倫敦的磚瓦匠；他遺下十七磅的儲蓄金；他的妻子拿來都花費在他的喪事上，第二天就帶了孩子們去貧民收容所了。她對於她孩子們的教育上，連七磅也不肯花費；因為法律

迫着她使他們去受免費教育；但是她把所有的錢都花費在死上了。這些人們，一想到死，他們的想像就白熱起來，精力就興奮起來，因為他們喜歡死；死愈可怕，他們就愈覺得有味。地獄是他們不能理解的地方；他們對於地獄的概念是從兩個從來未有的大笨伯，一個意大利人，一個英國人（註一）得來的。那位意大利人描寫地獄是個污泥窟，污穢，火和毒蛇的地方，到處是苦痛。這個蠢材，他要不是在我說的謊話，就是在嘮叨地談着他曾經在街上看過的那個婦人（註二）；那位英國人描寫我是從天國裏用大砲和火藥趕出來的；就到了今天每一個英國人還相信那一套的蠢話，以為在聖經上也有。不曉得他還說了些什麼；因為這是在一篇長的詩中，我沒有讀完過，任何人也沒有讀完過。其他的見解也是一樣的。文學的最高形式是悲劇，就是一種到歸尾結果每一個人都被殺害了的戲劇。你在舊的編年史中，會讀過地震和瘟疫的事，從此可以看出神的力量和偉大，以及人類的渺小。但現在的編年

史是描寫戰爭的。在戰爭中兩方的人互相用子彈和炸彈來射擊，等到一方逃跑了，另一方就騎在馬上追去，把他們殺得七零八落。這件事在編年史的結論說，可以顯出帝國的偉大和尊嚴，以及被征服者的渺小。對於發生這種的戰爭時，人們都歡呼着

在街上跑，鼓勵他們的政府花費幾十億萬的金錢在屠殺上。但是對於貧窮和疫病，即使是天天日擊到，就是最有力量的大臣們也不肯多化一個錢去救濟。這一類的例子，不知有幾多，但情形都是一樣的，就是現在支配地上的力量不是『生』的力量，而是『死』的力量。策勵『生』去努力創造人類的內在的要求，不是要求更高尚的生，而是要求更有力的破壞的機械、瘟疫、飢饉、地震和狂風雨等等的事。是太過於無恆了，猛虎、鱷魚之類的動物又太過於容易滿足了，所以不十分殘酷，非有恆久不斷，殘忍無情，更善破壞的東西不可；那種東西就是『人』。就是夾棍、火刑、絞首臺、電氣殺人椅的發明者；也是槍砲，尤其是正義、義務、愛國心和其他一切

主義的發明者；有了這種種東西，就是有人性的聰明人也變為破壞者中最破壞的人了。

(註一) 指但丁 (Dante) 和懶雷頓 (Milton) 在神曲和失樂園中的見解。

(註二) 指但丁的受人彼特羅羅 (Petrarch)。

輩賢。呸！這些都是老話。嘍鬼朋友，你的弱點就在你常常是一個欺子。你把人類自己定的價值來看人類，人類最喜歡你這種見解。人類最愛以為他自己是最勇敢的是壞的。其實他是既不勇敢，也不壞，他只是懦弱。你如叫他篡君，兇手，海盜或惡棍，那他就很高興，而會神氣十足地自以為他的血管中留有從前海賊的血液。你如叫他說謊者或小竊，他還不過控告你破壞名譽。但如果你叫他懦弱，那他一定會大怒起來，他寧死也要除去那個觸着他心肝的事實。人類對於他的行為，拿各種理由來辯解，只有一個理由不拿出來，對於他的犯罪，各種藉口都說了，只有一個不說，對於他的安全，各種要求都做，只有一個不做，這一個就是他的『懦弱』。可是人類

的文明，都建築在他的懦弱上，建築在他的卑劣的馴服上，這種馴服他稱之為尊貴。驕和驕所能忍受的，還有一個限制；但是人卻能忍受極卑賤的事，一直到他這種卑賤，連他的壓迫者也感覺討厭了，才迫着他們自己去替他們改革。

惡魔的確不錯。就在這些動物中，你發現你所謂的「生命力」麼？

董賢 是的；因為這樣，就需要全體中最驚人的部分了。

石像 什麼是最驚人的部分呢？

董賢 喔，就是只要你放一點理想到他的頭裏邊去，就能把懦弱者變成勇敢了。

石像 胡說！我就是個老軍人，也承認人是個懦弱的那是和暈船病一樣的普遍，事情也一樣的無關重要。但是把一點理想放進人的頭裏去，那全是廢話，胡說。在戰場上使你敢於打仗的，只是一點點熱血和一種打敗了比打勝更加危險的那種智識。

董賢 那也許就是爲什麼戰爭這樣沒有用處的緣

故。但人類永不會真正克服他的恐懼心，除非他們以爲他們是在爲着促成一種普遍的目的地而戰——就是他們所謂的爲理想而戰。爲什麼十字軍比海賊勇敢呢？因爲他不是爲自己而戰，是爲十字架而戰。和他對敵的，也和他一樣不顧生死地勇敢，那是什麼力量呢？那種力量也不是爲自己而戰，是爲回回教而戰，雖然我們是爲自己的爐子，自己的家庭而戰，但西班牙還是從我們手裏奪了去！到我們也爲了偉大的理想——爲天主教而戰時，我們就把他們趕回亞非利加洲去了。

惡魔（嘲笑地）什麼你是個天主教徒，董賢先生！是個熱心的信徒！可賀可賀！

石像（嚴肅地）喂，我是個軍人，不能聽反基督教的話。

董賢 不用怕，老將軍，這種天主教堂的觀念會消滅，回回教會消滅，十字架，甚至會消滅那種沒有用的，如小學生的拳術家一般的平常的賽會——就是你所稱的軍隊。

石像 賢，你迫得我非和你算賬不可了。

董賢 沒有用，我不會擊劍。使人們願以一死相拚的理想，就是天主教的理想。西班牙人終於知道他也和回教徒一樣，他的預言者也和謨罕默德一樣時，他會立即奮起，更爲天主教的，不惜爲天下的自由平等，死在他受飢餓的污穢的貧民窟前的戰壘上。

石像 胡說！

胡說 你所稱的胡說，就是人們敢於一死的唯一的東西。將來，自由不僅是天主教的了，人們會爲了人類的完成而死，爲了這種完成，人們願犧牲他們的自由。

惡魔 是呀，他們互相殘殺的藉口，永不會喪失的。塞實 那又算得什麼？重要是並不是死，而是死的恐懼心。使我們墮落的並不是殺，也不是死，而是卑鄙的生存，接受屈辱的工資和利益。生一個奴隸，或一個主人，不如死十個人好。人們還應當勸起來，父親殺兒子，哥哥殺弟弟，爲了廢除奴隸的那個天主教的偉大理想而互相殘殺。

惡魔 是的，要殺到實現你所談的自由平等，等到自由的白種基督教徒，在勞工市場上，比在臺上拍賣的異教徒的黑奴，還要價廉的時候。

董賢 不要怕！白種的勞動者也有輪到的時候。但我現在不是爲偉大的理想所作的虛偽形式辯護。我是爲你舉出事實的例子，就是人這個動物，爲了私事是懦弱到了極點，但爲了理想而戰，就勇敢得像一英雄。他在做一個公民時，也許是卑怯的；但當他做了個宗教的狂熱家時，那就有點危險了。只有在精神衰弱得能服從理性時，才能受人的役使。我告訴你，先生們，如果你能夠給一個人看一點他現在所稱的神的工作——也許他將來會稱以種種新名詞——你就能使他完全不顧自身的利害做去。

安娜 是的；他避開了一切責任，讓他的妻子去打理石像。說得不錯，女兒，不要讓他說得出乎你的經驗常識以外。

惡魔 啊呀！老將軍，現在我們談到婦女問題了，他會

談得更起勁。但是我承認，那是對於我最有興趣的問題。

董賢 對於女子，太太，男子的義務和責任始終是在掙錢養育她的子女。在她看來，男子不過是生育子女，教養女子的一種工具。

安娜 那是你想到的婦女心理嗎？我叫牠是譏嘲的，討厭的唯物主義哩。

董賢 對不起，安娜，我不是說婦女的整個心理。我只說她把男子當作異性否時的見解罷了。要是說譏嘲，那沒有比女子自以為自己是超過一切的一個母性，那樣譏嘲了。在性方面，女子是自然造來為要永續牠最高的成就的工具。在性方面，男子是女子為要完成自然的使命的最經濟的工具。女子在進化過程很久以前就本能地知道，發明了男子，分化了男子，創造了男子，是對於生殖方面，能够比女子單性所能生殖的更好。男子履行了女子創造他的目的以後，他可以隨意去做他的夢想，做他的蠢事，懷他的理想，抱他的英雄主義，只要這些行為的中

心是在崇拜女子，崇拜母性，崇拜家庭，崇拜德寇。但是女子為要有人專司使她妊娠的職能，而創造一個男子，那是多麼的輕舉妄動，多麼的危險！試看一下所發生的情形罷。第一，男子靠了女子繁殖出和女子一樣多的數目！因為女子沒有把精疲力竭的妊娠工作給予男子，所以她只能為她的目的應用男子一小部分的精力，而餘下的由他自由去應用。這些多餘的精力就走到他的頭腦裏，肌肉裏去了。他就變為非常強壯，在身體上她不能統制他；想像上太發達了，精神上太有力了，以致對於僅僅是做生殖的工作，不能滿足。所以沒有和女子商量，就創造出文明來，而以女子做家庭工作認為是文明的基礎。

安娜 這倒的確不錯。

惡魔 是的；那麼這一種文明，到底是什麼呢？

董賢 到底是一隻很好的釘子，所以掛起你的譏嘲的廢話來；但是最重要的，是為男子着想的一種企圖，使他自己不僅僅做個履行女子目的的工具。至

於『生』的不斷的努力，不獨是要自己保持下去，而且要達到更高的組織和更完全的自覺，而其結果，最多也不過是『生』之力和『死』之力以及『墮落』之力間的一個勝負未分的戰爭。這一種戰爭，也和實際的軍事戰爭一樣，雖然是有指揮官，而大多數的勝利，也是偶然得來的。

石像 那是譏嘲我的話。但是不要緊，繼續說下去罷。
董賢 這句話是譏嘲比你更有力量的人，老將軍。而且在你的職業上，你也一定注意到，即使是個蠢笨的指揮官，如果敵人的指揮官還更笨一點的話，他也能打勝仗。

石像（非常嚴肅地）十分真確，賢，十分真確。有些蠢東西倒有驚人的運氣。

董賢 是呀，『生命力』是蠢的；但沒有『死』之力和『墮落』之力那樣蠢。而且這兩種永遠受着『生』的支配，所以『生』就得了勝利。那些單單生產豐富，才能供給，單單有了貪心，才能保持的東西，我們都有。無論什麼式樣的文明，只要能夠產生最好的

來福槍和最善使用槍的人，就一定可以存在。惡魔！對呀！這種存在的不是『生』的最有力的工具，而是『死』的最有力的工具呀。雖然你總是閃避着，支吾着，諛辯着，且不要提你那嘮叨的長話，但結果總會歸到我的論點來。

董賢 啊，誰先說嘮叨的長話呢？假如你聽不懂我的話，你可以離開我們，去討愛呀美呀和其餘你所喜歡的無聊的同伴好了。

惡魔（大怒）這話太無理了，董賢，太不客氣了。我也是智識階級的人。沒有人會比我更瞭解這種言論。我是很公正地和你討論，而且我以為我已完全把你駁倒了。要是你高興，我們可以再談一個鐘頭。
董賢 很好，我們就談罷。

石像 我找不出你們的議論中有什麼特殊之點，賢。但既然在這個地方，不單是要消遣時間，而要消遣這無窮歲月哩，所以請繼續說下去罷。

董賢（有點不耐煩）大理石頭的傑作先生，我的論點，只比你稍進一步。你承認『生』是一種力量，構

造物自己的時候，曾做了無數的試驗；如太古的巨象，人鼠，大蜘蛛，蠅，蚤，基督教會的教士等，都是『生』。要把那種未成熟的力，搆造成更高的個體的多少，成功的嘗試，這種理想的個體是全智全能，不會錯誤的，而且是完全的，無過失的自己意識，簡單說起來就是神嗎？

惡魔 我為議論上承認。

石像 我避開議論也承認。

安娜 我最不贊成說到基督教會的教士們；千萬請你們不要把他們牽入議論中去。

董賢 我說到他們，純粹是爲了音韻上好聽罷了，安娜，以後我不再提到他們了。那麼，現在除了這一點以外，我們都已贊成，難道你們不能更進一步贊成我，就是『生』並不以牠結果所生的美，或身體的完全來估量牠是否達到神性的企圖嗎？因爲這兩方面，我們的老朋友亞里斯多芬（Aristophanes）早已說過，鳥兒有飛翔的能力，有可愛的羽毛，而且有牠們求愛的，築巢的，動人的詩歌，那真是優美極

了。如果『生』的目的，是在愛與美，那麼，一旦創造了牠們，又去別創一格，造出笨拙的象和我們的祖先——那難看的猴子來，不是不可思議嗎？

安娜 亞里斯多芬是個異教徒，賢，我恐怕你也不好多少罷？

惡魔 那麼，你的結論是說『生』是在造醜陋和笨拙？

董賢 不是，你這個倔強的惡魔，一千個不是。『生』是在造頭腦——牠的最珍愛的目的物，就是有了這個官能，不單能得到自己的意識，而且能得到自己的理解。

石像 這是形而上的理論，賢，爲什麼那惡魔要——（向惡魔）對不起。

惡魔 不必介意。我時常認爲人家用我的名字來加重語勢時，是對我十分光榮的事。請你隨便的用罷，老將軍。

石像 謝謝你，你真是好人。就是在天國裏，我也沒有完全脫掉我在軍隊裏的說話習慣。剛才我要問賢

的就是爲什麼『生』要不怕麻煩地去求得一個頭腦爲什麼牠要理解自己爲什麼不滿足於自己享樂呢？

董賢 沒有個頭腦，老將軍，你就不曉得自己在享樂，那就失去了一切趣味。

石像 不錯，十分不錯。但我是十分滿足知道我自己，在享樂的頭腦。我不知道爲什麼。其實，我還是不知道的好。依我的經驗看來，快樂這件事是不堪玩味的。

董賢 智識所以這樣不能通俗，就是那種緣故。但對於人在人背後的力量——就是『生』，智識卻是必需的，因爲沒有智識，人就亂撞到死上面去了。『生』經過許多時代的奮鬥，纔創造出那驚人的肉體器官——眼來，於是生物能够看見牠去的是什麼地方，什麼是正來幫助牠，什麼是來威脅牠，因此就避免了在以前可以殺死牠的許多危險，同樣的，『生』到了今日，又進化出一個心眼來，那不是用來查看物質世界，而是用來查看『生』的目的，因此使個人能

爲着那目的去努力，而不是像現在一樣，只顧眼前的個人利益，而破壞和妨礙了『生』的目的。就是像這樣子，在一切利害，妄想的鬭爭中，只有一種人是常常快樂，常常受一般人尊敬的。

石像 你是指軍人罷。

董賢 老將軍，我不是指軍人。軍人所到的地方，人家就把金銀器皿鎖起來，把婦女打發到別地方去。不是我所歌頌的不是軍隊和英雄，而是哲人。他是在冥想中，去發現宇宙的內在意志，在發明上，去發現完成那種意志的方法，在行爲上，用所發明的方法去實行那種意志。對於其餘各種的人，我自認我已經討厭了。他們都是令人厭倦的失敗者。我在地上的時候，各種的專門先生都來圍住我，想在我身上找出個弱點來。醫師先生們吩咐我注意救我自己的身體，給了我一些江湖郎中的方子，來醫我想像上的病。我告訴他們，我不是患憂鬱病者；他們就說我是無知識者，各人走開了。神學先生們吩咐我注意救我自己的靈魂；但我不是患精神上的憂鬱病，

正如不患身體上的憂鬱病一樣，所以我也不能去麻煩那一方面；因此他們又叫我是無神論者，各人走開了。後來又來了政治家，他說宇宙間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把他參加議會裏去。我說我不管他參加不參加議會；於是他就叫我超然主義者，而走開了。隨後又來了個浪漫者，藝術家，帶着他的戀歌，圖畫和詩詞；我和他很快樂地往來了幾年，而且得了些利益；因為爲了他的緣故，我培養了些感覺；他的歌教我的聽覺更聰敏，他的畫教我的視覺更銳利，他的詩教我的情感更深邃。但是他最後引我去崇拜女性了。

安嫻 賢

董賢 是的，我漸漸相信，在女子的聲音裏，有歌的一切音樂，在女子的面孔上，有畫的一切美，在女子的靈魂裏，有詩的一切情緒。

安嫻 那麼我想你是一定失望了。你把這一切的美點加在她身上，那可算是她的過失嗎？

董賢 是的，一部分過失。因為她帶有一種驚人的本

能的狡猾，默然地讓我去讚美她；儘管讓我弄錯，對她的想象，思想和感情。而我的朋友，那位浪漫的，又是太貧窮，太膽小，不敢接近那些美麗的，優秀的，似乎可以實現他的理想的女子；所以他走入了墳墓裏去，還相信他的夢想。但我是受情性和環境的幫忙，我是出身於富貴的人家；我的外表不能討女子歡喜時，我的談話會使她們滿意，不過我覺得我在這兩方面，都還不錯。

石像 執袴子弟

董賢 是的，但就是我是個執袴子弟，也很得人歡喜。噢，我覺得，當我感動了女子的心以後，她定能讓我相信她是在愛我；但當她已允許了我的求婚時，她決不說：『我很快樂，我的愛已經滿足了！』她常常說的第一句是：『阻礙到底除去了！』第二句是：『你什麼時候再來呢？』

安嫻 那正是男子們說的話。

董賢 我實在從來沒有說過這種話。但一切女子都是說的。噢，這二句話常常使我吃驚；因為第一句是

說，女子的衝動，只是要打我的堡壘，攻入我的營寨，第二句話是，明明地宣佈，以後她當我是她的所有物，計算我的時間，認爲已經完全受她的支配了。惡魔，那就是你沒有心的地方了。

石像（搖頭）你不該重說女子所說的話，賢。

安娜（嚴正地）你應該把女子的話認爲神聖的石像。但是，她們一定說了那種話的。我倒不注意第一句所說的阻礙；但另外一句，除非是真的迷戀着，倒是有一點令人吃驚。

董賢 於是那位女士，從前是很快樂，很安逸的，現在就焦慮起來，一心注意着我，常常在設計謀，想方法追逐看守，等候，專心守住她的捕獲物——我就是這個捕獲物，你們曉得罷。然而這不是我所期望的。這也許是非常正當，非常自然；但這不是體現於美女子中的音樂，圖畫，詩歌和快樂。所以我就逃走了。我常常從女子的俘獲中逃出來，其實我就因從那裏逃出來而著名了。

安娜 你是說，出了壞名罷。

董賢 我沒有從你那裏逃走過。我從別的女子那裏逃走，難道你還要責備我嗎？

安娜 不要亂講。你現在是和七十七歲的老婦人說話哩。要是你從前有機會，你也會逃避我的——要是我讓你逃的話，你一定覺得在我這裏沒有像別個女子那裏容易逃走。要是男子們不忠於他們的家庭和他們的本分，那必須要使他們忠實。我敢說你們都想娶可愛的，帶有音樂，圖畫，詩歌意味的美女。但是，你們娶不到她們，因爲就沒有這種人存在過。要是血和肉不能使你滿足，那你就只好沒有，如此而已。女子們只有滿足肉和血的丈夫——有時連肉和血也不十分充分的，所以你們也只有滿足肉和血的妻子。（惡魔現出懷疑的樣子。石像做了個歪臉。）我知道你們誰也不喜歡聽那種話；但這是非常真實的，所以假使你們不歡喜聽，你們也得委屈一下了。

董賢 親愛的太太，你把我反對浪漫史的全部原因，用幾句話就說明白了。那就是我所以離開那有藝

術家性質的浪漫者的緣故，而他是沉迷着的。我感謝他教我運用眼睛和耳朵；但我告訴他，他的美的崇拜，快樂的追求，和女子的理想化等，如當作人生的哲學，那是一錢不值的；所以他就叫我俗人，而走他的路去了。

安娜 女子雖然有一切的缺點，但似乎也教了你什麼罷。

董賢 她教了更多，她爲我解釋了其他一切的教訓。唉！我的朋友，當男子的障礙第一次除了以後，是來了個多麼驚人的光明啊！我原準備着沉迷，準備着陶醉，準備着一切愛的青春的夢幻；但是，哈！我的知覺，反而從來沒有這樣清楚過，我的批評，從來沒有那樣銳利過。就是我的最嫉妒的情敵，也沒有我那樣銳地看出她的缺點。我沒有受騙過，我接近她，受麻醉。

安娜 但你我已接近她了。

董賢 那真是神的默示。一直到那時候，我從來沒有失去自主的感覺；非經過我的理性的考慮和允許，

我從沒有自覺地行走一步。我已漸漸相信我是個純粹理性的動物——一個思想家。我對蠢笨的哲學家說：『我想，所以我在。』可是女子卻教我說：『我在，所以我想。』而且也教我：『我要多想一點，所以我也必須多存在一點。』

石像 這話太抽象，太形而上學了，賢。如果你保持點具體性，把你的發現，用你和女子戀愛的有趣的故事的方式來說，還更容易懂一點。

董賢 呸！我還要說點什麼呢？難道不曉得當我和女子面對面站着的時候，我的清晰的善於批評的頭腦的每一纖維質都在警告我，叫我捨了她，而救我自己嗎？我的道德說『不』，我的良心也說『不』。我對於她的俠義心和憐憫心也說『不』。我的謹慎的自尊心也說『不』。我的聽過了無數的歌和樂音的耳朵，我的見過無數圖畫的眼睛，把女子的聲音，容貌，顏色，都分析成碎片了。我一看見她和她的父母顯明的類似點，藉此我就知道在三十年後，她會成什麼樣子。從她的笑口中，我注意到她金齒的

光；我又好奇地觀察到她神經細胞中發生化學作用的奇怪氣味。我在天國的平原和一個不死不老的珊瑚和象牙的人散步着的那種浪漫的幻想，已在那最高的一剎間消失了。我記着那些幻想，拚命想把牠們回復過來，但現在牠們似乎成了空的虛構。我的判斷不是不可靠，我的頭腦仍然每一次都在說『不』。然而當我想藉一種口實來拒絕女子時，『生』已抓住了我，把我投入她的懷抱中，就和一個水手投一片魚到海鳥的口中去一樣。

石像 你還是不要費這麼多思索好，對你是像其他一切的聰明人一樣，你的頭腦太多了，反而不好。

惡魔 那麼你不是有了這種經驗，而更快樂了嗎？
董賢先生？

董賢 更快樂，不是的；更聰明罷了。那時候我才第一次了解我自己，更從我自己而了解了世界。於是，我纔看出想加一些拘束在『生』的不可抗的力上，是多麼的無用；說到謹慎細心的選擇，美德，名譽，貞操等——

安娜 董賢，要有一個字詆毀貞操，就是侮辱我。

董賢 你守着一個丈夫，生了十二個孩子的那種貞操。我決不說一個壞字，太太。你就是最放蕩的女子，也還能做出什麼來呢？

安娜 我能够做出嫁十二個丈夫，不生一個孩子；那是我能夠做到的，賢，而且我告訴你，那就會使那個我以孩子來繁殖的地上，大不相同了。

石像 好啊，安娜，你被打倒了，被征服了，被消滅了。董賢 不然，雖然那種不同是實在的本質上的不同——我承認安娜已直達要點了——但這不是愛

或貞操，或甚至忠貞的不同；因為十二個孩子如由十二個丈夫生出來，那麼來繁殖地球，也許更加有效。假使我的朋友奧台維奧在你三十歲的時候便死了，你決不會長此做一個寡婦，因為你太美麗了。假使奧台維奧的後繼者在你四十歲時又死了，你一定仍然不能抗拒一個女子嫁了二次，就可以嫁三次，如果她可以自由嫁人的話。一個高貴有身分的女子，嫁三次丈夫，生十二個合法的孩子，那不是

不可能，而且也不會被輿論所非難的。這樣的一個女子，比因為生了一個私生子，而被人趕出家庭的可憐女子，還要遵守法律，那無疑是真實的；但你敢說她不是較為放縱嗎？

安娜 她是比較上不德，但那句話在我看來就夠受了。

董賢 在那種場合，所謂美德也者，不就是既婚者的同業聯盟嗎？讓我們來看一下事實罷，安娜「生命力」（尊重結婚，不過是因為結婚可以製造許多小孩子，可以親切地照顧那些小孩子的一種策略罷了。至於名譽、貞操和其他一切道德上的想像物，在「生命力」看來，是不值一看哩。結婚是人類的制度中最放肆的了。

安娜 賢 石像（抗議的樣子）當真的！

董賢（決斷地）我說是人類制度中最放肆的，那就是結婚所以受人歡迎的祕密了。所以尋求丈夫的女子，是一切肉食獸中最放肆的了。把結婚和道德

混在一起，那破壞人類的良心，比患任何一個過失還要厲害。喂，安娜！不要吃驚罷，你比我們無論那個都更清楚，結婚只是以假裝的才藝和騙人的理想化，來引誘男子的陷人坑。當你的死了的母親，用打罵、責罰的方法，來強迫你學習怎樣彈奏幾曲小琴——實在她對於琴也和你一樣的痛恨——她的目的，還不是藉此可以引誘你的求婚者，使他相信做了你丈夫，不管家裏有了一個天使，會使家裏充滿着和美的音樂，至少在飯後可以奏一曲使他入睡嗎？你和我的朋友奧台維奧結了婚，喂，你自從在教會裏和他結了婚以後，你有打開過你的小琴嗎？

安娜 你真是個獸子，賢！一個年輕的已婚女子，還有許多比坐在沒有靠背的椅子上彈奏小琴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哩，所以她就放棄了這彈琴的習慣了。董賢 不會的，要是她喜歡音樂的話，不是那樣，相信我的話罷，小鳥已經捉在籠裏，她自然把餌物去掉

了。

安娜（尖利地）我想男子們就在捉到了鳥兒以

後，也從沒有把假面具丟掉罷。丈夫就是從來沒有疏忽的，自私的，殘忍的——啊，從來沒有！

董賢 這樣的互相辯駁，說出了什麼結果來呢，安娜？不過是說男主角和女主角同樣地是下流的騙子罷了。

安娜 那些都是胡說，其實大多數的結婚都是十分愉快的。

董賢 『十分』這個字太厲害了，安娜，你的意思是說聰明的人們是互相幫助的。把我送到船牢裏去，和一個偶然和我的號數相接的犯人鎖在一起；那我一定會不得已和他相好起來。他們告訴我，許多這一類的伴侶，是非常親熱的，大多數至少是很友愛的。但這種感情也不能使鎖鍊成爲我們喜歡的裝飾品，使船牢成爲我們幸福的住宅。那些最愛說結婚的幸福和山盟海誓，永偕白頭的人，就是聲音如果鎖鍊斷了，囚犯們可以自由選擇伴侶時，那整個社會的組織就會打得粉碎的人，你不能有這種兩面有理的議論。假使犯人是幸福的，爲什麼鎖住

他呢？假使不是幸福的，爲什麼要裝着說他是呢？

安娜 無論如何，讓我再以老太婆的資格來直截地告訴你，結婚是繁殖世界的，而放蕩是不會的。

董賢 假使有一天不是這樣了，那怎麼樣呢？你沒有聽說所謂有一種志願就有一種方法——就是說人真的想做一件事時，他總會發現做這事的方法嗎？是的，你們這些有德的太太們，和那些和你們一樣想法的女子們，已經費盡了氣力，使男子的心完全傾向於高尚的愛，認爲是最完善的，而且使這高尚的愛，而了解具有美麗的，優雅的，嬌嫩的，多情的女子所有的浪漫史，美和幸福。你只是教女子注重她自己的青春，健康，姿態和優雅，比什麼都重要。然而在這種感官和感情的精美的樂園裏，把啼哭的嬰孩和家事的照料放到什麼地方去呢？那麼必然的結果，就是人類的意志會向人類的頭腦說：請你發明一種方法，使我可以得到愛，美，浪漫史，感情，熱情，而又能免去因此而發生的可厭的剝削，費用，苦痛，磨難，病痛，煩惱，死的危險，和追隨着的僕人。

乳母，醫生，教師等。

惡魔 董賢先生，這些都在我的區域裏實現了。

董賢 是的，以死的代價換來的。人是不願出這種價錢去買的他要求的，住在地上，而享受你地獄裏的浪漫的快樂。唔，這種方法總會發明的，只要意志是熱烈地想要，頭腦是不會失敗的。這種日子是會來了，大國家的調查人口，一次一次的數目減少；那時候六間房間的別邸，會比大住宅的租金還要貴；那時不顧死活的貧民和愚蠢虔誠的富人，雖然生男育女，延長人種的滅絕，但把人種墮落了；同時大膽心細的人，勤儉自私的人，野心自大的人，富於想像和有詩意的人，喜歡金錢和真實快樂的人，崇拜成功藝術和戀愛的人，都會起來反抗『生命力』而設法避姪。

石像 那是真的善於雄辯了，少年朋友。但是假使你活到安娜的年紀，或者到我的年紀時，你就會知道人們能擺脫貧窮的恐怖，生育兒女的麻煩，和其他一切家庭間的煩惱，想來過點安樂的日子時，又有

年老，醜陋，衰弱和死亡種種的恐怖走上心頭來了。沒有小孩子的勞工，因為他妻子的懶惰，和常常要求出外娛樂散心等事，使他所受的痛苦，比有二十個孩子還要厲害；而他的妻子呢，比他還要可憐，我也有過虛榮的年輕的時候，受着女子的讚美；成了石像後，受着藝術批評家的讚美。但是我承認要是我在世上，一點事也不能做，只是享受這些快樂時，我早就割頸自殺了。我和安娜的母親結婚的時候——或者正確地說，我是終於退讓了，而讓安娜的母親嫁給我時——我就知道我是自討苦吃，像我這個從未打過敗仗的趾高氣揚的少年軍官，結婚可說就是敗北，就是成爲俘虜。

安娜（大起反感）父親！

石像 使你着驚了，我很不安，孩子；但是對既然在談

論中盡情地說出來了，我也只好說點真話了。

安娜 哼，我想我也是你自討苦吃之一哩。

石像 絕對不是，你常常是我的安慰。你曉得的，你所造出的煩惱，大都由你母親去受。

董賢 那麼，請問老將軍，爲什麼你要離開天國，走到這裏來，享受那種你自己認爲遲早會使你刻頸自殺的傷感的幸福呢？

石像（爲這句話所觸動）啊，那倒不錯！

石像（吃驚）什麼！你要出爾反爾（對董賢）你的一切高深理論只不過是勸人改教的假面具罷了（對石像）你就已忘記了那可怖的厭倦嗎？我不是爲你而在這裏供給給你一個逃避所嗎（對董賢）你那種人類快到了不孕和滅絕的議論，那麼，還不好盡量地享受，你自己也承認的，曾使你文雅，使你高尚，使你發達的那些藝術和愛的快樂嗎？

董賢 我從沒有人類要滅絕的議論。「生」無論是「在盲目無組織的狀態中，或在組成牠自己的任何形式中，決不會讓自己滅絕。」我的話沒有說完，老將軍就把我的話頭打斷了。

石像 我有點懷疑，你的話是否會說得完。朋友，你總是喜歡聽你自己說話的。

董賢 不錯，但你既然耐心聽了這麼久，就請你耐心

聽完罷。在我所謂的不孕，還沒有成爲明顯的徵兆以前，就會有種反動起來。繁殖種族的，目的，愛，繁殖種族到現在所謂超人的偉大中心目的，現在雖爲愛，浪漫，謹慎，苛求這類的毒雲所遮掩，但不久就會穿到晴朗的天日中，這一種目的不能再和滿足個人的幻想不能實現的孩子們的幸福的夢想或者成人們對伴侶或金錢的需要等等混爲一談。鄉下教堂裏所舉行的樸素的結婚儀式也就不會再被認爲不雅而加以省略，或有半數的被禁止了。宜布結婚真正目的的合禮的，誠懇的，有力的聲明，是會被人尊重而接受了；同時那些浪漫的誓言，信約，以及「一到死才分離」那類的話，會當作不可忍受的輕浮而廢棄了。安娜，請你評判我對於性的見解，我們男子常常以爲性的關係完全不是個人的關係或友誼的關係。

安娜 不是個人的或友誼的關係！還有什麼關係比更個人的，更神聖的，更至善的？

董賢 神聖的和至善的，要是你喜歡，都可以說，安娜，

但不是個人的，友誼的。你對於上帝的關係，是神聖的和至善的；你敢說這是個人的，友誼的嗎？在性的關係上，男女兩方都是宇宙創造力的不能自主的機械，這種創造力把一切個人的思想都蹂躪了，掃光了，把一切個人的關係都廢棄了。夫婦二人也許是互不相識的生人，說不同的語言，不同的種族和顏色，不同的年齡和性情，他們間除了有生殖的可能性以外，並無別種的約束力，但「一生命力」就爲了生殖的緣故，使他們在一見之下，就互相投入懷抱中去了，由父母之命，不必徵求女子的同意而決定的婚姻，不就是證明這種事情嗎？你看見英國的貴族男女，和農夫一樣，互相認識，互相獻媚，那種的不道德，不是常常表示厭惡嗎？就是這種農夫，在他訂婚以前，又能夠了解他的新娘，或她的未婚夫幾多呢？真奇怪，你就是要請一個律師，或家庭醫師也沒有一個男子戀愛，結婚那樣容易認識哩！

安娜 是的，我們知道了放蕩者的哲學了。總是不顧到女子的結果的。

董賢 結果不錯，結果就是證明她猛烈地捉住男子是正當的。但你一定不說那種捉住是感情的結合。就如你不會說警察捉住罪人，是愛情關係一樣。

安娜 照你的說法，愛情雖是一切關係中最輕微的一種，但你也已承認了結婚是必須的。

董賢 你又怎麼知道愛情不是一切關係中最重大的一種呢？那是重大得超出於個人的了。假如你的父親因爲沒有個人的私恨，而不去殺西班牙的敵人，他還能爲國效勞嗎？假如一個女子因爲沒有個人的情愛，拒絕和男子結婚，她還能爲國效勞嗎？你要曉得其實不是這樣：高貴的女子結婚就如高貴的男子打仗一樣，是根據政治的和家庭的理由，而不是根據個人的理由。

石像（感動地）那是極聰明的見解，賢。我也得想牠一下。你真是充滿了思想。這一點怎樣給你想出來的？

董賢 我從經驗上學到的。我在地上的時候，我把那些意見向女子們提出來，向牠們求婚，雖然使一般

世人責備我，但也把我成爲很有興趣的一個傳奇上的主人公了。我提出這些意見，常常得到這樣的回答。女子們都說：要是我的話是誠意的，那她們可以接受我的提議。我問起她們的條件是什麼，才知道就是這樣：要是她們有財產，我就可以接受那財產，要是她們沒有，我就得自贍養她們一生的責任；而且要終身和她做伴，聽她的勸告，和她談話，還要常常做出快樂的樣子，不然就得受種種責罰；尤其重要的是，我應爲了她，永遠不再和她的女子接近。我倒並不因爲這些條件太不合理，太不近人情而反對，但使我膽寒的，倒是那些條件太不切實了。我常常十分自在地回答她，我從沒有夢想到這些事情；除非她的性格，她的智識都和我同等，或比我更高，不然，她的談話就會使我墮落，她的勸告就會使我走入迷途；而且我曉得，她常常和我做伴，恐怕也會使我厭倦；我不能擔保我一星期後的感情不生變化，更難擔保我一生；要我和她以外的人斷絕自然的，不受拘束的關係，要是我服從了，那就會使

我成爲偏狹，乖戾的人，要是我不服從，那人家定會咒罵我，說是秘密做壞事；最後，我的向她求婚，完全不與這些事情發生關係，只是出於我是男性，她是女性，那種十分單純的衝動的結果。

安娜 你是說那種不道德的衝動罷。

萊賢 太太，你聽說的不道德就是「自然」。我也覺得可羞，但我沒有辦法。「自然」是兩性的媒人，「時間」是兩性的破壞者，「死亡」是兩性的殺人的兇手。我總是喜歡接觸這些事實，而在牠們的認識上建立起制度來。但你們是寧可以宣揚牠們的貞操，牠們的節儉，牠們的和藹可親，來取悅這三者；在這些詭媚上建立你們的制度。那麼，這些制度不能順利地運用，還有什麼奇怪呢？

石像 女子們通常說些什麼話呢，賢？

萊賢 啊！大家不必隱諱，請先告訴我，你對女子們通常說些什麼？

石像 我哦，我說，我發誓到死不變心；要是她拒絕我，我就要去死！沒有一個女子像她那樣——

安娜 她是誰呀？

石像 就是在那時候偶然相識的女子，孩子。我總是說一定的幾句話。一句就是，即使我到了八十歲，我所愛的女子的根白髮，也比最美麗的少女的一束金絲，還要使我動心。還有一句是，我決不願意想娶別個女子來做我孩子的母親。

董賢 (厭惡地) 你這個老滑頭！

石像 (頑固地) 一點也不因為在那時候我真是。一心相信是那樣的。我是有真心的，不像你那樣。而且就為這種真心，才使我成功的。

董賢 真心！蠢笨到會相信你這種明顯顯的大誑語，相信你所謂的真心！你這種的貪女色，以至於想急切地欺騙她，卻欺騙了你自己，那種欺騙，你就叫她真心。

石像 啊，你這該死的詭辯！我是有愛情的人，並不是律師。女子們也因此纔愛我，她們真好呀！

董賢 她們使你這樣相信。但我告訴你，我雖然冷靜地採取律師的態度，她們也使我這樣相信，那是怎

麼講呢？我也有迷戀的時候，那時候我亂說些無意識的話，並且還也相信那些話是出於真心。有時候我情緒很熱烈，想說些好聽的話，來使她們喜歡，我就隨口亂說。又有一時候，我用極冷靜的態度來責備我自己，使她們流淚。但是我覺得，無論用那一種方法，我總逃不出她們的手。當女子的本能一看中了我時，我就只有終身做奴隸，要不然就只有逃跑。安娜 你敢在我和我父親的面前，誇耀說一切女子都愛上你。

董賢 我在誇耀嗎？在我看來，我真是太可憐哩。而且我說的是「當女子的本能一看中了我時。」那不常常如此的，而且有一回，天呀！激起了什麼道德的憤慨！對我這個懦弱的引誘者有什麼壓不住的挑戰有什麼要演供摩琴和亞基摩(註)的活劇！

(註) 伊摩琴 (Imogen) 和亞基摩 (Iachimo) 都是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劇中的人物，亞基摩引誘伊摩琴，失敗亞基摩就設計來報復。

安娜 我沒有要演什麼活劇。我不過喊了一聲我的

父親。

董賢 那麼你的父親就走了來，拿着劍要殺我，要爲你的名譽和道德報仇。

石像 殺你！你是說什麼話是我殺了你，還是你殺了我？

董賢 我們兩人誰的劍術好？

石像 是我。

董賢 自然是你。那麼像你剛才對我們說的，你是做了許多醜事的主角，你居然還有那種厚臉，要裝作報復破壞道德的人，而想致我於死地，要不是偶然的失足，你一定把我殺了。

石像 我不得不那樣做，賢，地上的事情多是那樣安排的。我不是個社會改革家，所以我常常是做一個紳士習慣上所應做的事。

董賢 那也許可以解釋你攻擊我的理由，但不能解釋你以後成立石像的那種使人厭惡的偽善。

石像 那都是由於我上天國後才起的。

惡魔 我仍然不了解，董賢先生，你在地上所做的事，

和老將軍的事與我的人生觀總有點不同。我再說一遍，在這裏你們所要求的都有，你們要避免的，都沒有。

董賢 但是正相反，在這裏所有的，都是使我失望的；所沒有的，正是我還沒有試驗過而覺得需要的。我告訴你，我要是能想出比我自己更好的東西時，除非我能努力把牠產生出來，或替牠除去一切障礙，我就覺得不安。那就是我人生的法則。那就是「生」在我內部的工作，不斷地渴望着達到更高的組織，更關更深更強的自己意識，和更清晰的自己理解。因爲這個目的崇高，所以使戀愛對於我，只成爲一時的快樂，藝術對於我，只是訓練我的能力，宗教對於我，只是個懶惰的口實，因爲宗教所立的神，看世界是好的，而我的本能用我的眼睛來看世界，那是還可以改進的。我告訴你們，在我追求我自己的快樂，自己的健康，自己的幸福的時候，我一點也沒有感覺到快樂。使我委身給女子的手中的，並不是愛，而是因爲疲勞了和困倦了。我在小孩

子的時候，我的頭被石頭撞傷了，我就跑到最近我的女子那邊去，按在她圍裙邊，哭去我的痛苦。當我長大了，和殘忍和愚昧相戰，撞傷了我的靈魂時，我仍然照着小孩子時所做的行動。我也曾享受過休息，養神自在，和奮鬥後的疲勞；但我寧願被拖着去蠢笨的意大利人所說的地獄裏，卻不願去受歐洲的快樂。所以你這個永遠快樂的地方反使我十分討厭。你因為缺少這種本能，所以才成了那樣的怪物，被人家喚作惡魔。你所以得到『誘惑者』這個名稱，也就是因為你能够轉變人們的注意，使他們不去追從他們的真正目的——那是多少和我的目的相同的目的——而來追從你的目的。也就爲了這種事實，他們不從他們自己的意志，而去從你的意志，或者不如說，來自從你的意志，所以使他們成爲現在的那樣不快的，虛偽的，不寧的，不自然的，浮躁的，可憐的東西了。

惡魔（委屈了）：葉賢先生，你對我的朋友們太無禮了。

葉賢：「呵！我爲什麼要對他們或對你有禮呢？在這個『虛偽的宮殿』裏，說一、二句真話，也不至就傷了你們罷。我曉得你的朋友們都是些最蠢的東西。

他們只是修飾，但他們並不好看。她們只是刺綉的和漿衣服，但他們並不清潔。他們只是穿時髦的衣服，但他們並不會嚴。他們只是大學畢業，但他們並沒有教育。他們只是到教堂去，但他們並沒有宗教。他們只是守習慣，但他們並不道德。他們只是膽怯，他們並沒有美德。他們只是『脆弱』。他們甚至還不是壞。他們並不藝術，他們只是放蕩。他們並不繁榮，他們只是有錢。他們並不忠實，他們只是奴性。他們並不重義務，只是羞怯；並沒有公德心，只是有愛國心；並沒有勇氣，只是好鬪；並沒有決斷，只是頑強；並不能制人，只是專橫；並不能自制，只是愚鈍；並不能自尊，只是虛榮；並不親熱，只是傷感；並沒有交際，只是羣居；並沒有顧慮，只是慫慂；並沒有知識，只是固執；已見，並不是進步，只是好亂；並沒有想像，只是迷信；並沒有公正，只是有復仇；並不是慷慨，只是討

好；並沒有訓練，只是恫嚇；尤其是沒有真實——一個個都是說謊者，一直到他們靈魂的深處也沒有真實的。

石像 你的滔滔不絕的話，就夠人驚駭了。我真想有你那雄辯的口才，來對我的兵士們訓話哩。

惡魔 那不過是種空談。那些話從前都已有入說過；但是有什麼影響發生呢？世人有沒有注意到呢？

董賢 是的，那不過是空談。但爲什麼那不過是空談呢？朋友，因爲美麗、純潔、體面、宗教、道德、藝術、愛國、勇敢和其他的種種，都不過是些談話，無論我或別人都能夠把牠們像手套一樣從裏面翻到外面的。要是這些都是真實的，那你對我的指摘，就不能不服罪了；但是幸而無傷你的自尊心，惡魔朋友，那些都不是真實的。就如你所說的一樣，那些只是空談，只能用來騙騙野蠻人去採取文明，或者騙騙文明的窮人，使他們甘願被人剝削，被人役使。這就是支配級階的家傳秘訣；如果我們這個階級的人，不去爲我們可憐的自己，求得更多的權力，更多的奢侈而

去爲世界求更多的『生命』，那麼，這個秘訣，一定會使我們偉大了。因爲我也是個貴族，所以也知道那秘訣，因此，對於你關於這些道德的虛無的長話，真使我多麼討厭，你們把一生犧牲在這些東西上，真是多麼的悲慘啊！要是你真的相信道德上的競賽，正當當的比賽一下，那麼，旁觀的人也還有點興趣；但是你們又不是如此，你們沒有一點不是欺騙，如果對方反把你們欺騙了時，你們就推翻了桌子去殺他。

惡魔 在地上，這些話也許有些是真的，因爲那裏的人都沒有教育，而且不能理解我的愛和美的信仰；但是在這裏——

董賢 哦，是的，我知道。這裏有的只是愛和美。呢！那好像看流行劇一樣，在糾紛沒有發生以前，永遠都在看第一幕。我在地上，就在最爲迷信的恐怖所襲擊的時候，也從沒有夢想到地獄是這樣可怕的一個地方。我在這裏就好像一個理髮匠，永遠在想著美，永遠在弄着金絲一般的頭髮，又好像糖果店裏的

學徒，老是呼吸着香甜的氣味。老將軍，天國裏有什麼美婦人嗎？

石像 沒有。絕對沒有。都是不漂亮的。十幾個人中還沒有值兩個便士的寶石。她們就像五十歲的男子。

董賢 我恨不得立刻到那裏去。美這個字有人談嗎？那裏有沒有藝術家？

石像 老實告訴你，就是很美。麗的石像在他們旁邊經過時，他們也不讚美一聲哩。

董賢 我去。

惡魔 董賢要我坦白對你說嗎？

董賢 你以前不是坦白對我嗎？

惡魔 一向是坦白的。但現在我要更進一層向你表白，人是對一切東西都會厭倦的，會厭倦地獄，也會厭倦天國；一切歷史不過是世界在這兩極端間擺動的紀錄罷了。一個時代不過是擺子的一擺。每個時代的人，都以爲世界是在進步，因爲時代是常在動着。但是如果你到了我這般年紀，如果你也和我以及和老將軍一樣，一千回厭倦了天國，也和你現

在一樣，一千回厭倦了地獄時，你就不會再以爲擺子從天國向地獄擺一下，就是解放，從地獄向天國擺一下就是進化。你以前所看到的改革，進步，向上的成功，人類踏着他的死屍，向更高的地方上昇，這些你現在知道只是一個無窮的幻想的喜劇罷了。你也就會發現我的朋友柯赫來斯所說的「太陽之下，沒有新東西」，那句話的深奧的真理了。所謂虛中之虛——

董賢（不耐煩的樣子）啊呀，這些話比你所說的愛和美的空談還要壞。你真是聰明的呆子，難道一個人因爲對一切東西都會厭倦，就可說是和蟲一樣，狗就是和狼一樣嗎？一個人因爲鬚足了而失去了食慾，難道說他就將廢止吃了嗎？田地任休耕的時候，難道說就沒有用了嗎？老將軍在這裏使用了他的地獄的精力，難道就不爲下次轉到天國去時而積蓄點天國的精力嗎？就承認偉大的一生命力，是用了鐘擺的辦法，把地球當做鐘子，那麼就承認每一擺動的歷史，在我們這些演員看去，似乎

十分新奇，其實不過是前一擺動的重現；而且不止如此，就承認太陽在無窮的時間裏，把地球丟去接來，就和馬戲場的演員丟球一樣，而我們一切時代的總合，不過是丟去接來的一瞬間，難道這個巨大的機械，沒有一點目的嗎？

惡魔 沒有朋友。你以為因為你自己有一個目的，所以「自然」也一定有個目的。因為你自己有手指和腳趾，所以你也希望「自然」有手指和腳趾。

蠢賢 但是假使手指和腳趾是沒有什麼目的，那我就不會有了。而且，朋友，我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如我的手指是我的一部分一樣。如果我的手指是拿來握劍拿琴的器官，那麼，我的頭腦就是「自然」用來理解自己的器官。我的狗的頭腦只是用來滿足狗的目的，但是我的頭腦是用來獲得知識，而這種知識於我個人，只能使我覺得肉體的苦痛和衰老死亡的不幸而已。如果我除了自己的目的以外，沒有別一個目的，那麼，我做一個哲學家，不如做一個農夫了；因為農夫和哲學家活得一樣長久，而且

比哲學家還要吃得更多，睡得好，而且更少憂慮，可以享受愛妻的快樂。這就是因為哲學家是被「生命力」握住了。「生命力」對他說：「我只是想生，只是朝着抵抗力最小的方向走，就不知不覺地造出了許多驚奇的東西來；現在我想知道我自己，知道我的命運，選擇我應走的路，所以我就造了一個特殊的頭腦——一個哲學家的頭腦——來為我握住知識，就和我有農夫的手為我握住犁一樣。「生之力」又對哲學家說：「你必須要為我努力，以至於死，死了我將再造一個頭腦和一個哲學家來實行這種工作。」

惡魔 知道又有什麼用處呢？

蠢賢 呢？知道了就能選擇有最大利益的路，而不必隨從最少抵抗的方向了。難道一隻船駛向有目的的地方去和一根木頭無目的地漂流着一樣嗎？哲學家就是「自然」的舵工。這一點就是我們的不同點：在地獄裏就是在漂流，在天國就是在使着舵而行。

惡魔 大概是駛到礁石上去了。

董賢 那是一種船是常常駛到礁石上去或沉下海

底去——是漂流的船還是給面上有舵工的船？

惡魔 好好，走你的路罷，董賢，我寧可做我自己的主

人，不願這管官目的宇宙力做工具。我曉得美是

好看的音樂是好聽的，愛是好感覺的，而且這些都

是適於思想，適於談論的東西。我又曉得對於這些

感覺，情緒和研究有很好訓練的，就是個文雅的，有

教養的人。不管在地上的教堂裏對我說點什麼，我

曉得在上流社會中是普遍的承認，「冥國的王」

是個紳士；這一點對我就够了。至於你以為不可抵

抗的「生命力」，在世上有品格的人看來，是最能

抵抗的東西。但是如果你也和一切的改革家一樣，

生來就庸俗，輕信，那麼「生命力」就先把你投入

宗教中，在那裏你可以用水灑在嬰兒身上，藉此從

我這裏救起他的靈魂；於是再把你從宗教裏騙到

科學裏去，在那裏你又把嬰兒從受洗禮中奪回來，

和他種一點病菌，免得他偶然地傳染着，於是你又

跑到政治上去，在那裏你又變成腐敗官僚的走狗，

有野心的騙子的隨員，最後，是只有絕望，衰老，精力

衰疲，希望斷絕，對於最壞最無聊的浪費和犧牲，浪

費了和犧牲了享樂的力，就只有無益的悔恨，總而

言之，這就是對於呆子還沒有得到好的就去追求

更好的的一種懲罰。

董賢 但是至少，我是不會生厭。無論如何，聽從「生

命力」就有這一種好處，所以再會罷，撒旦先生。

惡魔（溫和地）再會罷，董賢先生。我會常常想到

關於我們所談的一般有趣的言論。祝你快樂，我會

說過，天國也有些人適合的。但是如果你的心情改

變了，請你不要忘記，這裏的門是常常爲了悔悟的

浪子開着的。不論在什麼時候，如果你感覺到溫暖

的感情，誠懇而自然的愛情，天真的快樂，溫暖的精

鮮的，活潑的現實的時候——

董賢 爲什麼不立即說血和肉這兩個字，雖然我們

已放棄了那兩個膩滑的平凡的字了？

惡魔（發怒）我對你懇懇的送別，他還要責備我

嗎，董賢？

董賢 絕對不是。不過雖然從一個善於譏諷的惡魔那裏，有許多東西可學，但我真受不了。一個感傷的惡魔，老將軍，你知道天國和地獄的境界，請你指給我。

石像 哦，這種境界不過是對一種事物，兩樣看法的差異點。如果你真的要去看那邊的話，無論那條路，都可以使你到達的。

董賢 好，（向安娜行禮）太太，再會罷。

安娜 但是我和你一起去。

董賢 我只能找到我自己去天國的路，安娜；但我不能找到你的路。（不見了）

安娜 真討厭！

石像（叫他）一路平安，賢！（他向董賢去的方向，吹送最後的一次大諧音，作為送別。於是又聽到最初的如幽靈一樣的旋律，輕微地發出來。）唉！他去了。（從嘴唇裏吐出了一口長長的嘆息）啊！他真是會說天國的人們，怕忍受不了。

惡魔（憂鬱地）他去了是我政治上的失敗。我不能留這些『生』的崇拜者，他們都走了。自從那個荷蘭畫家走了以後，這是我最大的損失了——那位畫家畫七十歲的女巫，就像畫二十歲的女神一樣快活。

石像 我還記得，他到天國來了。他叫蘭布倫特。

惡魔 是的，蘭布倫特。這些人們，多少有點奇特。不要聽他們天花亂墜的話，老將軍那是太危險了。留心『超人』的追求，因為結果會使人不分皂白地輕蔑人類。在人類看來，馬、狗、貓等只是一些不入道德世界的生物類。但是在超人看來，男子和女子也只是一些不入道德的生物類。這位董賢對於女子們的親切，對於男子們的有禮貌，就和你女兒在這裏對於她玩的貓狗的親切一樣，但這種親切是完全否認了人類所特有的人類的特質。

石像 那麼，到底誰是超人呢？

惡魔 啊，就是『生命力』的崇拜者的最近的流行話。在天國時，你沒有遇着新來的人中，有個波蘭種

的德國狂人嗎？——他叫什麼名字呢？是尼采吧？

石像 沒有聽說過。

惡魔 在他精神病沒有復元以前，曾來過這裏。我對他倒抱了多少希望；但他是個堅決的「生命力」的崇拜者；他引證超人，甚至引到普羅梅沙士（註）那變古的人，二十世紀的人們到了厭倦了世界，厭倦了肉，厭倦了我的時候，就去追求這個新發現的老狂熱。

（註）普羅梅沙士（Prometheus）是希臘神話中的創世神之一，是傳火給人類的。

石像 「超人」是個很好的口號；一個很好的口號是有助於成功的。我很願會尼采哩。

惡魔 不幸他在這裏碰到了華格納（註）還和他爭論了一次。

（註）華格納（Wagner, 1811-1883）是德國的音樂家。

石像 爭論得對。我是喜歡莫柴特的。

惡魔 噢，那不是關於音樂上的爭論。華格納也曾經趨向到崇拜「生命力」方面去，他造出了一個超

人叫做西格佛里（註）但以後他醒悟了。所以他們在這裏碰到的時候，尼采就罵他是反覆無信者；於是華格納就寫了一本小冊子，證明尼采是猶太人，結果就使尼采一怒而到天國去了。去了倒省事。朋友，讓我們趕快回我宮裏去，開個音樂大會，歡迎你的光臨罷。

（註）西格佛里（Sigfried）是華格納所作的四部曲中的主人公。

石像 謝謝，你太客氣了。

惡魔 請走這裏，老將軍。我們從原路下去。（他站在

冥府的活門上）

石像 好的。（回想）也是一樣，「超人」真是個極美的想法，倒有一點莊嚴的意味。（他站在冥府的活門上，傍着惡魔。活門慢慢地沉下去。從深淵中發出紅光。）噯，這便是回思想起從前的時候來了。

惡魔 我也是如此。

安娜 等一等（活門停住）

惡魔 太太，你不能從這條路去。你是有神的理想的。

你還要比我們先到宮裏哩。

安娜 我請你等一等，不是爲那件事，請你告訴我，

「超人」是在什麼地方呢？

惡魔 還沒有創造出來呢，太太。

石像 恐怕永遠不會創造出來罷。我們走罷，這紅光

要使我打噴嚏了。（他們降下去了）

安娜 還沒有創造出來！那麼，我的工作沒有做完呢。

（虔誠地在她身上畫了一個十字）我相信「將來的生」（向宇宙呼號）一個父親——一個生超人的父親！

（安娜在空虛中消失了；依然是茫然一片；一切生存，似乎是永遠停止了。隨後隱約地，好像有人在呼喊的聲音，由峯淡淡地顯出在較明亮的背景裏來，令人吃了一驚。天空也從遠處回來了；令我們忽然想起來這是什麼所在。那種呼喊聲也漸漸地明晰而且急促。喊着「汽車！汽車！」忽然間一切現實完全回來了。正是西耳拉山的清晨；土匪們因牧羊者從小山上跑下來告訴他

們，又有一輛汽車來了，一齊站了起來，向着大路跑去。但納和孟多柴驚愕地站起來，矇矓地互相

望着。斯脫拉和在沒有站起來之前，先坐着打了一個呵欠，表示對於土匪們的騷亂，不感覺興趣。

裝做自尊的樣子。孟多柴目光敏銳地看見他部下都在注意着那個警報，於是他偷偷的和但納

說話。）

孟 你有做夢嗎？

但 有很厲害的夢。你有嗎？

孟 有的；我記不起是什麼了。你也在夢裏呢。

但 你也在我的夢裏，真奇怪！

孟 我警告過你的。（大路上發生槍聲）笨貨！他們

總要玩弄槍（土匪們驚惶地跑回來）誰放的那槍？

（向杜伐爾）是你嗎？

杜 （喘不過氣來）我沒有放槍。他們先放了。

無政府主義者 我告訴過你，最初先要廢棄國家。現在我們都失敗了。

粗暴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倉皇地逃過半圓場）太

家快逃吧。

孟 (抓着他的衣襟把他推倒在地上拔出刀來)

誰亂動，我就先殺他。(他遮住路，大家都不逃了)

發生了什麼事？

乖戾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一輛汽車——

無政府主義者 三個男子——

杜 兩個女人——

孟 三個男子和兩個女人！你們為什麼不帶他們到

這裏來？你們怕他們嗎？

粗暴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站起來) 他們有衛兵

啊，啊，讓我們逃吧，孟多笨。

乖戾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兩輛武裝汽車，裝滿了兵，

在谷口上。

無政府主義者 那一發槍是朝天放的。那是一種信

號。

(斯脫拉扣又吹起他喜歡的調子來，使土匪

們聽上去，好像是殯葬進行曲。)

但 那不是衛兵，是派來捉你們的。我們來時他們會

勸我們等着一起來！但我是急急地要先來了。

粗暴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明白他的話後，痛苦地)

啊，我們還在這裏，等他們來！我們逃到山裏去罷。

孟 傻子，你知道山裏的情形嗎？你不是西班牙人？

你碰到第一個牧羊人，就會把你送給官兵。而且我

們已在他們的槍射得到的距離內了。

粗暴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但是——

孟 不要響。我有辦法。(對何納) 同志，你不會出賣

我們罷。

斯 你在叫誰同志？

孟 昨晚我是佔着上風。你這位搶奪窮人的強盜是

在我這個搶奪富人的手中。但是你伸出手來，我是

和你握手的。

但 我對你並無不滿，同志。我們和你們過了一個快

樂的夜，就不過這樣。

斯 我並沒有和誰握過手，曉得嗎？

孟 (嚴肅地轉向他) 少年人，如果我被捉去密間，

我就會宣告有罪，而且還要我說明為什麼離開英

國，離開家庭和義務。難道你願意把你斯脫拉扣的高姓，拖過污穢的西班牙的刑庭嗎？警察一定會搜我的身。他們會找出魯易莎的相片。那相片一定會會在畫報上發表。不要置若罔聞。那就是你會幹出的事，記着。

斯（含着怒氣）我不管什麼法庭。但把我的姓和你的混在一起，我是反對的，你這個詐財的豬獃，你孟不像魯易莎的哥哥說的話，但也不要緊，你已經語塞了，那也就夠了。（他轉向他的部下，他們看見一羣新的人，穿着坐汽車的服裝，鬧轟轟地從大路上走來，急忙跨過半圓場，向着他背後的洞穴裏去隱藏。安妮最初走來，直向但納走來。隨後，梵奧勒因為地上崎嶇不平，由赫克拖牽着她的右手，藍斯敦牽着她的左手。孟多柴退到他首領席的石上，平靜地坐下，他的部下排列在他的後面，他的幕僚，有利伐爾和無政府主義者在他右邊，兩個社會民主主義者在他左邊，在兩側護衛着他。）

安 那是魯克！

但 捉住了！

樹 什麼，果然是的。我說是你，但納。我們因為車輪破了，停下來，路上釘子多極了。

梵 你和這些人在這裏做什麼？

安 爲什麼你一句話也不說就走了？

赫 請你給我那束薔薇花，希特菲爾脫小姐。（對但納）

納（在我們知道你已經走了以後，希特菲爾脫小姐就和我賭一束薔薇花，說我的車子，在沒有到蒙特卜羅之前，一定追不上去。）

但 但是這並不是去蒙德卜羅的路。

赫 那不要緊。希特菲爾脫小姐在每一處停車的地方，都能找出你來的方向，她真是個福爾摩斯。

但 「生命力」來了！我完了。

奧（高興地從大路上跳進半圓場來，走入但納和斯脫拉扣之間）你還平安，我真高興，老朋友。我們怕你被土匪們捉去了。

藍（注視了孟多柴一陣）我好像見過你這位朋友的面的。（孟多柴有禮地站了起來，帶着笑容走

前到安妮和藍斯敦的中間來。

赫 奇怪，我也好像見過。

奧 我很熟悉你，先生；但我記不起在那裏會過你了。

孟（對梵奧勒）你還認識我嗎，小姐？

梵 哦，認識的；但名字是記不起了。

孟 是在沙維愛飯店。（對赫克拖）你時常和這位

小姐（梵奧勒）來那邊吃午飯。（對奧克台維）

你常和這位小姐（安妮）和她的母親到麗先戲

院去的時候，順便來那裏吃晚飯。對（藍斯敦）你

時常和（沉下他的聲音，好像說秘密話一樣，但仍

然聽得很清楚）幾個不同的小姐來那裏吃晚飯。

藍（發怒）那和你有什麼相干？

奧 什麼，梵奧勒，我還以為你和馬隆，在這次旅行以

前，彼此是不認識的！

梵（迷惑地）這個人大概是飯店的經理罷。

孟 是侍者，小姐。我對於你們都有個很可感謝的回

憶。從你們對待我那樣好看來，我想你們每次到飯

店裏去時，都是很愉快的。

梵 真無理！她轉過身去不理他，和赫克拖上山

去。

藍 夠了，朋友。我想你不會因為曾經在桌邊侍候過

這兩位小姐，就希望她們把你當做一個朋友罷。

孟 對不起，是你說認識我的。小姐們是學着你的樣

子。但是既然你擺出你們上層階級的那種討厭的

態度來，那麼，我們的這個遭遇，就算結束了吧。以後，

就請你當我是一個陌生人，或同路的旅行者吧。

（他傲慢地走開，仍回到他首領的坐位上去。）

但 你看我在路途，剛才找到一個可以談點有道

理的話的人；你們就本能地地去得罪他。就是這位

『新男性』也和你們這些人一個樣子；恩利，你的

舉動真像個無聊的紳士哩。

斯 紳士！我不是。

藍 其實，但納，你這種口氣——

安 不要理他，老爹爹。你到現在也該知道他的脾氣

了（她拉着藍斯敦的手臂，哄着他上小山去，加入

梵奧勒和赫克拖一塊，奧克台維像狗一樣，跟在她

後面。

杜伐爾（從小山上喊）軍隊來了。從他們的汽車上下來了。

杜伐爾（驚慌地）啊，糟了！

無政府主義者 蠢子！就因為你們這般人，聽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寄生蟲的話，不把政府廢去，現在政府就要來勸絕你了。

乖戾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最後還要辯論）不然，只要捉住了政府的主要人物——

無政府主義者 現在政府要來捉你了。

粗暴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更加不安）啊，不要說了。我們還在這裏做什麼？我們還在這裏等什麼？

（咬牙地）再說下去，談談政治，你們這些蠢貨，

沒有什麼再說得好聽的了。再談啦。

（兵士們在大路排成一列，拿槍守着半圓場。土匪們努力壓住互相想躲在別人背後的那種不能自抑的衝動，但仍然極力裝出若無其事的样子。孟多柴顯出不怕的樣子，昂然的站着。那隊兵士的指揮官從大路上走入半圓場來，驕驕地向土匪們望了一眼，然後對但納發問。）

指揮官 這些是什麼人，英國先生？
但 我的衛隊。

（孟多柴面帶着惡魔似的笑，深深地一鞠躬。土匪們一個個現出不能抑制的笑容來。他們都舉手行禮，只有無政府主義者交叉着兩手，表示反抗政府。）

第四幕

格拉那達 (Granada) 的一個別墅的花園。要知道這花園是個什麼樣那非得親自去格拉那達看一下不可。現在祇能平凡地敘述一下，那兒有一羣小山，點綴着許多別墅，有一個小山頂上，建有亞爾察不拉城，在山谷裏有個很大的市鎮，到那裏去有幾條灰塵很多的白色道路，路上有許多乞食的小孩子，不管他們是在做什麼和想什麼，只要看見有人走過，總是機械地哀求着要半個便士，並且伸出褐色的像要攫取東西一樣的小手來接錢；但是這種描寫，除了亞爾察不拉城，乞食的，和有色的馬路以外，不但是適合於西班牙，就是英國的休利 (Surrey) 也可以適合。不過這兩處的不同點是休利的小山比較的小和醜陋，適當地說起來，應該稱做休利墩，但這裏西班牙的小山，是帶有山岳的性質；山丘的雄壯，

雖然為明媚的風光隱住了，但仍不減其威嚴。

這裏所說的花園是在亞爾察不拉城對面的小山上；別墅正切合於那種連家具，每週出租與有錢的英美遊客住的別墅一樣，非常富麗堂皇。要是我們站在花園腳下的草地上，向着小山上望去，我們的視線，正可望見築在和無限的空間相接的山丘頂上的一個眺望臺的石欄杆。在我們與這眺望臺之間，就是這個花園，中央有圓形的水盆和噴水池，周圍繞着有幾何學圖形的花牀，沙石鋪的小路，和修剪過的水松，佈置得非常雅緻。那個花園是比草地還要高，所以我們要經過草地正中的幾步石階，才能到達那裏。那眺望臺又比花園還高，要再從花園裏上去幾步才能到達，從石欄杆那裏望出去，谷底的市鎮，周圍連綿的小丘，以至極遠的高山，都可一覽無遺。別墅在我們的左邊，從花園左角的石階走去，就可到達。從眺望臺回來，經過花園，再下到草地上時，（這樣一來，別墅就變為在我們的右手邊了）

我們就發現住在別墅的人們，是有文學興趣的，因為這裏沒有打網球用的網，也沒有打木球用的環，但是在我們的左手邊，有一張小巧的鐵製的花園桌子，上面有幾本書，大部分是黃色的書，而桌旁有張椅子。在右邊也有張椅子，也有兩本打開着的書放在上面，並沒有報紙，從這種情形和沒有運動器具那種事實看起來，也許會使一個聰敏的看客，對於住在別墅裏的是那一類人，發生一個極不正確的結論。但是這一種推想，被斯脫拉扣的出現而停止了，在一個愉快的晴天的午後，他穿着車夫的制服，出現在左側棚邊的小門口。他爲一個年老的紳士開了門，然後跟着他到草地上來。

老紳士不怕西班牙的烈日，還穿着黑色的禮服，帶着大禮帽，褲子上有深灰色和淡紫色的細條紋，調和成一種非常高尚的顏色，黑色的領帶在雪白的襯衫外面打着一個結子。從這種裝束看來，大概這個人不管氣候如何，總要常常小心

地保持他的社會地位；就是說，即使在沙哈拉大沙漠中，或在阿爾卑斯山的最高峯蒙白崗的山頂，也是這樣的裝束。因此，那些替第一流的洋服店和帽子店做廣告，以維持其生意，爲自己畢生使命的上流人的特徵，他是一點也沒有的；所以在他穿着那種華麗的衣服，反而覺得俗氣，還是穿起無論那一種工人的衣服，倒能顯出點威嚴來。他是個雙頰豐滿的人，臉色紅赤，頭髮剛硬，眼睛細小，有一張嚴厲的口，兩角向下垂着，和一個頑固的下頷。因爲年老之故，連喉頭和兩頰下部的皮膚，都鬆弛了；但是在嘴以上的皮膚仍然和蘋果一般的堅實，所以從他面部的上半部分看起來，似乎比下半部分年輕些。他有一種會賺錢的人的自信心，並有爲了賺錢而經過一種拚命的奮鬥的蠻橫的樣子，在他的禮貌中，顯然藏有一種威嚇，似乎在說必要的時候，他還準備着別種的手段。同時，他在不使人怕的時候，人家倒覺得他是可憐；因爲有時候，他的樣子，帶有一種淒慘

的神氣，好像那個巨大的商業機械，雖然把他弄成了一個可以穿大禮服的人，但同時又不使他隨心所欲，並且飢餓和阻抑了他的感情。他只要說一句話，就可以聽得出他是個愛爾蘭人，因為他住的地方和他的身分雖然一再的變遷，但他的土語總不能除掉，他的語言的原來本質大概是愛爾蘭的開利（Keel）地方的粗野的土腔；但是在倫敦，格拉斯哥，都柏林和許多大城市所發生的語言的退化，使他受了很久的影響，所以現在除了倫敦的土著以外，誰也不會夢想到這是愛爾蘭的土腔了；因為牠的樂音分子差不多都脫落了，而那種粗野的調子，仍然還聽得出來。斯脫拉扣就是一個極顯明的純粹倫敦人，所以使這位老紳士抱着非常輕視的樣子，因為他覺得斯甚至連自己的國語都說得不正確，真是一個蠢東西。但在斯脫拉扣一方面，又覺得這位老紳士的口音是上帝特地為着安慰不列顛族而造出來的一種遊戲，所以對這位老人常常

取一種寬容的態度，當他是個下等的和不幸的種族，但是有時候這位老紳士表示出要他認真地留心聽受他的愛爾蘭的土腔時，又使他有點驚怒起來了。

斯 我去告訴小姐。她說過你一定願在這裏等她。

（他轉身穿過花園向着別墅走去。）

愛爾蘭人 （帶着十分驚奇地向四周望了一下）

小姐就是梵奧勒小姐嗎？

斯 （忽然起疑，站在石階上）喂，你不是知道的嗎？

愛爾蘭人 我知道的？

斯 （脾氣發作）那麼，你知道，還是不知道？

愛爾蘭人 那與你有什麼相干呢？

（斯脫拉扣大怒，從石階上下來，站在愛爾蘭

人的面前。）

斯 我告訴你與我有什麼相干。羅賓孫小姐——

愛爾蘭人 哦，她叫羅賓孫，是嗎？謝謝你。

斯 什麼，你連她的姓都還不知道？

愛爾蘭人 知道了，你現在已告訴了我。

斯 (看見這位老人這樣巧於應對，呆了一會) 喂，你如果不是我送條子給他的那個人，爲什麼坐進我的車子，讓我帶你到這裏來做什麼？

愛爾蘭人 請問那條子不是送給我，是要送給誰呢？

羅賓孫小姐叫我送給克拖馬隆先生的，知道嗎？羅賓孫小姐不是我的主人，我是爲了好意替她送的。我知道克拖馬隆先生，你並不是他，錯得遠哩。在旅館裏，他們又說你是克拖馬隆——

馬隆 是赫克拖馬隆。

斯 (鎮靜而自負的樣子) 在你的國度裏是叫赫克拖，那是住在愛爾蘭和美洲那種鄉下的地方學來的，在這裏是叫克拖，如果你還沒有注意到的話，不久就會知道了。

(兩人的談話，愈說愈緊張起來，恰好梵奧勒走來，把這種緊張緩和了下去，她從別墅裏跑出來，經過花園，現在正從石階上下來，恰好來到馬隆和斯脫拉之間。)

梵 (對斯) 你把我的信送去了嗎？
斯 送去了，小姐。我送到旅館裏，拿進去，想會見年輕的馬隆先生。但是出來了這位先生，他說是他，要和我一起來。旅館裏的人也說他是克拖馬隆先生，所以我帶了他來。可是現在他又否認了。但是如果他真不是你耍會的人，請你說一聲，我就把他送回去，那是很容易的事。

馬隆 小姐，我很想和你談幾句話。我是赫克拖的父親，就是這位活潑的英國人，再和我談一二點鐘話，也一定會猜着的。

斯 (冷淡地反抗) 不會，就談到一二年也猜不到。如果你也和你的兒子那樣經過長期的磨練，那也許會有點兒和他相像。現在你一點也不像，第一你的談話上，帶口舌太多了。(溫和地對梵奧勒) 哦，小姐，你要和他談話，我走了。(和藹地向馬隆點一點頭，從柵邊的小門出去。)

梵 (十分有禮) 很對不起，馬隆先生。假如那個人得罪了你的話，但是我們也沒有法子。他是我們的

車去。

馬隆 你們的什麼？

梵 我們的開汽車的人。他可以一點鐘開七十英里。車子壞了，他會修理。我們要坐汽車。我們的汽車又要靠他，所以我們自然要靠他了。

馬 我曉得了，小姐，英國人每多收入了一千元，似乎就要增加一個依靠的人。但是，你也不必替他謝罪，我是有意引他說的。這樣一來，我才知道你和幾個英國人住在格拉那達，我的兒子赫克拖也在內。

梵 （婉轉地）是的。我們原來想到尼斯去，但是我們同伴中有一個有點怪僻的人，他先來了這裏，我們也只好跟了來。請坐，好嗎？（她把最近的椅子上兩本書拿開。）

馬 （被這個好意所感）謝謝你。（他坐下，好奇地注視着她，看她走過鐵桌那邊去放書，等她走了回來後，他才說）我相信你是羅賓孫小姐吧？

梵 （坐下）是的。

馬 （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你寫給赫克拖的條

子是這麼說（梵奧勒不覺嚇了一跳。馬隆卻靜默下來，拿出一副金邊眼鏡戴上）『最親愛的，他們下午都到亞爾塞不拉城去了。我假說頭痛沒有去，現在園子裏只有我一個人。請你跳進御克的汽車，斯脫拉立刻會把你送來了，快快，你的親愛的梵奧勒。』（他看看她，但這時她已經恢復了原狀，用非常沉着的態度，望着他的眼鏡。他繼續慢慢地說）我不知道在英國社會裏，青年男女是怎樣交際的，但在美國，這樣的信，是會使人感到這兩人間是有極親密的關係的。

梵 是的。我和我的兒子很熟，馬隆先生，你有什麼不贊成嗎？

馬 （多少有點掙扎）沒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不贊成。不過你要曉得，我的兒子是完全靠我的，所以他想做的重要一點的事，都得和我商量。

梵 我相信你不會毫無理由地去阻礙他的，馬隆先生。

馬 我也希望不會。羅賓孫小姐，但是像你這樣年紀

的人，也許會對於許多事情，我認爲不是無理由的，而你認爲無理由哩。

赫（略爲聳一聳肩）啊，我想我們也無用其互相誤解了，馬隆先生，赫克拖要和我結婚哩。

馬 我從這封信上看來，就知道他大概會如此。好的，羅賓孫小姐，他可以自己作主；不過假使他和你結婚，他是不能想在我這裏拿一個錢去的。（他取下眼鏡，和那封信一起放入袋裏）

赫（有點嚴厲的樣子）這話對我太不客氣了，馬隆先生。

馬 我沒有說對你不好的話，羅賓孫小姐，我敢說你是一位溫和而美麗的小姐，但我對赫克拖，還有點別的意思。

赫 赫克拖對他自己也許沒有別的意思哩。

馬 大概沒有。那麼，他就不必依賴我，這就夠了。我敢說你也已有了準備。一個年輕小姐寫信給一個青年男子叫他快快來，那麼，金錢似乎不成問題，只有戀愛才要緊了。

赫（尖銳地）對不起，馬隆先生，我不會想得那麼蠢。赫克拖一定有錢的。

馬（有點疑慮）啊，很好，很好。自然他會去工作賺錢。

赫 要去工作才有錢，那有什麼用處呢？（她不耐煩地站起來）那些都是廢話，馬隆先生，你一定能拿錢來保持你的兒子的地位的。這是他的權利。

馬（嚴肅地）如果你是靠那種權利來和他結婚的話，那麼，我勸你還是不要和他結婚好。羅賓孫小姐。

（赫奧勒幾乎要發脾氣，但極力忍耐着；放開她握緊的拳頭；裝着極鎮靜極安閒的樣子，重複坐下。）

赫 你對我有什麼不贊成？我的社會地位至少也不壞過於赫克拖的。他也承認的。

馬（精明地）你是常常這樣對他說的，是嗎？羅賓孫小姐，赫克拖在英國的社會地位，正是我想替他去買來的。我已經替他想了，一個很好的建議。讓他

在英國選擇一幢最有歷史的宅邸，或者擧學，或者寺院，選定了以後，只要他告訴我，他要買來和一個當得起住那所房屋的妻子同住時，我就替他買來，並且給錢他維持。

楚：你說當得起住那座房屋的妻子，是什麼意思？凡是受過相當教養的女子，不是誰都能替他管理這樣一個家嗎？

馬：不，她必須是生在這一種家庭的。

奧：赫克拖也不是生在這種家庭的，不是嗎？

馬：他的祖母是一個赤腳的愛爾蘭女子，在遠泥的爐邊養大我。讓他也去和這種女子結婚，那我也不惜給錢她。他拿我的錢去，要不是提高他自己的社會地位，就得提高別人的；只要有一個人得到了社會利益，那麼我的錢就算用得當了，但是總須有一個人得到利益。現在如果他和你結婚，那是一切都沒有變動。

楚：我的親戚中，也有許多是非常反對我和一個沒有身分的女子的孫子結婚的，馬薩先生那個也許

是一種偏見；但是你要你的兒子和一個有身分的女子結婚，也是種偏見。

馬：（站起來趨前去，用一種審查的眼光注視她，在這種注視中，含有許多勉強的尊敬）你似乎倒是個口快心直的年輕女子。

楚：我就不明白，為什麼因為我不能使你有利，我就應該過貧窮可憐的生活。為什麼你要使赫克拖不快樂呢？

馬：他馬上會消失這種不快樂。男子們在金錢上的失望，比在戀愛上的失望難受得多。我想你一定以為這種話是卑鄙的；但是我曉得我的話是有道理的。我的父親是在可怖的四七年，餓死在愛爾蘭。

楚：是大飢饉嗎？

馬：（帶着憂鬱的情緒）不是餓死的。這年全国豐收，還有食物輸出國外去，那裏是大飢饉。我的父親是餓死的；我就爲了餓，被我母親抱着，流落到英國去了。英國人的法律把我和我的家庭趕出了愛爾蘭，好就讓你保有愛爾蘭；我和我這一類的人就回

轉來買英格蘭；而且還要買最好的。所以我不願赫克拖買中產階級的房產，娶中等階級的女子。那是很爽直的話，和你一樣，不是嗎？

楚（冷靜地憐憫他的傷感的心情）真的，馬隆先生，像你這樣年紀，這樣明白的人，還說出那種空洞的話，真使我覺得奇怪了。你以為英國的貴族，只要一對他們說，就把他們的田地賣給你了嗎？

馬（已經有兩家英國最老的大住宅要賣給我。一家是那承繼的主人雇不起人來打掃他的房子；還有一家是出不起遺產稅。現在你還說什麼？）

楚（自然那是十分可恥的事；但是你要曉得，這些社會主義式的收買財產，政府遲早是要禁止的。）

馬（嬉笑）你以為政府會在我買房子——或者不如說買寺院——以前，下令禁止嗎？這兩處都是寺院。

楚（不耐煩地，把那話推開）噢，是的，我們說點正經話罷，馬隆先生。我們剛才談的，都不是正經話哩。馬，我看不然。我說的都是正經話。

楚（那麼，你還沒有我了解赫克拖哩。他是浪漫的，狂熱的——我想是你遺傳給他的——他需要一個妻子來照管他。要一個不是狂熱的妻子，你要知道。）

馬（大概要像你那樣的人。）

楚（冷靜地）哦，是的。但你一個錢也不拿出來維持他的地位，卻要我去負擔這種事，未免太不對了。

馬（吃驚）停一會。停一會。我們談到那裏去了？我記得我並沒有請你負擔什麼事。

楚（自然，馬隆先生，如果你有意來誤解我，那就使我很難再對你說。）

馬（一半迷惑）我並不想有意為難你；但是我們的話好像離題太遠了。

楚（斯脫拉扣帶着匆忙的樣子，推開小門，讓赫克拖進來，赫克拖帶着憤怒的鼻息聲，走到草地上來，正要走過他父親那邊去；楚兒勒慌忙跳起來止住他。斯脫拉扣並不等候；至少他是沒有停留在聽得見說話的地方。）

馬（啊，多麼糟！赫克拖，請你不要說話。你出去，等我和

你父親說完了話，再來。

赫 (頑固地) 不，梵奧勒，我想非把這件事說明了不可。(他把她推開，從她旁邊走過，而朝着他的父親，他父親的雙頰因為開始沸騰着愛爾蘭的血，變成了黑暗色。) 父親，你做的事太不正直了。

馬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赫 你私拆我的信，又裝着我的樣子來騙這位小姐。那是太卑鄙了。

馬 (威嚇地) 你說話當心點，赫克拖，當心點，我告訴你。

赫 我從前很當心。我現在也很當心。我現在當心我在英國社會的名譽和地位。

馬 (憤慨地) 你的地位是我的錢買來的，你知道嗎？

赫 是的，但被你私拆那封信，就把事情弄壞了。那是一封英國小姐寫來的信，不是寫給你的——一封秘密的信！一封機密的信！一封私人的信！被我父親拆開來了！這是在英國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事情。

我們還是早一點一塊兒回美國去好。(他默然講之於天，請天見證這兩個被逐者的羞恥和苦悶。)

梵 (本能地不喜歡喧鬧，吐住赫克拖) 不要無理，赫克拖，馬薩先生開拆我的信是十分對的，信封上是寫着他的名字。

馬 對呀！你連常識也沒有，赫克拖，謝謝你，羅賓，小姐。

赫 我也謝謝你。你真好。我父親是不懂事的。

馬 (憤怒地握著拳) 赫克拖！——

赫 (帶着毫不畏懼的道德的勇氣) 啊，再叫一陣，赫克拖，來威嚇我也沒有用。私人的信總是私人的信，父親。這事你總不能馬虎過去。

馬 (提高聲音) 我總不會嚇退了，聽見嗎？

梵 噲！不要說了，不要說了，他們都回來了。

(父子都止住了話，靜默地互相凝視着，但納和藍斯敦從小門進來，後面跟着奧克台維和安妮)

梵 就回來了！

但 亞爾寒不拉城今天下午不開放。

楚 真失望呀！

（但納走向前來，立即到了赫克拖和一個陌生的老人之間，覺得這兩人顯然是要打架的樣子。他向兩人看過去，想得到一種解釋。他們悻悻地避開他的視線，在靜默中蘊藏着他們的怒氣。）

藍 你這樣的頭痛，還跑出太陽來，不要緊嗎，楚勒？

但 你的病也好了嗎，馬隆？

楚 噢，我忘記了。我們以前都沒有會過，馬隆先生，請你介紹你的父親好嗎？

赫 （帶着羅馬人的堅決）不，我不介紹。他不是我的父親了。

馬 （大怒）你在你的英國朋友面前不承認你的父親嗎？

楚 啊，請不要吵鬧。

（安妮和奧克台維逗留在小門邊，互相驚奇

地看了一下，然後謹慎地退走上石階，人花園裏去了，在那兒毫無阻礙地觀望着這個衝突。他們上石階的時候，安妮向楚勒與勒做了一個鬼臉，對她表示靜默的同情。楚勒與勒背着小桌子站着，現出十分爲難的樣子，因爲看見她的丈夫，只願讓他增高道德的優越性，一點不顧他父親的鉅大的財產。）

赫 對不起，羅賓孫小姐；但我是爲着一種主張而爭。我是個兒子，而且我也希望做一個孝子；但是尤其重要的，我是個「人」！那麼，如果我的父親把我的私信當做他自己的，而且挺身出來說，我不能和你結婚，即使我很幸運的得到你的許可，他也不准時，我祇好和他分手，走我自己的路了。

但 和楚勒與勒結婚！

藍 你沒有發瘋嗎！

但 你忘記了我們對你說的話嗎？

赫 （不顧）我不管你們對我說什麼。

藍 （大起反感）咄，咄，喂，胡鬧之至！（他飛奔向小

門去，忿怒得連兩肘都顫動了。）

但 又是一個狂人！這些談戀愛的人，都應該拿去監禁起來。（他認爲赫克拖已經完了，不再和他多說，轉身到花園裏去；但馬隆又發生了另一種忿怒，跟着但納，並用一種強迫的語氣，迫他站住。）

馬 我不明白你這句話。請問，是不是赫克拖不配和這位小姐結婚？

但 先生，這位小姐已經結了婚了。赫克拖也知道，可是他還要執迷不悟，把他帶回去監禁起來吧。

馬 （苦痛地）這就是被我愚笨無知的舉動破壞了的上流社會的風氣和一個已婚的女子談愛（他忿怒地走入赫克拖和梵奧勒之間，差不多在赫克拖的左耳邊，怒喊着）你已經學到了英國貴族的那種習慣了，是嗎？

但 一點不錯。請你不必費心吧。我自己做的事，我自己會負道德上的責任。

但 （眼睛發着光，走向赫克拖的右手邊）說得好，赫克拖，你也以爲結婚不過是個法則，並不是道德！我

也贊成你；但不幸，梵奧勒並不贊成。

馬 對不起，我真有點懷疑。（轉向梵奧勒）老實告訴你，羅賓孫夫人，或者其他什麼夫人，你既然是別人的妻子，你就沒有權利寫那種信給我的兒子，赫（大怒）我再也忍不下去了。父親，你侮辱了我的妻子。

馬 你的妻子！

但 你就是那不露面的丈夫！又是一個道德上的騙子！（他拍着自己的額，倒在馬隆的椅子上。）

馬 你沒有得我同意，就結了婚！

藍 你故意的欺騙了我們！

赫 哼，我已經忍夠了氣。梵奧勒已和我結了婚，就是這麼一回事。現在你們要怎麼說——隨你那一個？

馬 我要說的話就是：她和我沒有錢的人結了婚。

赫 不對，她是一個工人結了婚。（他的美國式的發音，使簡單的，不受人歡迎的「工人」這個字，增加了絕大語勢）從今天下午起，我開始自己賺錢過

活。

馬（帶着怒的譏諷）是的，現在你的膽子很壯了。

因為在昨天或者今天早上，你已收到了我的匯款。等到你用完了的時候，你就不會這樣高傲了。

赫（從他珍日記簿中取出一封信來）在這裏。（向他父親擲去）現在你拿去你的匯款，連你同時和我斷絕關係。我不需你的匯款，也不需要你。我不願爲了一千元美金，就讓人來侮辱我的妻子。

馬（十分傷心又十分關心的樣子）赫克拖，你還不知道貧窮是什麼一回事。

赫（激烈地）所以我要想去知道。我要做一個男子漢。梵奧勒，你和我一起回你家裏去，我送你去。

馬（從花園裏跳到草地上來，跑到赫克拖的左手邊）在你沒有走以前，和我握一握手罷，赫克拖，我真有說不出來的稱贊你尊敬你。（他們握手時，他感動得幾乎要流淚了。）

赫（因爲心裏很煩惱，也幾乎要流淚了）啊，不要說歎話了，台維，赫克拖和你一樣，怎麼能做工人哩。（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赫克拖的右邊）不必

怕，他不會變成苦力的，赫克拖夫人。（對赫克拖）如果要資本去做的話，真的並無困難。如果把我當做朋友，錢可以向我拿。

奧（衝動地）或者向我拿。

馬（非常嫉妬）誰要你們的臭銅錢？他不向他的父親拿錢，向誰拿？（但納和奧克台維替退了一步，奧克尤是傷痛，但納因爲金錢的困難已解決，反而安心。梵奧勒帶着希望地擡起頭來）赫克拖，不要這樣躁急，孩子。我剛才說的話，是錯了，我並沒有侮辱梵奧勒的意思，我的話一概取消罷。她就做你所要的妻子好了吧！

赫（輕拍他父親的肩頭）對呀，那就對了，父親。不要再提吧，我們又和好了。不過，我決不向任何人拿錢。

馬（卑屈地求他）不要對我太爲難了吧，赫克拖。我寧可和你吵嘴而把錢拿去，不願你和我和好而受餓，你不曉得什麼是世故，我是曉得的。赫，不要，不要，不要那是已經決定了，不能再改變了。

（他硬着心腸走過他父親旁邊，到梵奧勒那邊去）
喂，馬隆太太，和我一起到旅館去，正式向世人宣佈你的身分。

梵 但我要先進去，告訴台維替我收拾行李。你先去叫旅館裏給我準備一間向着花園的房間。好嗎？我在半點鐘內就來。

赫 很好，你和我們一起吃夜飯罷，父親？

馬 （極顯和他兒子講和）好的，好的。

赫 諸位，再見。（他向安妮揮手，此刻伯納，奧克台維，藍斯敦都走到安妮所在的花園裏去，他從小門出去，剩下他父親和梵奧勒在草地上。）

馬 請你設法使他頭腦清楚點，梵奧勒！我知道你辦得到。

梵 我想不到他會這樣頑強。如果他繼續這樣下去，那我有什麼辦法呢？

馬 不要灰心家庭的感化，也許是很慢，但是很確實的。你會把他克服下去。你答應我去做罷。

梵 我盡力去做。我想你故意要使我们窮困，那自然

是糊塗極了。

馬 自然是的。

梵 （回想了一會）你還是把那匯款給我。他付旅館賬時是要用的。我看看能不能勸他接受，現在當然不能，但不久或者可以。

馬 （熱心地）是，是，就是這麼辦。（他把一十元美金的匯票給她，同時狡猾地加上一句）你要曉得這只够一個沒有結婚的人的用費。

梵 （冷淡地）哦，是的。（接過匯票）謝謝你。還有馬隆先生，你剛才說的那兩所房子——那兩所寺院。

馬 噢？

梵 等我看過後再說。這些地方也許不大好。

馬 好的，以後做什麼事，我都和你相量。你放心吧。

梵 （有禮地，但沒有感激的樣子）謝謝，那就好罷了。（她安靜地回到別墅去，馬隆舉恭地送她到花園的上端。）

但 （叫藍斯敦看馬隆和梵奧勒告別時的那種姿

媚的樣子）那可憐的傢伙，還是個大富翁呢！還是現代的一個有勢力的人！碰到初次會面的一個女子，稍爲對他輕視一點，就把他馴服得同哈叭狗一樣。我不知會不會像那個樣子。（他走下草地來。）

藍（跟着他）你愈早像愈好。

馬（經花園裏回來，拍着手）那真是赫克拖的好妻子。就有十個公爵夫人來換，我也不肯換的。（他走下草地，來到藍斯敦和但納之間。）

藍（對這位大富翁非常有禮）想不到在這個地方會見你，真是格外的高興。馬隆先生，你是不是來買亞爾，真不拉城？

馬 還沒有。我想由我來管理，一定比由西班牙政府來管理還要好。但我不是爲那件事而來。實在告訴你們，我在一個月以前，聽見有兩個人在商量一束股票的交易。價錢上還沒有講妥。他們都是年輕人，而且貪心太大了，他們不知道要是那股票值得出那麼多價錢，那就要求那麼多價錢，也是值得的。而且那價錢的相差，也並不大。我爲了好玩，就湊

上去，和他買下來了。但是一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那是什麼事業的股票。那事務所聽說在這裏，名稱叫做孟多柴有限公司。不知孟多柴是個礦業公司，還是輪船公司，還是銀行，或者是專賣品公司——孟多柴是個人。我知道他。他的方針是完全商業式的。和我們一起坐汽車到市鎮上去走一轉，馬隆先生，順便去訪訪他。

馬 那是好極。請問這位是——

但 是羅勃克藍斯敦先生，令媳的老朋友。

馬 久仰久仰，藍斯敦先生。

藍 謝謝。但納先生，也是我們一起的。

馬 久仰久仰，但納先生。

但 謝謝。（馬隆和藍斯敦很要好的樣子一同從小門出去。但納叫奧克台維，他正和安妮在花園中散步。）台維（台維走到石階上來，但納大聲地和他密語）梵奧勒嫁給一個土匪們的資本家了。（但納急忙跑出去追上馬隆和藍斯敦。安妮走到石階上來，想作弄奧克台維。）

安 你不和他們去，台維？

奧 (忽然流出眼淚來) 安妮，你要我和他們一起去，真像割我的心。(他走下草地上去，把臉避開安妮，她跟着他，好像撫慰的樣子。)

安 可憐的立克其狄克其台維！可憐的心。

奧 我的心已屬於你了，安妮，請你原諒，我不能不說出來了。我愛你，你知道我愛你的。

安 那有什麼用呢，台維？你要曉得我的母親已經決定把我嫁給御克了。

奧 (吃驚) 御克！

安 這似乎不近情理，是不是？

奧 (漸漸憤怒起來) 照你這樣說，御克不是一直在愚弄我嗎？他勸我不要和你結婚，原來他自己想和你結婚嗎？

安 (吃驚) 不是，不是，你不要使御克以為我說過這句話。我一點沒有想到，御克是那樣的對自己想的。但從我父親的遺囑看來，明明是要我嫁給御克。我母親已決定這樣辦。

奧 但你也不必一定常常要犧牲你自己，去順從父母的意見。

安 我的父親很愛我。我的母親也很愛我。自然他們的意思是比我自己的自私好得多。

奧 我知道你是毫不自私的，安妮。但是我相信——雖然我知道這是為我自己說話——這個問題還要顧到別一方面。如果你不愛御克，而又和他結婚，那可算對得起他嗎？如果你能夠愛我，而又把我的幸福都犧牲了，那可算公平嗎？

安 (用一種可憐他的態度望着他) 台維，你是一個好人——是一個好孩子。

奧 (感着屈辱) 就只是那樣嗎？

安 (雖然可憐他，又想作弄他) 那就已經很多了，我敢說你連我走過的路，都常常要崇拜的是不是？

奧 是的。這似乎滑稽，但這不是誇張的話。我真的崇拜，而且我將來常常要崇拜。

安 「常常」是太長了，台維。你看我一定常常要照你理想我的，做一個神那樣生活下去了；我想如果

我們結了婚，我一定不能那樣做。但如果我和卻克結婚，那你的理想是永不會幻滅的——至少在我沒有十分老以前，是不會的。

奧 那時我也老了，安妮，就是我了八十歲，我所愛的女子的一根白髮，也比最美麗的少女的一束金黃頭髮，更使我動心。

安 (十分感動) 哦，那是太詩意了，台維，真是一句詩。使我聽了，突然覺到一種前世的回聲，使我從那回聲裏感覺到這是十分可以證明我們的靈魂是不滅的。

奧 你相信那句話是真實的嗎？

安 台維，如果是真實的，那你愛我，就一定要離開我。

奧 (急忙坐在小桌子上，拿兩隻手掩住臉)

安 (深信的樣子) 台維，我無論如何，不願消滅你的幻想。我不能嫁給你，也不能去開你。我已確切知道，你應該要這樣才好。爲了我，你一定會成一個傷感的老獨身者。

奧 (絕望) 安妮，我要自殺。

安 啊，你不要，那是太忍心了。你以後不會有不好過的日子。你對於女子，會非常體貼。你會常常去看歌劇。一個人在倫敦，如果有適當的收入，就是失戀也是一種十分愉快的痛苦。

奧 (十分冷淡下來，但他自信是只有恢復他的自制心而已) 我知道你說的是十分好意，安妮，卻克說我是需要一點譏嘲，這句話已使你相信了。(帶着安靜而威嚴的神氣站起來。)

安 (狡猾地審視他) 你看，你對我的理想，已經消絕了。那就是我最怕的。

奧 你不怕消滅卻克對你的理想。

安 (臉上現出作弄人的狂喜——低聲) 我不能，他對我也沒有理想。我總有辦法使卻克吃驚。消除一種壞印象，是比照你的理想去做人，容易得多了。啊，我總有一天會使卻克陶醉。

奧 (回到冷靜的絕望裏去，在不知不覺中開始欣賞他失戀的心情，和那種溫柔的態度) 我相信，你會常常使他陶醉的。可是他——那呆蟲——反以

爲你會使他不辛。

安 是的，就是這一點困難。

奧 (自告奮勇) 我去告訴他，說你愛他，好嗎？

安 (急忙) 不，他可要逃走。

奧 (受驚) 安妮，你想和一個不願意的男子結婚嗎？

安 你真是個奇怪的人，台維要是一個女子真的去找男子時，沒有一個男子是願意的。(頑皮地笑) 我想，我的話使你受驚了。但是你現在已經脫了危險。

心裏總有點滿足了。

奧 (嚇了一跳) 滿足(怒恨地) 你對我說那種

話！

安 唔，如果那真是種苦痛。你還要多一點嗎？

奧 我有要求多一點嗎？

安 你向我提議，你去告訴卻克，說我愛他。我知道那是種犧牲精神，但在這裏面，也有一點滿足的東西。

也許因爲你是個詩人，你就和烏兒一樣，把胸部去受荊棘的刺激，來使自己歌唱。

奧 那是十分簡單的事。我愛你，我希望你幸福；你不

愛我，所以我自己不能使你幸福；但我能幫助別人來使你幸福。

安 是的。這似乎十分簡單。但是，我懷疑我們是否常常曉得做一件事的動因。在我看來，真正簡單的事，就是一直去拿你所要的東西。我想我並不愛你，台維；但有時我很想設法使你做個真男子。你對於女子太理想了。

奧 (幾乎十分冷淡) 關於這一點，我覺得自己很滿足。

安 那麼，你就只好遠遠離開她們。只能去夢想她們。無論如何，我也不願嫁你，台維。

奧 我不希望了，安妮。我承受我的惡運。但是我想你不是十分知道那是如何的痛苦。

安 你的心腸真軟！你和梵奧勒完全不同，真有點奇怪。梵奧勒的心是和鐵釘一樣硬。

奧 啊，我相信梵奧勒的心，也完全是沒有婦德的。

安 (有點不耐煩) 爲什麼你說那種話。難道有思想，有辦事精神，頭腦清楚就不是有婦德的嗎？你是

要奧勒做個傻瓜——或者更壞的。像我一樣嗎？

奧 更壞的——像你一樣！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安妮？

安 哦，我不是那種意思。我非常尊重奧勒哩。她常常獨斷獨行。

奧 （嘆息）你也是如此。

安 是的；但是她不必拿甜蜜話去討好人——也不會使人家因她而傷感，就可行得通。

奧 （現出做哥哥一樣的冷淡）她雖然很美麗，但我想也不會有人因她而傷感吧。

安 自然有的，如果她要使人傷感的話。

奧 可是真正善良的女子是不會故意地那樣的去玩弄男子的本能的。

安 （舉起她的兩手）啊，台維，台維，克其狄克其！

台維，願上帝幫助和你結婚的女子！

奧 （聽她那樣叫他的名字，熱情又發生起來）爲什麼，爲什麼你說那種話？不要苦我了。我一點不明

白。假使她要說假話，做圈套來騙男子，那怎麼辦呢？

奧 你以爲我會和這樣的一種女子結婚嗎——我，那樣知道你，那樣愛你的我。

安 哼，無論如何，如果她是聰明的話，她不會讓你和她結婚的。這個問題就這樣結束了。現在我不和你多談。請你原諒我，這件事就算告一段落吧。

奧 你沒有什麼事，要我原諒的；這件事就算結束了。即是傷痕仍然存在，也不會叫你看見牠出血的。

安 到底都還有詩味，台維，再見吧。（她輕撫他的頰，本想和他接吻，忽然被一動嫌厭的念頭打消了最後，跑過花園走到別墅去了。）

（奧克重複退坐在桌旁，把頭伏在兩臂上，咽咽啜泣。希特非爾脫夫人到格拉克達的店舖去環走了一週回來，手裏拿著裝滿了小包裏的綢

袋，從小門進來，看見了他。）

希夫人 （跑到他面前，把他的頭舉起來）什麼事，台維，不舒服嗎？

奧 不，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希夫人 （仍然舉着他的頭，焦慮地）但是你在哭

囉。是爲了梵奧勒的婚事嗎？

奧 不，不，梵奧勒的事，誰告訴你的？

希夫人（放開他的頭）我碰到藍斯敦和那個尊嚴的老愛爾蘭人。你真的沒有病嗎？什麼事呢？

奧（親愛地）沒有什麼——只是有點傷心。那句話似乎有點好笑吧？

希夫人 但是到底是什麼事？安妮有什麼得罪你嗎？

奧 不是安妮的過失。我也一點不怨你。

希夫人（吃驚）爲什麼怨我？

奧（安慰地握住她的手）沒有爲什麼。我說我一點不怨你。

希夫人 但是我沒有得罪你什麼，到底是爲什麼事。

奧（苦笑）你猜不着嗎？你不選我，而選卻克做安妮的丈夫，我敢說，你是很對的；但是我愛安妮，所以使我很苦痛（他站起來，離開她，走到草地中間去）。

希夫人（急忙跟着他）是安妮說我要她嫁給卻克嗎？

奧 是的；她告訴我的。

希夫人（深思地）那麼，真是對不起你了，台維。那只是她自己想嫁給卻克的說法。她向來不管我說什麼，或我要什麼的。

什麼，或我要什麼的。

奧 但是如果她不是相信你有那種意思，她是決不說的。自然你不會懷疑安妮——懷疑她說謊！

希夫人 不要管牠吧，台維。我真不知道青年人要那一種才好；像你那樣，什麼也不知好哩。還是像卻克一樣，知得太多好哩。

（但納回來）

但 好了，我把老馬隆打發去了。我把他介紹給孟多有限公司，讓那兩個土匪去談論去。喂，台維！什麼事？

奧 我要去洗洗臉來。（對希夫人）把你的意思告訴他。（對但納）安妮已經答應了，卻克，你可以相信我。

信我。

但（給奧的態度弄得莫明其妙）答應了什麼？奧 答應了希夫人所希望的事。（他帶着悲痛的威嚴走向別墅去。）

嚴走向別墅去。）

但（對希夫人）這是太神祕了。什麼是你的希望？無論是什麼，我都可以替你做到。

希夫人（感激涕零）謝謝你，卻克。（她坐下。但納從桌邊另外搬過張椅子來，靠近她坐下，把兩肘放在雙膝上，全神注意着她）我真不懂為什麼別人的孩子對我那麼好，而我自己的孩子對我一點不關心。所以我似乎對於安妮，對於羅達沒有我對你對台維，對梵奧勒那樣關切，不是為奇了。現在的世界，真是奇怪。以前一向是那麼爽直，那麼坦白的。可是現在似乎沒有人照他所應該做的去做了。自從丁德爾教授在貝爾伐斯演講以後，一切都變了。但

但 是的人生也比我們以前所想的複雜得多了。但你要我做什麼事呢？

希夫人 這就是我想對你說的。自然你不管我喜歡不喜歡，都要和安妮結婚。

但（吃驚）在我看來，似乎是不管我喜歡不喜歡，都得和安妮結婚。

希夫人（平和地）哦，大概是這樣。你知道的，她只

要決定了要什麼，就得要什麼的。但是不要推在我身上，那就是我所要求的。台維剛才說，安妮對她說，我要她嫁給你；這可憐的孩子爲了這件事就傷心極了；因爲他自己很愛她，但是他看出她那一點好，真是天曉得，我卻看不出她的好處來。但告訴台維說，安妮常常對人說，我要她怎麼能，實在我從沒有這個心，可有什麼用呢？只有使台維恨我罷了。但是你是比較懂事的人，所以如果你和安妮結婚，不要把怨恨加在我身上。

但（加重語勢）我一點也沒有要和她結婚的意思。

希夫人（狡猾地）她配你比台維更適合。她遇着，你正是她的對手，卻克。我也想看她遇着對手。

但 男人除非是拿着撥火棒，穿着大釘靴，決不會是女人的對手。就是那模樣也未必一定是。無論如何，我不能拿起撥火棒來對付她。我只好做一個奴隸。希夫人 不，她是怕你的，無論如何，你可以拆穿她的真面目。她就不能像對我一樣，可以逃過去了。

但 如果我用她自己道德上的話來拆穿她的真面目，那人家都要說我是個殘忍者。第一，安妮說的話，常常不是十分真實的。

希夫人 我很高興，還有人知道她並不是個天使。但 總之——如果用一個做丈夫的人在忿怒時所說的話來說——那她就是個說謊者。而且，她沒有

意思嫁給台維，可是又引得他拚着命去愛她，照着一般標準的定義來說，凡是一個女子把男子的熱情引了起來，而她又沒有意思使他滿足的，這種人叫做蕩婦，所以安妮也是個蕩婦。現在，她又來引你，使你情願把我送上祭壇做犧牲品，僅僅是爲了得到我當面罵她是個說謊者的這一點滿足，從此點看來，我又可以斷定她也是一個恫嚇者。但是她不能像恫嚇女子一樣去恫嚇男子，所以她就常常放肆地利用自己的美麗，去引誘男子，來達到她的要求。她這樣的行爲，幾乎叫我找不出高尚的名稱來形容她了。

希夫人 (溫和地忠告) 然而，你也不能希望有完

人啊，卻克。

但 我不希望。但使我最討厭的是安妮在希望着。我，很知道我所說的她是個說謊者，恫嚇者，蕩婦等等，這些名詞都是虛偽的道德上的責難，可以拿來攻擊無論那一個人。我們都說謊；我們都盡我們所能的來欺嚇人；我們都盡力的讚美某種東西，而沒有意思想得到牠；我們都在盡量的用我們的容色，非度，去獲得利益。假使安妮也這樣承認，那我決不會和她爭論。但是她不承認。要是她生了小孩子，她一定會迫他們去說謊，來娛樂自己。如果別個女子向我送秋波，她就說不願意認識那個蕩婦。她自己喜歡怎麼做，就怎麼做，可是對於別人，她就堅持着非照着囚徒的道德做去不可。總之，我可以忍受她一切的缺點，只有她那討厭的偽善，我不能忍耐，就這一點使我難堪。

希夫人 (聽人家把自己想說的話，這樣滔滔的說了出來，高興得了不得) 啊，她是個偽善者。她是的，她是的，對不對？

但 那，爲什麼你要她和我結婚呢？

希夫人（不平地）你看！自然，又推在我身上了。我從來沒有想到這個念頭，一直到台維告訴我，安妮說我這樣想，我才知道。但是，你知道的，我是很愛台維的；我就當他是我的兒子一樣；所以我不願意他去受人踐踏，使自己受苦痛。

但 至於我就沒有關係，我想。

希夫人 啊，你到底是不同的。你能够照顧到你自己。

你能够應付她，而且她無論如何，是要嫁人的。

但 噯，現在說到生的本能了。你討厭，但你又覺得

一定要把她嫁人。

希夫人（站起來，吃驚）你是說我討厭我自己的

女兒！你該不會因爲我看她的缺點，就以爲我會

壞到這樣不近人情。

但（譏諷地）那麼，你愛她嗎？

希夫人 什麼，我自然愛她。你真說得奇怪，卻克！誰能

不愛他自己的骨肉呢。

但 是的，也許這樣說，可以省卻許多不快樂。可是在

我看來，親族關係好像有一種自然的厭惡。（站起）

希夫人 你不應當說這樣的話，卻克。我希望你不要對安妮說，我對你說了什麼話。我只想使你和台維了解我的情形。我不能默不做聲，讓人家把一切事都推在我身上。

但（恭敬地）是的。

希夫人（不滿足地）但現在我反把事情弄糟了。

台維因爲我不贊美安妮，而生了氣，還有等到我想，到安妮應當嫁給你時，我除了說這樣才能適合她以外，還能說什麼話呢？

但 謝謝你。

希夫人 現在請你不要把我說的話，拿來隨便曲解。我該望你公平點——

（安妮從別墅裏出來，隨着梵奧勒也走了來。她穿着坐汽車出去的服裝。）

安（帶着使人威嚇的溫和，走到她母親的右手邊）
媽媽，你似乎和卻克說得很高興。你的聲音，到處都聽見了。

希夫人（吃驚）你聽見了——

但 不用擔心。安妮只是——哼，我們剛才談她的這種習慣。她一句話也沒有聽到。

梵（來到草地上，走入希夫人和但納之間）我來向你們告別。我要去度蜜月旅行。

希夫人（哭）不要那樣說，梵奧勒。又沒有婚式，沒有宴會，沒有衣服，什麼也沒有。

梵（輕撫她）我不就回來的。

希夫人 不要讓他帶了你到美國去。答應我，你不去。

梵（十分堅決地）我一定不去。不要哭了。我現在只到旅館裏去。

希夫人 但是穿着那樣的衣服去，又帶着行李，使人以為——（咽塞住，隨又哭出來）要是你是我的女兒，豈不好，梵奧勒！

梵（安慰她）好好，我是你的女兒。但安妮會嫉妒的。

希夫人 安妮一點也不顧我。

安 嗨，母親好了，不要再哭了。你知道梵奧勒不喜歡

哭的。（希夫人揩乾她的眼淚，止哭）

梵 再見，御克。

但 再見，梵奧勒。

梵 你結婚愈快愈好。人家也好少誤解你。

但（頑強地）我很想今天下午就結婚。你們大家好像都已決定了。

梵 那不是很好。（向希夫人，把她的手臂圍着她的身體）和你一起到旅館裏去，坐個車子，也可使你寬寬心。進去拿圍巾罷。（她牽着她向別墅去。）

希夫人（她們經過花園的時候）你去了後，家裏只有安妮一個人在，我真不知怎麼好。她總是和男子們纏着，又不能希望你的丈夫來和我這們老太太一起住。啊，你不必告訴我，人家對我的好意，我是很感謝的，但我知道人家會以為——（她和梵奧勒說着，一直到看不見。）

（安正在默想梵奧勒的適時的勸告，走近但納那邊；從頭到腳，有趣地向他打量了一會；最後發表她的意見。）

安 梵奧勒說得很對。你應該結婚了。

但 (發作的樣子) 安妮，我不願和你結婚。聽見嗎？

我不願，不願，不願，不願和你結婚。

安 (平靜地) 但是沒有人求過你，沒有求你，沒有

求你。這問題不就解決了嗎？

但 是的，沒有人求過我；但每個人都好像這件事已

經定了似的。好像誰都知道。只要我們一會而別人

就藉口有事走開了，讓我兩人在一塊，當斯敦也不

再向我皺眉了；他的眼睛反而喜歡得發亮，好像他

已經在教堂裏把你交給我了一樣。白維爾你母親

提到我，並且對我恭賀。斯脫拉扯開地待你就好

像是他未來的女主人。最初告訴我的，就是他。

安 所以你就逃走了？

但 是的，不過被一個生戀愛病的土匪阻住了，結果

就像逃學的小學生一般，被捉了回來。

安 如果你不願意結婚的話，你也可不必。(她轉身

走開，很安閒地坐下)

但 (跟着她) 誰又願受絞刑呢？可是男子們都是

一點兒也不抵抗地讓人家把他絞殺了，雖然至少他可以把教師痛打一頓。我們是行着宇宙的意志，不是行我們自己的意志。我真有一個可怕的感覺，覺得宇宙的意志，使你一定要有一個丈夫，就是我也非結婚不可。

安 我敢說我總有一天要結婚的。

但 但是爲什麼一定要我呢？——男子怎麼多，何必一定要我呢？在我看來，結婚就是叛離，污辱我神聖的靈魂，破壞我的人格，出賣我的生權，是可恥的屈服，是不名譽的投降，是戰敗的承認。我就會像已用過了的東西，現在不需要了一樣，漸漸腐爛起來；我會從一個有將來的人，變成只有過去的人。我會看見其他丈夫們的油膩的眼睛裏，現出安慰，因爲又來了一個新囚徒，可以分擔他們的恥辱。年輕的人就會嘲笑我，說是已經出賣了的；女子們以前認我是一個謎，是可能的伴侶，這時就只當我是他人的所有物了——而且是損壞了的所有物，至多也只是個用過了的男子。

到 但是你的妻子可以戴上一頂帽子，使她自己打扮得非常醜陋，和我的祖母一樣，來保持你的臉面。

但 那麼她更可以驕情地表示她的勝利了，因為這時魚兒進了網，就可以公開發地將牠丟棄了。

安 那到底有什麼不同呢？美麗只在最初看見時，是好看的；只要在家裏放上三日，誰再去看他呢？從前爸爸買來的圖書，我覺得非常可愛；但是我有好多年也不去看牠了。你從來不管我的面孔好不好看，因為你對我太熟悉了。我就好像傘架一樣了。

但 你說謊，你這個迷魂鬼，你說謊。

安 你這個諂媚者。如果你不願意和我結婚，為什麼又這樣來引誘我？

但 是『生命力』呀。我已在『生命力』的掌握中了。

安 我一點也不懂你的話，什麼『生命力』好像是『衛隊』吧。

但 爲什麼你不嫁給台維呢？他很願意。難道你的俘物沒有掙扎反抗一下，你就不滿足嗎？

安 （轉向但，好像要把秘密告訴他一樣）台維永遠不會結婚，你沒有注意到那一種的人永遠不會結婚嗎？

但 什麼？那樣崇拜女子的人！那樣認爲自然界中只有奏戀愛曲的浪漫的景色的人！台維，是那麽豪俠，那麽忠實，那麽多情，那麽誠篤！台維永遠不會結婚，爲什麼，他不是生來就是，只要在街上遇到最初一對的媚眼，就會被迷住的人嗎？

安 是的，我知道。卻克，像他那樣的人，常是帶着失戀的心情，住在很舒適的獨身者的旅館裏，受着女旅館主人的崇拜，永不結婚，像你那樣的人總是結婚的。

但 （打他的顴角）真是十分真實的話！這種真理一生都注視着我；但我以前卻從沒有看出來。

安 啊，女子也是一樣的。詩人的性質是很好的性質，很可愛，很純潔，很藝術；但總是一種老處女的性質。是不能結果的東西。所以『生命力』不理睬牠了。

安 如果那就是你說的『生命力』，那就是不錯了。
但 你不喜歡台維嗎？

安 (細心地向周圍看了一下。知道台維不會聽見)
不喜歡。

但 那麼你真的喜歡我？

安 (靜靜地站起來，向他搖着手指) 卻克說話規
矩點。

但 不知恥的，不要臉的女子！惡魔！

安 大蛇象！

但 偽善者！

安 (溫和地) 爲了我未來的丈夫，我一定要做個

偽善者呀。

但 爲了我(連忙改正自己的話)我說是爲了他
的緣故。

安 (不睬他的改正) 是的，爲了你。你最好和一個
偽善者結婚，卻克。不是偽善的女子，穿着合理的服
裝，到處受人侮辱，碰到種種的困難。於是她的丈夫
也跟她受累，過着提心吊膽的生活，恐怕發生新亂

子。你不寧可娶一個可憐的女子嗎？

但 不，一千個不。困難正是革命家的要素。人有了困

難，才能像用沸水洗牛乳桶一樣，把人洗得乾淨。
安 但是冷水也有牠的用處。冷水很健康。

但 (絕望地) 啊，你真會說。到了緊急時候，『生命
力』就賦與你種種才能。好的，我也能做個偽善者。
你父親的遺囑是叫我做你的監護人，不是叫我做
你的求婚者，我要忠於我的請託。

安 (妖婦一樣的低聲) 他在寫遺囑以前，問我要

誰做我的監護人。我選了你！
但 那麼，這遺囑是你的意思了！原來這個陷阱從起

頭就安排好了的。
安 (集中她所有的魅力) 從起頭——從我們小

孩子的時候——就爲我們兩人——爲『生命力』
安排好了。

但 我不和你結婚。我不和你結婚。

安 啊，你要，你要。

但 我告訴你，不，不。

安 我告訴你，要，要。

但 不。

安 (媚他——求他——差不多聲嘶力竭了) 要。莫使以後懊恨，你要。

但 (爲以前的反響所感動) 我以前什麼時候也會有過這麼一回事呢？我們兩人在做夢嗎？

安 (突然失去了勇氣，帶一種不能隱飾的苦痛) 不。我們是醒着；不過你是說不要，就是這樣罷了。

但 (悻悻地) 是嗎？

安 是的，我弄錯了，你並不愛你。

但 (突然抱着她) 那是假的，我愛你。「生命力」迷惑我了。我抱着你的時候，覺得全宇宙都在我的懷抱中。但是我是在爲我的自由，爲我的名譽，爲我自己，爲這三個不可分的東西奮鬥。

安 你將來的幸福是值得那一切的。

但 你願意爲了幸福而出賣自由，名譽和自己嗎？這些對我並不是幸福，也許是死。

但 (呻吟) 唉，這樣抱緊了，使人苦痛。你在我身上，

抓住了什麼嗎？

安 小心點，御克，如果有人來看見了我們這樣，那你就非和我結婚不可了。

但 如果我們兩人，現在是站在懸崖上的話，那我就緊緊抱着你，往下跳。

安 (在這種緊張之下，漸漸軟下來，喘息着) 御克，放手罷。我真受不住了——我料不到會有這久的時間。放手罷。我受不住了。

但 我也受不住了，讓牠來殺死我們吧。

安 是，我不管了。我已經沒有力氣了。我不管了。我覺得要昏下去了。

(此刻梵奧勒和奧克台維同了希夫人從別墅裏走出來，希夫人穿着要去坐汽車的衣服。同時，馬隆和藍斯奴從柵邊的小門進來，後面跟着孟多榮和斯脫拉。但，納羞怯地放了安妮，她暈眩地舉手向額。)

馬 看呀。這位小姐怎麼了。

藍 這是什麼一回事？

楚

(走入安妮和但納之間)你不舒服嗎?

安 (躊躇地,用着力氣)我答應嫁給卻克了。(昏倒。楚與勒跪在她旁邊,摩擦着她的手。但納跑過她的另一邊去,想擡起她的頭來。奧克走來幫助楚與勒,但不知怎樣才好。希夫人急忙跑回別墅去。奧克、馬隆、藍斯敦都走在安妮的旁邊圍着她,彎下身子去幫忙。斯脫拉扣悄悄地在安妮的腳邊,孟多柴在她頭邊,兩個人都鎮定地站着。)

斯

諸位,不要許多人圍着她。她要的是空氣——讓她多得一點空氣。站開吧,先生們——(馬隆和藍斯敦讓他把他們攔開,輕輕地離開安妮,走上草地,向花園去;奧克也知道自己不能幫忙,來參加他們一塊。斯脫拉扣也跟着他們去,中途停了一會,指示但納)不要擡起她的頭來,但納先生,讓她放平了,血纔會流轉來。

孟

他說得不錯,但納先生。讓西耳拉山的空氣來醫治她罷。(他謹慎地退到花園的石階上去。)

但

(站起來)我就聽從你的高明的生理學的見

解,亨利。(他退到草地的角上去;奧克立刻匆忙地走下到他那邊來。)

奧 (握着但納的手,低聲地向他說)卻克,恭喜啊。(也低聲對奧說)我從沒有向她求婚,她使我落在圈套裏了。(他走過草地,向花園裏去。奧克仍然呆站着。)

孟 (見希夫人從別墅裏拿了杯白蘭地出來,上去攔阻她)這是什麼,太太?(他接過她的杯子。)

希夫人 一點兒白蘭地。

孟 這東西給她吃,是最壞的。讓我吃吧。(一口喝完。讓西耳拉山的空氣來醫治她,太太。)

(暫時間,男子們都忘記了安妮,而注視着孟多柴。)

安 (抱着楚與勒的頸子,湊近她耳朵上說)楚與勒,我昏過去的時候,卻克有說什麼嗎?

楚 沒有。

安 唉!安心地睡了一聲又昏去了。
希夫人 啊,她又昏過去了。

（他們正想跑回安妮那邊去；但孟多柴用警告似的手勢阻止他們。）

安

（仰臥着）我沒有昏，我很快活哩。

但

（突然決心地走過安妮那邊去，從梵奧勒那裏拉開安妮的手，試她的脈）什麼，她的脈不是跳得很好嗎？起來罷，真胡鬧快起來罷。（拉她起來）

安

是的，現在我覺得很健康了。你差不多要了我的命，卻克。

馬

是個粗笨的求婚者，是嗎？這種是最好的求婚者哩，希特菲爾脫小姐，恭喜但納先生，我希望你們常常到我們的寺院裏來玩。

安

謝謝你。（她走過馬降旁邊到奧克那邊去）立克其狄克其台維，恭喜我呀。（低聲地）我要使你最後再哭一次哩。

奧

（堅決地）不再流眼淚了。因為你快樂，我也很快樂。我無論如何還是相信你。

藍

（走入馬降和但納之間）你真是幸福，卻克但納，我很羨慕你。

孟

（走入梵奧勒和但納之間）人生有兩種悲劇。一種沒有得到你心裏所想的東西。一種是得到了。我和你就是這樣。

但

孟多柴先生，我沒有心裏想要的東西。藍斯敦，你自然很容易，說我是幸福，因你只是個旁觀者。我是個當事人，所以我很知道。安妮，不要引誘台維了罷，回到我這裏來。

安

（順從地）你真是可笑，卻克（握住們伸出來的手）

但

（繼續說）我鄭重地說我並不是個幸福者。安妮像是幸福的樣子；但她不過是勝利了，成功了，賽凱了而已。那些並不是幸福，不過是強者出賣幸福的代價。今天下午我們所做的事，只是放棄幸福，放棄自由，放棄安靜，尤其是放棄將來未可知的種種的浪漫事，而為照顧一個家庭，一個家眷罷了。我要求諸位，不能看這個機會，喝得大醉，還說些無聊的話，粗俗的談話。我們家庭的佈置是要依着我們的趣味去辦，所以我現在聲明，你們預備送我的七個

旅行鐘，四五個化妝品盒子，茶碗，菜刀，魚刀，上等皮裝的丁尼生詩集等，我即刻拿去賣掉，賣來的錢，拿來印革命家指南贈送人家。結婚儀式在我們回英國後三天，得到了特別許可證後，就在地方登記暨督官的事務所舉行，證婚人就是我的律師和他的書記，他們都和我一樣，穿着平常的便服——

梵（十分地確信）你這個搗亂者，卻克安（很得意地望着但納，撫着他的手）不要理他，親愛的，再說下去。

但，說下去！

（一齊大笑）

——幕——